

《剩余价值学說史》在 馬克思經濟學遺產中的地位

維哥德斯基著

何 易 譯



2 024 6516 2

《剩余价值学說史》在 馬克思經济学遺產中的地位

維哥德斯基著

何 易 譯

本书是供內部参考用的，写
文章引用时务請核对原文，
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2621/34

В. С. Выгодский
МЕСТО "ТЕОРИЙ ПРИБАВОЧНОЙ СТОИМОСТИ"
В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М НАСЛЕДИИ КАРЛА МАРКС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ВПШ и АОН при ЦК КПСС

Москва 1963

根据苏联苏共中央高级党校和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63 年版译出

《剩余价值学说史》在
马克思经济学中的地位

(苏) 维·伊·格·基著

何 易 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520 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 56 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 印张 6 $\frac{1}{4}$ · 字数 148,000

1965 年 7 月第 1 版

1965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统一书号 4002·243 定价(六) 0.67 元

印数 0,001—3,300

目 次

序 言	1
第一章 卡·馬克思写作《剩余价值学說史》	5
一、卡·馬克思在19世紀40年代和50年代对經济学說的 研究	5
二、1861—1863年手稿。馬克思直接写作《資本論》的开始	12
第二章 研究和出版卡·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說史》手 稿的經過	22
一、弗·恩格斯論《剩余价值学說史》	22
二、卡·考茨基对《剩余价值学說史》的解释和考茨基版的 主要錯誤	26
三、《剩余价值学說史》的出版在20世紀初期馬克思主义 著作中的反映（魯·希法亭、罗·卢森堡、格·瓦· 普列汉諾夫）	53
四、弗·伊·列宁对《剩余价值学說史》的运用	57
五、《剩余价值学說史》与苏联的經济学。《剩余价值学說 史》的科学版本。这个版本在国际上的传布	60
第三章 《剩余价值学說史》是《資本論》的第四卷	69
一、《剩余价值学說史》是卡·馬克思的《資本論》的必要 完成	69
二、作为《資本論》第四卷的《剩余价值学說史》的結構	75
三、《剩余价值学說史》里的政治經济学的历史	93

第四章 馬克思主义政治經濟学在《剩余价值学說史》中 的发展	100
一、資本主义社会中的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	100
二、价值与剩余价值理論的发展：I 平均利潤与生产价格 的理論	106
三、价值和剩余价值理論的发展：II 資本主义地租理論	115
四、資本主义再生产和經濟危机的理論	132
五、关于卡·馬克思在《剩余价值学說史》中的經濟研究 方法	143
第五章 卡·馬克思在《剩余价值学說史》中对資产階級 政治經濟学的批判	157
一、經濟条件的分析。資产階級理論的階級根源	158
二、对資产階級政治經濟学古典学派的方法的批判	165
三、古典政治經濟学和庸俗政治經濟学	170
四、卡·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說史》对批判現代資产階級 政治經濟学和修正主义的意义	175

序 言

本书专门论述卡尔·马克思的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批判性著作《剩余价值学说史》。研究这部著作使我们有可能比较完整地领会卡·马克思科学功绩的全部伟大意义，马克思批判地对过去的政治经济学进行了改造，在科学上完成了一次革命的变革，即为工人阶级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创造了提供理论基础的说。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批判地考察了剩余价值理论发展（按恩格斯的话说，这是“政治经济学的中心”）的历史，对古典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那样，它是马克思主义的来源之一）的历史和庸俗政治经济学的历史作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

马克思在1862—1863年就写好了《剩余价值学说史》的手稿，但这份手稿在马克思生前没有发表过。恩格斯也没有来得及出版这部著作；恩格斯本来打算把它作为《资本论》的第四卷加以出版。直到1905—1910年期间，《剩余价值学说史》才第一次由考茨基编辑出版，但这个版本很不好。只有到现在，即在这部著作写成后几乎过了一百年，《剩余价值学说史》才由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按照马克思的手稿作为《资本论》的第四卷而科学地出版了。也只有在现在，苏联读者和国外的读者才有可能来研究这部恢复了真面目的马克思的名著。

《剩余价值学说史》的新版本得到了苏联公众和国外公众的高度评价。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日本、匈牙利、捷克、罗马尼亚、波兰、保加利亚、意大利都出了新的版本。由于《剩余价值学说史》科

学版本的出版,馬克思的主要著作《資本論》才以其完整的形式(总共四卷)出現在讀者面前。

《剩余价值学說史》新版本的基本原則的制定工作和該版本的直接准备工作是由苏共中央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的科学研究人員弗·卡·布魯斯林斯基和伊·伊·普列伊斯坦担任的。許多專門論述《剩余价值学說史》新版本的著作都出自他們的手笔。

現在,由于出版了《剩余价值学說史》的科学版本,苏联公众和世界公众对馬克思这一伟大著作的兴趣大大增加了,进一步研究这部著作并在广大讀者中宣传这部著作的任务也被提出来了。

《剩余价值学說史》在卡·馬克思經济学遺著中的地位,首先取决于它在馬克思經济学說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取决于它在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理論的制定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为了說明这个問題,需要簡短地回顾一下馬克思在19世紀40年代、50年代以及60年代初制定經济学說的过程,然后再較仔細地考察馬克思怎样写作《剩余价值学說史》,以及馬克思的这一著作在馬克思主义政治經济学的发展过程中做出了多么伟大的貢獻。

其次,《剩余价值学說史》在馬克思經济学遺著中的地位还取决于这一著作是《資本論》結構的邏輯完成,是它的第四卷,即最后一卷。研究作为《資本論》第四卷的《剩余价值学說史》,与闡释和出版馬克思这一手稿的整个历史过程有密切关系。因此,本书分析了恩格斯关于《剩余价值学說史》手稿的論述,批判地考察了卡·考茨基对《剩余价值学說史》的闡释和出版;其次,还列举了20世紀初馬克思主义文献中对《剩余价值学說史》的态度和弗·伊·列宁的著作中对《剩余价值学說史》的运用。最后,考察了在苏联由于出版了馬克思的这部著作的科学版本而完成的《剩余价值学說史》的研究工作。

本书对考茨基出版的《剩余价值学說史》所作的分析表明,这

个版本的全部主要缺点是由于考茨基基本上不认为《剩余价值学說史》是《資本論》的第四卷。考茨基从这个錯誤的前提出发，按照自己的看法来删节和安排材料，并任意变动章节的次序和大量删掉原文。与此相反，苏共中央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編纂的《剩余价值学說史》的科学版本是根据这样一个原則：不論从結構或內容方面看，《剩余价值学說史》都是《資本論》第四卷即最后一卷的手稿。

如果认为馬克思在《資本論》前三卷里只正面地叙述了自己的学說而在第四卷里則仅仅是批判資產階級的政治經濟学，那就不对了。下面引用的简单事实就足以駁倒这种看法：馬克思的主要經濟著作的标题是：《資本論。政治經濟学批判》，而且毫無疑問，标题的第二部分即《政治經濟学批判》是对《資本論》所有各卷而言的。馬克思把“批判”理解为克服資產階級的政治經濟学，使經濟科学革命化，創立无产階級的政治經濟学。馬克思本人从来沒有把《資本論》截然分为理論部分和批判部分^①。《資本論》前三卷与第四卷的关系主要是邏輯部分与历史部分的关系。如果說在《資本論》的前三卷里是从邏輯上来批判資產階級的政治經濟学，那末，在《剩余价值学說史》里則首先是从历史上来进行批判，因为經濟理論的历史只不过是資產階級社会历史在文献中的反映而已。当然，从历史方面来批判資產階級的政治經濟学，不能不給馬克思提供大量的理論材料。馬克思正是在写作《剩余价值学說史》的过程中第一次拟定了自己經濟学說的这样一些主要部分：資本主义社会中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理論，平均利潤和生产价格的

^①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的一个注里写道：“李嘉图对价值量的分析……的不充分的地方，将在本书第三卷和第四卷里得到說明。”（參看《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56頁）从这里已經可以看到，对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学的批判，不仅是《資本論》第四卷的对象，而且也是第三卷的对象，头两卷毫無疑問也是这样。

理論，地租、資本主義再生產和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理論；這一點絕不是偶然的。

現代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和現代修正主義者拚命大叫大嚷，說什麼馬克思的學說已經過時了，再不能用它來解釋現代資本主義的現實了。創造性地運用馬克思的學說和馬克思的經濟分析方法來研究現代資本主義，是對資本主義辯護士這些謬言的最好的反駁。《剩餘價值學說史》在這方面提供了有益的材料。在這裡比在《資本論》其他各卷更清楚地更具體地揭示出馬克思的創造性的實驗，明顯地看出，馬克思如何在批判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過程中鍛煉出自己的經濟學說、鍛煉出研究經濟的唯物主義的辯證方法。

本書最後一章專門敘述馬克思對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批判，以及《剩餘價值學說史》在反對現代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和修正主義者的鬥爭中所起的作用。

在本書寫作過程中，作者曾得到弗·卡·布魯斯林斯基的巨大幫助。作者還收到維·斯·阿方納謝耶夫、格·阿·巴加土利亞、里·伊·高爾曼、伊·阿·多羅舍夫、季·米·科納科夫、阿·伊·馬雷什、阿·里·列烏艾爾、弗·姆·列謝特尼科夫、米·尼·雷金娜、普·卡·費古爾諾夫等人的寶貴意見。特在此表示深切的謝意。

第一章

卡·馬克思写作 《剩余价值学說史》

一、卡·馬克思在 19 世紀 40 年代 和 50 年代对經济学說的研究

《剩余价值学說史》的手稿是馬克思在 1861—1863 年草拟的、并标题为《政治經济学批判》的这部篇幅巨大的經济学手稿的一个組成部分。馬克思写这一部手稿，把它当作 1859 年出版的《政治經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的直接繼續。現在我們来看看，馬克思在动手写作 1861—1863 年手稿前，他研究經济学的情况。而首先使我們感到兴趣的是，关于剩余价值理論的发展，因为这一理論，按弗·伊·列宁的話來說，是馬克思經济学說的基石。

总而言之，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論概括起来可以归結为下面三条基本原理，这个理論即以这三条原理为基础：

(1) 創造商品的劳动的二重性。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論以价值理論为出发点，以它为基础。而馬克思的价值理論的基础又是馬克思关于創造商品的劳动的二重性的学說。揭示劳动的二重性，是分析全部資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起点。可以毫不夸大地說，离开关于劳动二重性的学說，不可能理解像貨幣、剩余价值、資本等等这样一些資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极重要的范畴。馬克思曾強調指

出，这一学說“是对事实的任何理解的基础”^①。

(2) 資本之分为不变資本和可变資本。揭示劳动的二重性，是馬克思证論資本分为不变資本和可变資本的客观基础，而資本之分为不变資本和可变資本又是創立剩余价值理論的重要前提。不变資本的再生产和可变資本的再生产有着根本不同的特性，这种不同的特性是由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之間的区别产生的。如果說不变資本的价值是通过消耗作为具体劳动的劳动而保存在成品中，那末可变資本則是由消耗抽象劳动而新創造出的那一部分价值。馬克思只是在确定了这一区分之后，才得以說明剩余价值的形成过程；这种划分甚至使他有可能来引出“剩余价值”这一术语本身，因为馬克思认为剩余价值与利潤不同，利潤同整个資本有关系，剩余价值則只同可变資本有关系。这就立即有助于揭示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指出工人的无偿劳动是資本家攫取的剩余价值的源泉。按照恩格斯的話說，把資本分为不变資本和可变資本“对于各种十分复杂的經济学問題，却提供了一把解决問題的钥匙”。^②

(3) “劳动”和“劳动力”范畴的划分。馬克思指出，貨幣之轉化为資本，其基础并不在于劳动的买卖，而在于劳动力这一特殊商品的买卖。劳动是价值的創造者，但它本身并不具有价值，因此也不能成为买卖的对象。劳动力这一商品的特点在于，工人在执行其职能的过程中不仅再生产出自己劳动力价值的等价物，而且还創造超过这一等价物的剩余物，即剩余价值。馬克思把劳动力置于劳动的地位，不仅解决了关于剩余价值的来源的問題，而且也根据价值規律說明了它的存在的問題。

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論的基本原理就是这样。所有这些原理

① 《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04頁。

② 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XXII頁。

都由馬克思第一次揭示出来，而且这些原理的总和，在一定条件下，就是“狭义的”剩余价值理論，它的进一步发展才是“广义的”剩余价值理論，因为后者还包括关于平均利潤、生产价格和地租等等的学說。

研究馬克思的遺著使我們确信，还在他着手写作 1861—1863 年的經濟手稿之前，他已經基本上創立了“狭义的”剩余价值理論。現在我們来简单地回顾一下，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論是在哪些著作里发展起来的。

19 世紀 40 年代馬克思研究經濟学說的几个阶段，从而也就是他的剩余价值理論的創立的几个阶段，是由他的下述几部著作构成的：《1844 年經濟学哲学手稿》、《哲学的貧困》（1847 年）、《雇佣劳动与資本》（1847 年）、《关于貿易自由的演說》（1848 年）、《共产党宣言》（1848 年）。与此有关的还不能不提到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样一些著作：《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識形态》、《英国工人階級的状况》。

所有这些著作都表明，馬克思和恩格斯在 19 世紀 40 年代已經奠定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础，发现了唯物主义的历史观，闡明了作为基础（政治的和意識形态的上层建筑凌駕于其上）的社会經濟制度所起的作用。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些著作中揭示了对劳动的資本主义剝削的实质，資本主义社会中階級对抗的实质。他們指出，社会主义是資本主义社会中起作用的客观經濟規律的必然結果，資本主义自己为自己創造出无产階級这一掘墓人。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生产过剩的周期性危机的必然性，指出这种危机是資本主义不可調和的矛盾的-一种表現。

馬克思在 40 年代的經濟著作中已經对資產階級的政治經濟学作了总的評論，揭露出它所固有的反历史主义，即竭力想把資本

主义的經濟規律說成是永恒的自然規律。馬克思在這些著作中已經確定了亞當·斯密和大衛·李嘉圖在經濟學歷史中的實際地位，並指出了蒲魯東的經濟學說（自稱為政治經濟學的最新成就）實際上是一種倒退，比斯密和李嘉圖要落后。這樣，馬克思就似乎把這個時期定為進一步研究政治經濟學的起點；首先應當着手批判地考察斯密和李嘉圖的學說。這一思想在1851年4月2日馬克思寫給恩格斯的信中談得非常清楚：“這門科學實際上自從亞當·斯密和大衛·李嘉圖以來就沒有前進一步”。

在這個時期馬克思還確定了：政治經濟學的对象是人們的社會生產關係，而經濟範疇則是這些生產關係的表現。最後，馬克思在40年代的著作中認真地探討了自己的價值和剩餘價值的理論。

由於上面所談到的馬克思的剩餘價值理論的基本原理，我們還應當指出恩格斯給《資本論》第二卷所寫的序言，在序言里他曾着重指出：《哲學的貧困》和《僱傭勞動與資本》證明，馬克思“那時……不僅已經非常明白地知道‘資本家的剩餘價值’是從何處發生，並且已經非常明白地知道它是如何發生了”。^①

我們可以引“僱傭勞動與資本”的一段來證實恩格斯的這段話：“工人拿自己的勞動換到生活資料，而資本家拿歸他所有的生活資料換到勞動，即工人的生產活動，亦即創造力量。這種力量不僅能補償工人所消費的東西，並且還使積累起來的勞動具有比以前更大的價值。”^② 在這裡還沒有完成從勞動向勞動力的過渡，因而剩餘價值的問題還沒有最終解決，但是，馬克思已經十分接近這個問題了。

還可以舉出1847年馬克思未完成的手稿《工資》作為例子，《僱傭勞動與資本》就是在這篇手稿的基礎上寫成的。馬克思在這一

① 參看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XII頁。

②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489頁。

著作中实际上已把資本分为不变資本和可变資本了（虽然他还没有用“不变資本”和“可变資本”这样的術語），而且实际上也提出了資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規律的最初公式。馬克思这样写道：“从資本和劳动之間的关系的本质中必然得出这样一个普遍規律，就是：在生产力发展的情况下，变为机器和原料的那部分生产資本，即作为真正資本的資本，同用于工資的那部分生产資本相比，会不成比例地增长”。^①

最后必須指出，馬克思在 19 世紀 40 年代的著作中只发展了剩余价值理論中个别的，虽然是极其重要的基本原理。此外，在这些著作中还有这样一些原理，如关于工人出卖劳动而不是出卖劳动力的論点等，馬克思后来不仅从概念本身的内容方面，而且从術語的制定方面都使它們更加准确了。

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論在 19 世紀 50 年代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和发展。馬克思在这个时期的研究成果，最初在他所写的《1857—1858 年經濟学手稿》^② 和 1859 年出版的《政治經濟学批判》第一分册中得到了闡述。

研究《1857—1858 年經濟学手稿》和《政治經濟学批判》，使我們能够探索到馬克思是怎样对待他的剩余价值理論的基本原理，怎样逐步提炼出劳动的二重性、劳动力、不变資本和可变資本等概念，以及資本主义社会的其他經濟范疇。例如，抽象劳动这个范疇在《1857—1858 年經濟学手稿》^③ 中已經出現了，馬克思在这里还談到了劳动的“量”和“质”的方面^④。在稍后的《政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6 卷，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654 頁。

② 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于 1939—1941 年用原文出版了这本手稿。标题是：《Grundrisse de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Rohentwurf)》（《政治經濟学批判大綱〔草稿〕》），莫斯科 1939—1941 年版。

③ 《政治經濟学批判大綱〔草稿〕》，第 204 頁。

④ 同上书，第 268、269 頁。

治经济学批判》中，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这个范畴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馬克思并非一下子得出不变資本和可变資本范畴的。最初他是談“生产过程中由資本所分解成的不同的物化要素”，后来又引用了“不变的价值”（“unveränderlicher Wert”）和“劳动基金”等术语，最后，馬克思談到了不变价值（不变資本）和可变資本^①。

“剩余价值”这一术语，第一次出现在馬克思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第三册，并在这里被揭示出来^②。最初，馬克思实际上是把剩余价值和利潤看作一个东西，因为馬克思把剩余价值看成是同全部预付資本有关系。不过，在几頁以后，馬克思就把剩余价值看作是同可变資本有关系了，即看作是工人无偿劳动的产品。在《資本論》第一卷中对剩余价值的分析也是这样。而这是完全符合馬克思的方法論的。馬克思写道：“垫付資本C在生产过程中生出的剩余价值……，首先表现为产品价值在它各种生产要素价值总和以上的超过部分”^③。

如果說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第一册里还談到

①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綱（草稿）》，第221、280、292、293、296、542頁。

② 同上书，第222頁。有一种不正确的意見，认为馬克思自己創造了“剩余价值”这一术语。例如，耶·阿·默謝尔里斯言：“在《資本論》問世之前，政治经济学中並沒有‘Mehrwert’（‘剩余价值’）这个詞。在当时的德文字典里也沒有这个术语。……馬克思創造了这个專門的詞，并把它列入政治经济学术語里。”（《阿拉木图国立外語师范学院学报》第1卷，阿拉木图版1956年，第46頁）决不能同意这种意見。因为第一，在英国经济学家威·湯普遜于1824年写的一部著作中就已經有“surplus value”（“剩余价值”）这个术语了；第二，馬克思在他的一篇早期論文中，即在《資本論》問世之前很久，在1842年10月写的一篇論文中，已經数次使用“剩余价值”（Mehrwert）这个詞了，只是它的涵义是指追加价值，即森林所有者由于其林木被窃而得到的罰款（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166—167、170—171頁）。馬克思的功績并不在于发明了“剩余价值”（Mehrwert）这个詞，而在于他創立了关于剩余价值的理論，即說明資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质的理論。

③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210頁。

出卖劳动的话，那末他在第二册里就已经谈到“工人的劳动能力”，而在第三册里则直接宣称：“劳动并不是本身具有价值的物，而是价值的活的来源”^①。

所有这一切使我们可以作出这样的结论：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和《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已经含有马克思经济学说即其剩余价值理论的基本原理：劳动的二重性、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劳动力是商品等，并且对剩余价值的产生作出了科学的解释；这样就最终地把资本对劳动的剥削解释清楚了。可以这样说，《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是《资本论》的最初方案。

但是，马克思在这两部著作中还没有发展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的理论、地租理论，以及全部社会资本再生产的理论。显然，马克思当时还没有打算解决这些问题。

实际上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章末尾已经规定了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问题，而这些问题是古典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甚至其最终完成者大卫·李嘉图也不能解决的，而马克思在当时已经准备回答了。在这些问题中没有关于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的问题，而地租在这里则仅仅被看作是“单纯的自然力”的价值。上面谈到的这一切我们也可以从恩格斯1893年2月7日给弗拉基米尔·什姆依洛夫的信中得到证明，他写道：“马克思在五十年代独自一人研究剩余价值的理论，并且在自己没有完全弄清这一理论的全部结论前，坚决拒绝公开任何有关这个理论的东西，《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第二分册及以后各分册也就因此而没有问世。”^②毫无疑问，恩格斯在这里把进一步发展这一理论、运用它去解释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以及地租等等，理解为从剩余价值理论中得出的

①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第73、193、201、20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1948年俄文版，第297页。

“結論”。馬克思經濟理論的這些部分，馬克思在1859年時還沒有制訂出來^①。

所有這些問題，都由馬克思在寫作1861—1863年經濟學手稿的過程中解決了，“廣泛意義上”的剩餘價值理論也在这个時期被創造出來了。

二、1861—1863年手稿。馬克思 直接寫作《資本論》的开始

馬克思按照他在1858—1862年寫成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的最初計劃開始寫作1861—1863年的經濟學手稿的工作。關於這個計劃，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第一分冊序言和1858—1862年的一些書信中都談到過。同時這個計劃在馬克思對他的1861—1863年手稿的第1—15冊正文的一些注釋中也反映出來了。我們在這里所引的這一計劃的提綱發表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研究院為《剩餘價值學說史》新版所寫的序言中。

① 決不能因此就同意列·阿·列昂節夫的下述斷言：“在《資本論》第三卷中所發揮的關於利潤率 and 生產價格理論的最重要的原理，早在1857—1858年的手稿中就已經制訂出來了”（《論馬克思〈資本論〉的一部早期草稿》，1946年版，第75頁）。

馬克思關於平均利潤和生產價格的規律第一次是在《剩餘價值學說史》里談到的，馬克思在論述亞當·斯密的一章里寫道：“商品的平均價格（馬克思在1861—1863年手稿中這樣稱生產價格——作者），正如我以後要談到的，永遠不同於它的價值。”（《剩餘價值學說史》，1955年俄文版〔蘇共中央馬克思列寧主義研究院編，以下簡稱俄文版。——譯者〕，第1卷，第63頁）這一點表明，1862年1月（上面所引的《剩餘價值學說史》的一段就是這個時候寫的）馬克思已經（至少是在思想上）解決了平均利潤和生產價格理論的基本問題。因此可以設想，馬克思在1860—1861年已經解決了這一問題。我們在下面可以看到，馬克思於1862年6—8月在《剩餘價值學說史》中第一次提出了有關平均利潤和生產價格規律的展開的公式。

《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计划^①

(馬克思在 1858—1862 年拟定的)

(一)資本:

(序言: 商品与货币)

- | | | | | |
|---------|---|--|---|---|
| a. 資本一般 | { | 1. 資本的生產過程;
2. 資本的流過程。
3. 資本的生產過程和
流過程的統一,
或資本和利潤。 | { | 1. 貨幣變為資本
2. 絕對剩餘價值
3. 相對剩餘價值
4. 絕對剩餘價值
與相對剩餘價
值的結合
5. 剩餘價值理論 |
|---------|---|--|---|---|

6. 資本的競爭

b. 信用

c. 股份資本

(二)土地所有權

(三)僱傭勞動

(四)國家

(五)對外貿易

(六)世界市場

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冊中只完成了這個計劃的序言部分——“商品与货币”。馬克思在着手写作 1861—1863 年手稿以后, 按照上面的計劃开始写貨幣變為資本這一章, 即資本的

^① 卡·馬克思:《剩餘價值學說史》(《資本論》第 4 卷), 1955 年俄文版, 第 1 卷, 第 IV 頁。1863 年 1 月写的第 1 篇“資本的生產過程”的計劃草稿不包含在第 5 章而包含在第 9 章(同上書, 第 399 頁)。下面對《剩餘價值學說史》(1955 年版第 1 卷, 1957 年版第 2 卷, 1961 年版第 3 卷)正文的所有引文都不再寫著作名稱, 只寫明引文出自哪一卷哪一頁。

生产过程这一篇的第一章。馬克思本来打算把“剩余价值的理論”作为这一篇的最后的歷史性的一个附題，就像《政治經濟学批判》第一分册里歷史性的附題是关于商品的那一章和关于货币的那一章一样。

1861—1863 年手稿共有 23 册(从第 1 頁至 1472 頁)，大約包括 200 个印张，按其內容來說，是整个《資本論》四卷的草稿提綱。正确确定馬克思写作 1861—1863 年手稿及其每一册的日期，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这样可以有助于确定出馬克思經濟学說中一些最重要部分的制定的准确日期，从而也能推出《資本論》創作过程中的重要阶段^①。手稿第 1 册所注日期为 1861 年 8 月，第 23 册为 1863 年 6 月。在第 23 册上的 1452 頁里曾引了 1863 年 7 月 2 日《泰晤士报》的一段話；这使我們可以得出結論說，馬克思是在 1863 年 7 月完成他的 1861—1863 年手稿的。

1861—1863 年手稿的写作，是馬克思的惊人写作能力的卓越范例。从 1861 年 8 月至 1863 年 7 月的 24 个月里，馬克思写了 200 个印张的原稿(一个月写 $8\frac{1}{3}$ 个印张)，包括了政治經濟学領域內許多最重要的发现！(不应当忘記，馬克思在这个时期里还为資產階級进步報紙《紐約論壇报》和《前进报》写了数十篇評論，同时他还用了許多時間去进行党的工作。)

馬克思在 1861—1863 年手稿的前五册里研究了貨幣变为資本的問題，絕對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問題。正如从上面所引的馬克思的經濟著作計劃中所看出的，这些問題就其內容來說是属于“資本的生产过程”这一篇，即研究“資本一般”的第一篇的。可以設想，1—5 册是馬克思在 1861 年 8 月至 12 月写成的。

^① 本书引用的 1861—1863 年手稿分册所注的日期，轉引自弗·卡·布魯斯林斯基的。

关于这一点有下面这些材料可以说明：（1）第1册上记下的日子是1861年8月；（2）在第2册的最后一页（第93页）上引有1861年11月5日《泰晤士报》的一段话，这说明第2册是1861年11月5日以前写完的；（3）第8册是在1862年春天写的（马克思在第337页上有注）；（4）第10册显然是在1862年4月中开始的，当时马克思在曼彻斯特恩格斯那里作客，不能利用自己的图书，这一册是在6月于伦敦写完的。关于这一点的证据是：第一，马克思在分析魁奈的《经济表》时想引证蒲鲁东的一个地方，但在他未从曼彻斯特回到伦敦以前，一直未能做到这一点（第1部分第301、303页）。其次，拉萨尔在1862年6月9日写给马克思的信中要求马克思最快地把借去的洛贝尔图斯论地租的一本著作还给他。这一情况显然成为推动马克思立即着手写关于洛贝尔图斯的一章（第10册的后半部）的外部原因。而马克思在1862年6月16日给拉萨尔的信中已经对洛贝尔图斯的所谓“新地租理论”作了批判，从而对李嘉图的地租理论也作了批判^①。从这一切可以得出结论说：第8册大约是在1862年3月写的，第7册大约在2月，第6册大约在1月。因此，第5册就大约是在1861年12月写成的。

但是，第5册的末尾是在1862年11月26日以后写的，也就是在马克思已经写了1861—1863年手稿第15册以后。关于这一点，我们从第5册的第211页上所引的1862年11月26日《泰晤士报》上的一段话就可以得到证明。这一事实具有原则性意义。它证明，马克思在第1—5册中研究了货币变为资本和绝对剩余价值等章，并着手研究相对剩余价值（这在上面所谈到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计划中已经规定了）之后，开始接触到关于机器这一节，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25卷，第403页。

在这里，馬克思中斷了正面敘述他的經濟學說，轉而詳細地、批判性地分析剩餘價值理論的歷史。這是對《政治經濟學批判》最初的計劃的第一次的、當時還只是形式上的拆開，這顯然是由於馬克思必須在着手敘述自己的剩餘價值理論以前與先前所有的政治經濟學劃清界綫而引起的。

《剩餘價值學說史》寫作的開始，意味着馬克思寫作上的一個轉折點，因為馬克思直接寫作其主要經濟著作《資本論》，實際上是从《剩餘價值學說史》開始的。馬克思在開始寫作《剩餘價值學說史》的時候，還沒有想到把自己的整個著作分為四卷，並標上一個總的標題《資本論》。這個思想是在寫作《剩餘價值學說史》的過程中逐步形成的，而《資本論》這個名稱則是在1862年底才出現的，關於這一點，可以從馬克思於1862年12月28日給魯·庫格曼的信^①中得到證明。在這封信里馬克思談道，他打算繼《政治經濟學批判》第一分冊出版之後，再出版一種獨立的著作，標題是《資本論》，副標題是《政治經濟學批判》。

儘管馬克思關於把《資本論》寫成一部完整的著作的想法是在寫作《剩餘價值學說史》的結尾時才產生的，但寫作《剩餘價值學說史》實際上是在寫作《資本論》的第四卷。在寫作《剩餘價值學說史》的過程中，馬克思最初的設想曾經歷了數次重大的改動。研究的範圍大大地擴大了。馬克思把批判性地分析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對剩餘價值的觀點同分析他們關於利潤、地租等等的概念交織在一起了。此外，對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批判，使馬克思必然要正面地闡述其剩餘價值理論的某些部分，而這一理論在當時還遠未完成。這樣，在《剩餘價值學說史》中就缺乏許多理論上的論證，而這些論證有時要占數百頁的篇幅，並且是專門闡述馬克思經濟理

① 馬克思、恩格斯：《〈資本論〉書信集》，俄文版，第90頁。

論的最重要的問題的^①。

因此，在写作《剩余价值学說史》的过程中，馬克思研究的問題的范围愈来愈扩大了，而关于《剩余价值学說史》的历史附題則扩展到大約 110 个印张，从而成为对资产階級政治經济学从萌芽到“坟墓”（馬克思是这样說明庸俗政治經济学的）的整个进化过程的批判性研究。終于馬克思产生了这样的思想：必須把全部历史性的批判性材料分出来作为单独的《資本論》的第四卷。同时，在写作过程中愈来愈明显地显露出把材料分为三个部分（正如在上面提到的《政治經济学批判》計劃中所看到的，馬克思只是在“資本一般”这一篇里这样作了）的重大意义。圍繞着这三个部分逐漸固定了《資本論》的全部材料。这样，在写作 1861—1863 年手稿的过程中，馬克思逐漸构成了关于《資本論》的一种設想，形成了《資本論》的三卷理論部分，而《剩余价值学說史》按其結構和所包括的材料看来，則成为《資本論》的第四卷。

《剩余价值学說史》的基本部分包括在 1862 年 1 月到 1863 年 1 月所写的 1861—1863 年手稿的第 6—15 册和第 18 册里。

上面已經談到了第 6—8 册和第 10 册的大致写作日期：第 6 册——1862 年 1 月，第 7 册——2 月，第 8 册——3 月，第 10 册——4—6 月。（因此，第 9 册大約是在 1862 年 4 月里写成的）在第 11 册的第 411 頁上馬克思談到达尔文是馬尔薩斯理論的推翻者；在 1862 年 6 月 18 日馬克思写給恩格斯的信中也包含有这同样的思想。也就是說，6—7 月大致是写第 11 册的日期。在第 12 册的第 611 頁上引用了 1862 年 7 月 15 日《晨星报》的一段話；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結論：第 12 册是在 1862 年 7—8 月写的。馬克思在

^① 馬克思在 1863 年 8 月 15 日給恩格斯的信中談到自己写作 1861—1863 年手稿的情况，他写道：“……我現在正在察看这整个龐然大物，并回想起我是怎样不得不把所有的东西反轉过来，甚至根据当时还完全不知道的一部分材料来制作历史性的那一部分……”（馬克思、恩格斯：《〈資本論〉书信集》，俄文版，第 102 頁）

1862年8月2日和9日給恩格斯的信曾談到这一点，馬克思在信中曾告訴恩格斯他在关于平均利潤、生产价格，以及地租理論中的新发现。这些发现恰好包括在1861—1863年手稿第10—12册里。

第13册是在1862年秋天写成的（馬克思在第750頁上写道：“……我們以1862年，即今年秋天为例……”；在第746頁上引了1862年9月19日《旗帜报》的一段話）。第14册和第15册馬克思本人注上的日期是1862年10月（在第18册的封面上，馬克思給第15册注上的日期是10—11月）。結束了《剩余价值学說史》主要部分的第18册，虽然馬克思注的日期是1862年1月，实际上却是在1863年1月写成的。馬克思的这一笔誤（把1863年写成1862年）显然是由于馬克思在1863年1月的最初几天开始写第18册时对新的年月日还不习惯。

还在1863年1月馬克思就設想过按照研究“資本一般”的理論的章节把历史的批判性材料分开。这一点从当时馬克思为《資本論》第一篇和第三篇所作的計劃中可以看出（第1卷第399—401頁）。但是，从1863年3月起馬克思作了有关政治經濟学历史的补充摘录，足足摘录了八本。馬克思根据这些材料在1861—1863年手稿的第20—23册中写了一些历史的批判性短評，这些短評是对《剩余价值学說史》主要正文部分的补充，其中包括对配第的概述。

第20册的日期，馬克思本人注明是1863年3—5月，第21和第22册是5月，第23册是6月（对配第的論述包括在第22册里）。馬克思在1863年5月29日給恩格斯的信中談到肩上的病痛在“最近12周里”一直折磨着他，在这段時間里，他“在英国博物館里閱讀了有关政治經濟学文献的历史，并作了摘录……”^①。由此可以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23卷，第149、150頁。

作出結論，馬克思從1863年3月着手進行了八個本子的摘錄工作。

關於配第的概述顯然是為馬克思著作的歷史部分而準備的。因此，在1863年5月馬克思已明確地產生了關於《資本論》單獨有一卷從歷史上來進行闡述的想法，在這一卷里要批判地回顧自17世紀中葉以來的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歷史。

下面我們簡單地列出一個年代表，以總結上面所說的一切，並清楚地介紹馬克思寫作《剩餘價值學說史》的過程，以及其中所包含的理論財富。

馬克思寫作《剩餘價值學說史》年表

(1862年1月—1863年7月)

- 1862年1月 馬克思着手寫作《剩餘價值學說史》。
- 1月—2月 馬克思初次批判所謂“斯密信條”，並制定出自己的再生產理論的基本原理，這一理論後來在《資本論》第二卷里得到了詳細的論證。
- 3月—4月 馬克思發展自己的關於資本主義社會里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的理論。
- 6月 馬克思批判洛貝爾圖斯的《新地租理論》，以及與此有關的李嘉圖的地租論。
- 6月—8月 馬克思創立了自己關於平均利潤和生產價格的理論，以及關於資本主義地租（級差地租和絕對地租）的理論。
- 9月 馬克思由於批判了李嘉圖的積累理論，從而發展了自己關於資本主義積累和經濟危機的理論。
- 1863年1月 馬克思結束《剩餘價值學說史》主要正文部分的寫作。
- 3月—7月 馬克思寫一些歷史批判性短評，這是對《剩餘價值學說史》主要正文部分的補充。

在1863—1865年間，馬克思對《資本論》的前三卷重新進行了加工，而其歷史文獻部分則仍保持1862—1863年寫成的最初形

式，因此，这一卷需要按照《資本論》前三卷新的編写形式做相应的加工^①。尽管馬克思沒有来得及进行这项加工工作，但他却把《剩余价值学說史》的手稿看作《資本論》的最終部分、历史部分。馬克思在1877年11月3日給济格蒙德·肖特的信中写道：“……对我个人來說，我写《資本論》的次序恰好同后来刊印出来的次序相反，我写《資本論》是从第三部分^②、即历史部分开始的。只是有一个声明，我最后着手写的第一卷，立刻就准备要付印，而其他两卷仍然还未加工，即处于每一种研究工作所特具的最初形式。”^③

当然，毫无疑問的是，如果馬克思完成了《資本論》的写作，那末他会以《剩余价值学說史》的手稿为基础，重新写成《資本論》的第四卷。关于这一点馬克思在1865年7月31日給恩格斯的信^④中曾直接談到过。必須对《剩余价值学說史》的手稿进行这样的加工，有下述这些原因：

第一，在1863—1865年期間，馬克思对其著作的前三部分都重新进行了加工和重写过了，而第四部分則仍然是他在1862—1863年时写出来的那个老样子。尽管馬克思曾經說过，第四部分对他來說“比較容易的一部分”，然而这一部分还是必須与《資本論》的前三部分相适应。可是馬克思沒有来得及作这一点。

第二，我們看到，馬克思最初是想把“剩余价值的理論”作为論

① 馬克思在1865年7月31日給恩格斯的信中告訴他自己写作《資本論》的过程：“还写三章就可以結束理論部分（前三卷）。然后还需要写第四卷，即历史文献这一部分，这一部分对我來說，是比較容易的一部分，因为，所有的問題在前三卷里已經解决了，而这最后一卷仅仅是以历史的形式来重复吧了。”（馬克思、恩格斯：《〈資本論〉书信集》，俄文版，第105—106頁）。

② 这里把历史部分称作第三部分，是因为馬克思本来想把《資本論》的第二和第三卷合为一卷而作为第二卷，把第四卷即《学說史》作为第三卷。

③ 馬克思、恩格斯：《〈資本論〉书信集》，俄文版，第204頁。

④ 同上书，第105—106頁。

資本的生產過程各章的第五章，即最後一章^①，只是在寫作過程中才實在地超出了自己最初的框子，而把政治經濟學的所有基本範疇都包括進去了。結果是，《剩餘價值學說史》的最初方案同它的實際內容是有一些不一致的。

第三，從馬克思的談話中可以看出，他是想把“自17世紀中葉以來的經濟學說史”，也就是從霍布斯和配第起，作為他的《資本論》的第四部分，即最後一部分^②。然而，《剩餘價值學說史》的手稿只是從分析詹姆斯·斯圖亞特和重農主義者的理論開始，即從18世紀的下半葉開始。的確，在1861—1863年手稿的第20—23冊中包括有關於1650—1750年這一時期的許多歷史的批判性短評，然而這些短評馬克思並沒有給予足夠的加工，因而不能列入《資本論》第四卷的統一的結構里去。

第四，如果馬克思有時間得以準備付印他的著作，他大概會把關於商品的分析和關於貨幣的理論的歷史性批判的附題（這些都包括在《政治經濟學批判》第一分冊里的）加以適當的加工而收進《資本論》的第四卷里，就像馬克思曾經對《政治經濟學批判》第一分冊的理論部分進行加工而收進《資本論》第一卷一樣。

最後，第五，馬克思曾打算給自己的《資本論》的最後一卷加一個新的，更廣泛的名稱：《學說史》。

但是，不管怎樣，《剩餘價值學說史》的手稿不論按其結構或內容來說，作為《資本論》的第四卷基本上還是適當的。

① 馬克思在寫作《剩餘價值學說史》的整個過程中都持有這個觀點。關於這一點，從1863年1月關於《資本論》第一和第三部分的計劃提綱中可以得到證明（第1卷，第399—401頁）。在這些計劃中，《剩餘價值學說史》以及關於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的理論屬於《資本論》的第一部分（後來即成為第一卷），利潤和生產價格的理論，以及關於庸俗經濟學家那一部分屬於第三部分（後來的第三卷）。

② 馬克思、恩格斯：《〈資本論〉書信集》，俄文版，第112頁。

第二章

研究和出版卡·馬克思的 《剩余价值学說史》手稿的經過

一、弗·恩格斯論《剩余价值学說史》

馬克思逝世以后，恩格斯为准备出版《資本論》第二卷和第三卷进行了大量的工作，这两卷由恩格斯在1885年和1894年出版。恩格斯在这一时期的书信里和著作中，不止一次地談到他打算把《剩余价值学說史》作为《資本論》的第四卷来出版。

恩格斯在1883年5月22日給劳拉·拉法格的信^①里第一次談到《剩余价值学說史》。恩格斯在1884年2月16日給考茨基的信里談到“篇幅很大的一篇”，即《剩余价值学說史》，他打算把这一篇“放到第二卷末尾，或作为第三卷”来出版^②。

一个月以后(1884年3月24日)，恩格斯在給考茨基的信里又談到这样的想法。他写道：“我已經同迈斯納談妥了，先单独出版《資本論》第二册，然后出第三册和作为第二卷的下册的《剩余价值学說史》。这样，事情会办得快一些。”^③因此，我們看到，恩格斯最初打算把《資本論》第二、三、四册的材料合为一卷(或者最多合为两卷)。这样就需要把馬克思生前所留下的这几册书的手稿大

① 恩格斯：《保尔和劳拉·拉法格通信集》，第1卷，1956年巴黎版，第120頁。

②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27卷，第357頁。

③ 同上书，第369頁。

大縮短。

1884年和1885年初，恩格斯在准备把《剩余价值学說史》作为《資本論》第四卷出版时，曾不止一次地談到他想縮短《剩余价值学說史》手稿的想法。恩格斯在写給伯恩施坦的信（1884年8月）中指出：“1860—1862年的《政治經濟学批判》手稿……大約有五百頁……专门論述剩余价值理論，的确，这里有許多地方应当刪掉，因为这部分后来虽經過加工，但仍然还很多”^①。

1883—1885年这个时期，从《剩余价值学說史》这个角度來說，可以說是恩格斯初次熟悉馬克思这一手稿的时期。在这个期間，恩格斯对1861—1863年手稿的内容、它的篇幅，以及写作它的确切日期，都还没有完全了解。在上面提到的給劳拉·拉法格的信（1883年5月22日）中，恩格斯还把1857—1858年手稿和1861—1863年手稿看作一个手稿，即1858—1862年手稿。在刚引证的給伯恩施坦的信中，恩格斯把1861—1863年手稿說成是1860—1862年时期的手稿，并把《剩余价值学說史》的篇幅說成是五百頁。但是在1884年12月31日給左尔格的信中，恩格斯写道：“……第四册，即《剩余价值学說史》是最早的1859—1861年手稿中的一部分。它会是个什么样子，现在还很难說。只有在其他一切就緒之后，才能着手它的編纂工作。这是将近一千頁的写得滿滿的四开本的厚册子。”^②

恩格斯在1885年5月5日为《資本論》第二卷所写的序言中已經較詳細地說明了1861—1863年手稿。他在那里把《剩余价值学說史》当作一个单独的部分，說它是“手稿的主体部分，从手稿第220頁到第972頁，即第6册至第15册。这就是《剩余价值学說史》。这一部分手稿，包含一个有关政治經濟学核心問題即剩余价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27卷，第400頁。

② 同上书，第444頁。

值学說的詳細批判的历史，同时又以在对前一輩人論战的形式來說明后来在第二卷和第三卷的手稿中專門从邏輯上进行研究的大部分問題。这一手稿的批判部分，在去掉第二卷和第三卷已經交待清楚的許多地方之后，我打算保留下来，作为《資本論》的第四卷出版。这个手稿虽然很有价值，但对于現在出版的第二卷，能被利用的地方是不多的。”^①

恩格斯最初的想法就是这样。但是，在准备出版《資本論》第三卷的手稿（这一手稿，从加工的程度上看來，同《剩余价值学說史》的手稿更相似）的工作中已經显示出，要縮短馬克思手稿的原文或改变其結構，是困难的。恩格斯在1885年4月23日給丹尼尔逊的信中已經指出：“我恐怕要把第三部分編成整两卷。此外，我还有一本旧手稿，是研究理論的历史的。它同样也要花不少的劳动。”^②

正如我們所看到的，恩格斯在一开始整理《資本論》第三卷的手稿时，就放弃了对手稿进行哪怕是不大的縮減的想法。后来他在給《資本論》第三卷写的序言中写道：“……在意义很明了的地方，我曾尽可能保存原稿的特点，甚至某些重复的地方我也沒有划去，因为在那里，像馬克思通常做的那样，是从不同的方面来观察同一个对象，或者是用另外的表述方法来闡明这同一个对象。”^③

恩格斯的这段話對我們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它证明恩格斯在准备《資本論》第三卷的过程中，改变了他最初想縮短手稿原文的打算。

同样，恩格斯也重新考虑了对第三卷手稿进行重大改編的計劃。例如，馬克思所留下的《資本論》第三卷第五篇的未完成稿就

① 參看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VI—VII頁。

②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27卷，第461頁。

③ 參看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頁。

是这样，恩格斯最初曾經打算自己对它进行加工。恩格斯在《資本論》第三卷的序言里写道：“我至少曾經有三次作这样的嘗試，但每一次都沒有成功……最后，我确信，这条路是走不通的。我本来应当涉猎这方面的全部浩瀚的文献，使我最終能写出一点东西来，然而这样完成的东西，就不会是馬克思的著作了。于是，我放弃了原来的打算，尽可能限于整理原有的材料，只作一些最必要的补充。”^①

我們可以很有把握地得出結論說，恩格斯会把他特别是在整理《資本論》第三卷的时期里所規定的准备出版馬克思的手稿的原則，也运用到第四卷的整理工作中来；不論是对馬克思手稿的結構，还是对《剩余价值学說史》中的許多理論附題，恩格斯都会运用这一原則。

恩格斯还在1884年就为只有他一个人能够认清馬克思的笔迹和馬克思縮写的单字及句子而感到耽心^②。因此，由于双眼染疾和准备出版《資本論》第三卷的工作拖延下来而感到不安的恩格斯，就向考茨基和伯恩施坦建議，建議教他們識別馬克思的笔迹，以便首先帮助他把《剩余价值学說史》的手稿重抄一遍。恩格斯在1889年1月28日給考茨基的信中写道：“首先应当着手进行第四卷的工作。我想，你可能有足够的时间，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学会并实践之后，在你的夫人帮助之下，两年里把750頁原稿重抄成字迹清楚的手稿。”^③

考茨基和伯恩施坦当时都同意恩格斯的建議，考茨基从恩格斯那里得到了《剩余价值学說史》的两本手稿，并把其中一部分騰写清楚。考茨基后来把騰写《剩余价值学說史》的工作中断了很

① 參看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6頁。

② 馬克思、恩格斯：《〈資本論〉书信集》，俄文版，第240頁。

③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28卷，第76頁。

久，以致使恩格斯很不放心。恩格斯在1890年4月12日写道：“对我来说，十分重要的是，有尽可能多的受过足够训练的人能够识别马克思的笔迹。但这件事没有我就不能实现，因为我是这方面的唯一的老师。要知道，当我离开了这个世界（这是每天都可能发生的），而这些手稿又仍然是不能理解的东西时，那就只能去猜测它们，而不能认真地去研究它们了。”^①

1893年恩格斯给考茨基写信说：“如果我知道你打算继续《剩余价值学说史》手稿的工作，我就会把它留给你。但是，由于我已经有好几年都没有得到有关这方面的任何一点消息，而我在进行第三卷的工作中，有时同这些手稿对照一下是有好处的，因此，我请你把手稿寄给我”。^②

恩格斯在去逝前四个月还估计也许来得及出版《资本论》第四卷。但是，死亡使恩格斯未能完成他认为对马克思所负的“首要的责任”，即完成马克思一生的主要著作——《资本论》。

二、卡·考茨基对《剩余价值学说史》 的解释和考茨基版的主要错误

卡·考茨基是在恩格斯逝世以后好几年才着手准备《剩余价值学说史》的出版工作的，而出版这本书则是在1905—1910年。考茨基编的《剩余价值学说史》^③在全世界传布很广，被译成欧亚许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28卷，第202页。

② 同上书，第29卷，第212页。关于恩格斯的这个请求，见同卷第177—178页。

③ 《Theorien über den Mehrwert》. Aus dem nachgelassenen Manuskript 《Zu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von Karl Marx. Herausgegeben von Karl Kautsky. Stuttgart, 1905—1910. 以三卷本出版，考茨基还把第二卷分为两册。这部著作作用铅印出了五版（第五版是在1923年出的）。本书以后所有引这本书的地方都注明：“考茨基版，某卷某页。”

多国家的文字。《剩余价值学說史》第一卷的俄文本在 1906 年第一次出版。整个三卷俄文《剩余价值学說史》到 1936 年出了四版，第一、二两卷則出了六版。直到目前为止，在一些国家里仍在繼續出版考茨基編的《剩余价值学說史》的譯本。因此，首先有必要对考茨基的版本进行詳細的批判，而且在苏共中央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所編的科学版本完全代替了考茨基版本之前，这种詳細的批判都一直保有它的全部意义。

应当着重指出，《剩余价值学說史》的出版，是卡·考茨基的无可怀疑的功績。弗·伊·列宁在有关土地問題的著作中曾經广为利用了馬克思的这一著作，这一事实最明显不过地显示了出版这一著作的意义。但是，考茨基所編的《剩余价值学說史》无论如何也不能称作是科学的，因为它沒有达到恩格斯在准备出版《資本論》第二卷和第三卷手稿时給自己提出的那些基本的要求。恩格斯这样写道：“对于我來說，最重要的是，要使我所出版的，成为馬克思的真正的著作。”^①

考茨基所編的《剩余价值学說史》則反映出考茨基本人对这一手稿的解释。

考茨基在整理《剩余价值学說史》中所依据的原則是，馬克思留給我們的手稿决不是《資本論》的第四卷。考茨基在准备出版《剩余价值学說史》的过程中于 1904 年写信給普列汉諾夫談到这一著作时这样写道：“关于著作本身，我可以說，我在德国出版它，不是把它作为《資本論》的第四卷，而是把它当作一部独立的著作，即《政治經济学批判》的一部分。

我所用的手稿并不是与《資本論》有关，而是与这一著作有关；我在序言里發揮了这样的理由，根据这一理由，我认为应当与恩格

① 馬克思、恩格斯：《〈資本論〉书信集》，俄文版，第 239 頁。

斯相反，不把这一作品当作《資本論》的第四卷来出版，这会引起不正确的期望，而是按照卡尔·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学批判》手稿，作为《剩余价值学說史》来出版。”^①

在这里使我們感到兴趣的是，考茨基证明了他整理《剩余价值学說史》所遵循的方針与恩格斯的正好相反。現在我們来看看他給自己編的《剩余价值学說史》的第一卷所写的序言。考茨基在那里談到自己編写馬克思的手稿时写道：

“……在这一著作的整理工作中，我愈是向前进我就愈明白，我不能照恩格斯的想法，把它編成《資本論》的第四卷来出版。根据馬克思的計劃，这个第四卷应当包括《学說史》。恩格斯却想从《政治經濟学批判》的手稿中（“刪去第二卷和第三卷所包含的許多点”）至少編出一本《剩余价值学說史》来。我不知道，恩格斯想怎样刪去，我却做不到这一点。我把能够刪掉的都从正文里刪掉了，然而这些地方大部分与全书都有十分密切的联系，以致不能簡單地把它刪去。我不得不把书中的主要章节重新編排一番。担当这一任务，我自然有种种理由会感到担忧。但是，既然我把所有这些地方都保留在书里，那这本书就再不能作为《資本論》的第四卷，即不能作为前三卷的續篇了。这是一部与《資本論》三卷平行的著作，它与《資本論》前三卷的关系，就好像《政治經濟学批判》第一分册与《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篇的关系一样……馬克思的手稿……是按照一定的計劃草拟出的一个科学的结构，但却是順笔直书，想到什么就写什么。一开头的許多思想沒有貫徹到底，叙述往往被次要的、只与其他部分有間接联系的問題所中断……历史的說明，理論的批判，以及对新思想的正面發揮，愈来愈交織在一起了，而且研究的范围也扩大了……这样……无論从邏輯方面怎样严格地处理

^① 《劳动解放社》：文集，第6号，1928年，第265—266頁。1904年5月20日考茨基給普列汉諾夫的信。

材料……但由于这本著作在写的时候只是写了一个大概，没有任何章节之分，所以，除了作者本人，这种说明对任何人说来，都带有混乱的性质。”①

为了了解全貌，我们从《剩余价值学說史》第2卷的考茨基序言里再摘出一段。考茨基这样写道：“正是这个部分的性质，使我不是把手稿当作《資本論》的第四卷来出版，而是把它当作《政治經濟学批判》的續篇来出版。因为十分明显，它不应当被看作《資本論》前三卷的繼續，而只应当被看作是与它們平行的著作。在这里，对理論的发展过程的叙述，同对一个既定的理論及其进一步发展的批判相比較，完全退居于次要地位。”②

上面所引的这两段話，使我們清楚地了解考茨基对《剩余价值学說史》所持的立場。反駁这种立場，从本质上把它駁倒，本书将在第3章里来进行这一工作，在那里将从結構上来证明《剩余价值学說史》是《資本論》的第四卷。在这里只想先做几点評論。

很明显，考茨基未能看出和理解《剩余价值学說史》的深刻的內在邏輯关系，及它作为《資本論》第四卷的内部結構。相反，他只看到“具有混乱性质的說明”，“是順笔直书，想到什么就写什么”，等等。

考茨基引证恩格斯为《資本論》第二卷所写的序言，恩格斯在序言里談到他打算把《剩余价值学說史》中的許多在《資本論》第二卷和第三卷里闡述过的地方刪去（指的是《剩余价值学說史》中的許多理論上的附帶說明）。

正如我們在前面談到的，这种打算是恩格斯在他仔細熟悉《剩

① 卡·馬克思：《剩余价值学說史》，考茨基版俄譯本，第1卷，1931年版，第9—11頁（考茨基写的序言）。以后凡引证考茨基版俄譯本1931—1932年版（紅色封面）的地方，出处均按下述形式注明：“考茨基版俄譯本，第某卷，第某頁”。如果既注明考茨基版又注明其俄譯本，則卷次只注一次，俄譯本只注明頁碼。

② 考茨基版俄譯本，第2卷，上冊，第6頁；參看中文版第2卷，第1頁。

《剩余价值学說史》以前談到的，是他最初的想法，而且是在1884—1885年的想法。恩格斯整理《資本論》第三卷手稿的特点就已經使人得出結論，如果恩格斯着手直接准备出版《剩余价值学說史》的手稿，他会保留其中包含的理論插題。这一点从下述事实中更能得到证明，即《剩余价值学說史》中的絕大部分理論附題决不是《資本論》前三卷相应部分的重复，而是它的重要补充。

这个問題我們以后还要仔細研究。現在可以举出一个例子來說明，即《剩余价值学說史》中对地租的研究，决不是《資本論》第三卷里关于地租那一部分的重复，而是具有完全独立的意义。弗·伊·列宁在其著作中不止一次地談到这一問題的研究，决不是偶然的事情。馬克思的附帶說明也是这样，他在这里发展了自己关于資本主义制度下的經濟危机的理論。馬克思对任何一个問題的重複說明，都是对最初說明的补充，而不是要代替它或排除它。^①因此，每一个这样的理論附帶說明，對我們來說，都是真正珍貴的东西。

苏共中央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在科学版的《剩余价值学說史》的序言中公正地指出：“只有恩格斯一人能够从《剩余价值学說史》的手稿中刪去許許多多的地方，因为他是馬克思的伟大战友，从某种意义上說是《資本論》的合著人。为了使刪去这些地方所留下的手稿的各个部分不致于成为相互沒有联系的片断，就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进行加工，用專門添写的一些插句把它們連接起来。但是，对馬克思的原文进行这样的加工，只有恩格斯一人才有这种权利”（第1卷，第8—9頁）。至于說到把馬克思手稿里“一切可以保存的东西”都刪掉了的考茨基，他这种对待問題的态度，只能称

^① 馬克思自己在《資本論》第一卷的序言里写道，虽然他的較早期的著作《政治經濟学批判》的内容，已經歸納到这一卷的第一章里，而且有許多在前书里只略微提到的地方，在这里得到了进一步的論述，但是，“已在前书經詳細論述的一些論点，在本书就只略略提到了”（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IX頁）。

作是狂妄无礼。

本书第三章将说明,在《剩余价值学說史》里,历史分析和理論分析紧密地交織在一起,这部著作的结构和組成的特点是完全合乎規律的,并且由作为《資本論》第四卷的《剩余价值学說史》的对象本身所决定,因此,考茨基宣称什么只要书中保留有理論上的附帶說明,“它就不能再作为《資本論》的第四卷”,这种論据是經不起任何批判的。

毫無疑問,考茨基在准备出版《剩余价值学說史》的期間,还完全是站在馬克思主义立場上的,并亲身与修正主义作斗争。但是,考茨基在这个时期,已經有了后来的修正主义观点的萌芽,这些萌芽的直接后果就是他所編的《剩余价值学說史》的一些錯誤。在这里必須指出两点:

第一,考茨基关于馬克思主义的作用和本质的錯誤概念,在这个时期已經表現出来了。考茨基在《剩余价值学說史》第一卷的序言里直截了当地写道,他是面向“資产階級政治經濟学里有思想的分子的”。考茨基写道:“我希望,这部《剩余价值学說史》的出版,不仅会在社会主义者中間,而且会在資产階級范围里重新引起对古典政治經濟学的兴趣。資产階級政治經濟学应当向馬克思深致謝意。”^①

考茨基的这一方針意味着,当时,他实际上已經沒有看到馬克思經濟学說的革命內容。考茨基不理解应当从馬克思对資产階級政治經濟学的批判中所得出的結論,这个結論馬克思本人是这样叙述的:自从資产階級取得政权的那时候起,自从階級斗争“采取日益鮮明而危險的形式”那时候起,“科学的資产階級政治經濟学的丧钟敲起来了”^②。考茨基以資产階級的政治經濟学为目标,只

① 考茨基版俄譯本,第1卷,第15頁;參看中文版第1卷,第13頁。

② 參看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XVII頁。

不过意味着一种修正主义的企图，即調和不能調和的东西，也就是在古典政治經濟学的基础上把馬克思的革命學說同庸俗經濟学家的理論結合在一起。

第二（这一点与考茨基以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学为目标有密切的联系），考茨基为他編写的三卷《剩余价值學說史》所写的序言表明，考茨基实际上沒有看到馬克思經濟學說与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学之間的根本对立，沒有看到馬克思在經濟学中完成的革命变革。政治經濟学，按照考茨基的話說来，这是一門統一的，平靜发展的科学。馬克思在《剩余价值學說史》中完成了政治經濟学的伟大变革，从而在这里最鮮明地表现出馬克思主义政治經濟学与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学之間的完全对立，因为馬克思正是在这里第一次向資產階級經濟学家开火。然而考茨基却在这部著作的序言里写道，“理查·琼斯終結的地方，就是馬克思开始的地方。”

考茨基的这些修正主义的方針影响到他对馬克思的手稿所采取的态度。歪曲《剩余价值學說史》的結構，把它从《資本論》的第四卷变为《資本論》前三卷的簡單附属物，任意地和錯誤地分割手稿的材料，客观主义地标题，避开馬克思所批判的概念的階級实质，从手稿正文中刪去許多片断，而在这些片断中有很多都包含有馬克思主义政治經濟学的极重要的原理，企图緩和馬克思对資產階級經濟学家进行的歼灭性批判，无限地任意“修改”手稿的正文，錯誤地編写与馬克思思想进程相违背的补遺，极端不負責任地对待馬克思的著作——所有这一切都表现出考茨基世界观中的修正主义傾向，这种傾向愈来愈厉害，最終成为对馬克思主义的直接叛变。

对《剩余价值學說史》的錯誤解释，是由考茨基版本中的錯誤性质所决定的。現在我們比較詳細地来考察一下这个問題。

（1）歪曲《剩余价值學說史》的結構。考茨基在他所編的《剩

《剩余价值学說史》中粗暴地破坏了馬克思本人在他所編成的目录中所指明的对材料的安排,这些目录是馬克思写在 1861—1863 年手稿的一些册子封面上的(見第 1 卷第 3—5 頁)。考茨基在准备編《剩余价值学說史》的过程中却完全忽視了这些目录。本頁的对照

馬克思的手稿

1. 詹姆斯·斯图亚特先生。
2. 重农主义者。
3. 亚·斯密。
4. “研究怎样才能使年利潤和年工資购买一年中所生产的商品(其中除了利潤和工資以外,还包含不变資本)”。
5. 亚·斯密(結束語)——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理論。
6. 奈克尔。
7. 插話。魁奈的經濟表。
8. 兰蓋。

馬克思的手稿

1. 插話。洛貝尔图斯先生。新的地租理論。
2. 插話。关于所謂李嘉图規律发现的历史的評論。
3. 李嘉图和亚当·斯密的成本价格說(反駁)。
4. 李嘉图的地租理論。
5. 級差地租說明表。
6. 研究生活資料和原料的价值,以及机器的价值对資本有机构成的影响。
7. 李嘉图的地租理論(結束語)。
8. 亚当·斯密的地租理論。
9. 李嘉图的剩余价值理論。
10. 李嘉图的利潤理論。
11. 李嘉图的积累理論。对它的批判。从資本的固定形式中引出的危机。
12. 李嘉图的其他理論。約翰·巴頓。

考茨基編的第一卷

- A. 重农主义者及其先驅者和同时代人:
1. 配第; 2. 达芬西; 3. 諾芝和洛克; 4. 休謨和馬希; 5. 斯图亚特; 6. 重农主义者体系的共同性质; 7. 杜尔哥; 8. 白奧勒第和維利; 9. 亚·斯密的重农主义观点。他的翻譯者加尔涅; 10. 希馬尔茲和布亚伯爵; 11. 英国的一位重农主义者; 12. 奈克尔; 13. 兰蓋; 14. 魁奈“經濟表”中关于社会总資本的再生产及流通; 15. “經濟表”附录。
- B. 亚当·斯密和生产劳动的概念。附录(引自馬克思手稿第四点)。

考茨基編的第二卷

- I. 剩余价值和利潤。
1. 李嘉图理論的形成;
 2. 李嘉图的利潤理論;
 3. 李嘉图关于剩余价值的概念;
 4. 利潤率。
- II. 地租。
1. 洛貝尔图斯;
 2. 关于所謂李嘉图規律的发现的历史的評論;
 3. 李嘉图的地租理論;
 4. 补充。价值的变动对資本有机构成的影响。
- III. 資本的积累和危机。
- IV. 其他。

表会使我們更明显地看清考茨基在編头两卷时对《剩余价值学說史》的结构的歪曲（在考茨基編的第三卷中，材料的安排基本上是符合馬克思的手稿的）。

比較馬克思手稿的结构同考茨基版的结构，使我們第一眼看到的，就是，考茨基用純粹表面的年代次序偷換了馬克思的內在邏輯次序。本书第三章將說明，馬克思的手稿合理地从評述詹姆斯·斯图亚特的观点开始，而考茨基編的第一卷却以关于配第、达芬南、諾芝等人的片断开端，而这些片断都是从其他册手稿里机械地搬到第一卷第一章里来的（这一章，按考茨基的話說，是由馬克思手稿“各个角落里搜集来的片断拼凑起来的”）。这样，在第6—15册和第18册里的連貫的闡述（从詹姆斯·斯图亚特到理查·琼斯）就被第20—23册里的片断所中断了，同时，在书的开始部分还出現了这样的主张，即剩余价值的問題在任何地方都不是第一位的問題。

在馬克思的手稿里，对魁奈关于总資本的再生产与流通的理論的分析是放在对斯密理論的分析后面的，因为斯密关于這個問題的理論比重农学派魁奈要落后一步。在考茨基編的版本中，关于重农学派的全部材料都机械地联成一章了，而手稿中的这一部分則放在論斯密一章的前面。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学发展的辯证的矛盾的过程，在考茨基編的版本中被歪曲了，緩和了，变成一种平稳的演化过程，而馬克思的著作則变成类似經濟学說史方面的教科书了。

散布在馬克思手稿有关部分各处的所有理論上的附帶說明，考茨基都把它联成为“附录”了，这就破坏了馬克思这一著作中的历史批判部分同理論部分之間的联系。

考茨基在《剩余价值学說史》第二卷里大大地破坏了手稿的结构。考茨基把《剩余价值学說史》的这一部分看作《資本論》第三卷的附件，因此他企图把《剩余价值学說史》第二卷的內容塞到《資本

論》第三卷的結構里去。考茨基在他所編的《剩余价值學說史》第二卷的序言里寫道：“我立即就明白了，這種闡述的次序（即馬克思的次序——作者）不能保留下來。論述同一個對象的一切東西應該收集在一起，同時全部材料也應編排成一定的體系。而在这里所應遵循的體系用不着到遠處去尋找；這就是《資本論》第三卷的體系。”考茨基按着這樣想法，把《剩余价值學說史》第二卷分成兩冊。上冊包括了關於利潤率和生產價格的全部內容，下冊則包括對地租理論的研究。但是，“材料”對這種強制破壞的“反抗”是如此強烈，以致考茨基未能完全實現他打算重新編排手稿的企圖。按他的話說來，完全按照《資本論》第三卷的體系“是不可能的，因為關於利潤率下降的進一步結論要以地租的規律為前提。”考茨基說：“這樣，我不能太接近第三卷的體系，把地租理論的說明搬到書的末尾。它只好放在書的中間”。^①

但是，考茨基在他所編的《剩余价值學說史》第二卷里對手稿材料的任意搬動，根本歪曲了馬克思這一著作的內部結構，把內部相互關連的一些問題割裂開來。馬克思的手稿的這一部分，是從批判洛貝爾圖斯的地租理論開始的，而考茨基所編的版本中，則以“剩余价值和利潤”一章開始，而这里所談的是李嘉圖，只是在這一章的後面，才編進了對洛貝爾圖斯理論的批判。

在馬克思的手稿里，對李嘉圖關於剩余价值和利潤率變化過程的觀點所作的分析，是放在對李嘉圖地租理論的批判後面，而在考茨基所編的版本里，他却把這一分析搬到這一卷的第一篇“剩余价值和利潤”里了。結果，手稿里的“李嘉圖的利潤理論”這一章在考茨基編的版本里被分成相互之間竟隔了三百五十頁之遠的兩部分。對手稿中一些章節的這種搬動，完全掩蓋了馬克思著作中有

① 考茨基版俄譯本，第2卷，上冊，第7頁；參看中文版第2卷，第3頁。

重要原則性的成分，其中包括馬克思的这样一种思想：李嘉图在地租理論中的錯誤，深刻地影响到李嘉图关于利潤的學說。

考茨基所編的第二卷《剩餘價值學說史》的特点是，材料是完全根据折衷主義的原則編排的。在第二卷的某些章节里，考茨基是按編年的原則，而在另一些章节里，他又照馬克思的原樣編排材料。此外，他又想使手稿的材料服从于《資本論》第三卷的邏輯結構。考茨基的这种想法的荒謬性是十分明显的，因为《剩餘價值學說史》下册（第二卷）的邏輯結構不能与《資本論》第三卷的邏輯結構相一致，前者主要在批判李嘉图的理論，而后者則是在发展馬克思本人的經濟理論。

（2）任意刪減手稿原文。考茨基在准备出版《剩餘價值學說史》手稿过程中所作的任意刪減，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考茨基把馬克思手稿中所有的在他看来是与《資本論》前三卷里的材料完全符合的地方全都刪掉。这一类的刪減上面已經談到。第二类是，考茨基在他所編的《剩餘價值學說史》中，把馬克思手稿里多少有些难于理解的地方刪掉，而不用心去揣度它的意思。我們不可能把考茨基在自己編的版本中所刪去的那些字、句和整段整节（有时在手稿里要占好几頁）全部列举出来。現在我們只提出几个能說明問題的例子。

1. 考茨基在自己所編的版本中略去了《剩餘價值學說史》的一整节——“布雷是政治經濟學家的敌人”，而完全不管馬克思在1861—1863年手稿第14册的目录里就有这一节（第1卷第4頁）^①。可是，馬克思在《剩餘價值學說史》里对布雷的說明，是他在《哲學的貧困》、《工資》手稿、《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和《政治經濟學批判》里对布雷观点的分析的重要补充。如果說馬克思在

^① 在新版《剩餘價值學說史》中，这一节在第3卷，构成第21章（專門評論“政治經濟學家的无产階級的敌人”）的第4节。

这些著作里分析了布雷关于“平等交换”是消除那些把工人阶级作为牺牲品的不公平现象的手段的空想学说，并研究了布雷对货币本质和作用的观点，那末，马克思在《剩余价值学说史》里则把布雷这个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的敌人的最重要的论述收集起来了。

2. 在《经济表》的附录里，在第3节“流通的最后活动”中，考茨基整段整段地漏掉了好些段落，而这些段落对魁奈的《经济表》作了概括的和总结性的说明（第1卷第306—310页）。

3. 考茨基把《剩余价值学说史》中专门批判洛贝尔图斯理论的那一部分（第8章）里相当多的段落都给删掉了，这些段落不论是在理论方面还是在历史批判方面都有巨大的意义（第2卷第36、38—45页）。马克思在这里说明了各部门之间的联系，分析了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中生产各阶段的连贯性。这些地方对于分析商品生产也十分重要。特别是，马克思在这里使用了形式上的和实际上的商品关系这一概念。上面这几节对批判洛贝尔图斯的地租理论也十分重要。

4. 由于对洛贝尔图斯的地租理论进行批判，马克思第一次概述了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的规律，阐明这一规律，按马克思的说法，“比评论洛贝尔图斯的观点还要重要得多”。可是考茨基正好把手稿里这几页给删去了，马克思在这几页里发展了他的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的规律，并从中引出了作为特殊情况的绝对地租的理论（第2卷第57—59、61—62页）。

为了进行比较，我们把《剩余价值学说史》和《资本论》第三卷中平均利润率形成的表格的最初的材料列在下面①：

① 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俄文版，第2卷，第57页；《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75—176页。

《剩余价值学說史》			《資本論》第三卷	
不 变 資 本		可变資本 (工資)	資 本	消 費 部 分 c
机 器	原 料			
I. 100	700	200	I. $80c + 20V$	50
II. 500	100	400	II. $70c + 30V$	51
III. 50	850	600	III. $60c + 40V$	51
IV. 700		300	IV. $85c + 15V$	40
V.	500	500	V. $95c + 5V$	10

甚至最表面地比較一下《剩余价值学說史》和《資本論》第三卷中平均利潤形成的表格，就可以看出，《剩余价值学說史》的表格的材料从某种意义上說比《資本論》第三卷更一般些，因为它把那些实际上沒有机器（馬克思以裁縫为例）而只使用原料以及那些实际上沒有原料而只使用机器（如开采工业）的生产部門也包括进去了。另一方面，在《資本論》第三卷的表格里，馬克思考虑到不变資本的磨損，这在《剩余价值学說史》里則沒有考虑到。这一点可以作为典型的例子來說明，馬克思的理論的最初論述完全沒有被他后来的論述所“掩盖”。它們只是互为补充而已。

5. 馬克思在《剩余价值学說史》的一节里发展了自己关于級差地租的理論，考察了剩余价值在資本家和土地所有者之間再分配的最重要的情况，这种情况是由于过渡到开垦較差的土地而产生的（第2卷第270—271頁）。接着（第2卷第458—460、462頁）馬克思考察了下述农业資本的类似情况，即这个农业資本的产品又以自然形式构成这一資本的不变部分和可变部分的因素。考茨基几乎完全删去了手稿的这些部分。而对于留下的那部分，考茨基則任意进行“修改”，以致使整个問題都化为烏有。这是一个鮮明的例子，說明了考茨基对馬克思手稿中那些在他看来是不清楚或不正确的地方采取了什么样的态度。

6. 在考茨基删去的一个地方，即关于舍尔比利埃的这一章（第

3 卷第 361、362 頁)里,馬克思強調指出在資本主義生產最發達部門中可變資本在絕對地減少,同時概括出在論證關於資本主義制度下工人階級絕對貧困化的原理時所必不可少的環節。馬克思在這裡談到:“由勞動生產力的發展(不是降低)而產生的一切變化,減少着產品中代表活勞動的那一部分,減少着可變資本……我們在考察不同的生產部門中的資本時可以說,上面談到的變化絕對地減少着那些處於生產發展最高階段的部門中的可變資本。”用不着來證明馬克思手稿中這些地方的特殊理論重要性,也用不着證明考茨基所做的這種刪節是完全不能容忍的。

上面列舉的例子遠未包括考茨基在他所編的《剩餘價值學說史》中對馬克思手稿所做的全部刪節。但它們已能明顯地說明考茨基對待馬克思著作的輕率無禮。考茨基改編馬克思的手稿,還不限于刪節馬克思經濟理論中的有原則性重要意義的原理。

(3)錯誤地“修正”手稿原文。在馬克思的手稿中有許多筆誤(特別是在計算方面),這些筆誤在準備出版手稿時當然需要改正。恩格斯曾經不只一次地指出過這樣的筆誤。《剩餘價值學說史》手稿里的某些明顯的筆誤,看來是恩格斯在最初審閱馬克思著作時親自改正的。但是恩格斯同時也給我們提供了一個榜樣:在這樣的場合,對待馬克思的原文需要多么慎重。恩格斯在《資本論》第2卷序言里指出,“對於解說中只會稍為引起疑難的那些原理,我寧願一字不動地把它付印”。

考茨基的態度則完全不同。上面已經指出了,考茨基對於那些在他看來是意思不明確的地方,他干脆就把它們從手稿里刪掉。至於考茨基對《剩餘價值學說史》手稿的“修正”,則可以分成四類:
1. 附有腳注說明的對正文的修正(也就是考茨基加上了方括弧的對正文的增補);
2. 腳注中未加說明的修正;
3. 改變馬克思的術語;
4. 偷換馬克思用的辛辣的辭句。

当然，考茨基所作的有些修正都是必要的。但是，对马克思手稿的这种轻率无礼的态度却导致了这样的结果：考茨基的大量“修正”，是对马克思原意的粗暴歪曲。自然，那些在正文里未加任何说明的“修正”是特别危险的，因为这样一来，读者就不可能来确定，哪些东西是马克思的，哪些东西是考茨基加的（这里是指考茨基对手稿正文中许多地方所作的错误解释，以及对原文中的英文和法文的错误翻译）。

我们现在举几个典型的例子，来说明考茨基在解释和“修正”《剩余价值学说史》手稿中所犯的大错。

1. 在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一章里，马克思谈到不变资本和收入之间的对比关系：“Dieser Teil^① mag ganz stammen aus Profit und Salär. In letzter Analyse kann er nie daher allein stammen”。——“即使在个别场合这一部分也完全是从利润和工资里产生的，但归根到底它决不会从这一个根源里产生……”（第1卷第191、192页）。考茨基在这里用“nur”代替了“nie”（可能是不正确解释的结果），使这句话的意思完全弄反了：“归根到底它只是通过这一途径才产生”。^② 考茨基完全歪曲了马克思在下面几行里谈到的思想：“任何一个最后的产品都是这种过去的劳动和现在的劳动的产品”。在考茨基那里却成为这样：马克思是“亚当·斯密信条”的支持者，而实际上在上面所谈到的地方，马克思却相反地对斯密的信条进行了批判。

2. 在考茨基的版本里，在把英国作家和法国作家的引文译成德文时，有粗暴地译错的地方。对甘尼耳引文的译文就是一个例子^③。甘尼耳这样写道：“……一切缩减劳动的新机器必然要减少

① 这里指的是总产品中用来补偿不变资本的那一部分。

② 见考茨基版，第1卷，第231页；考茨基版俄译本，第152页；参看中文版第1卷，第222页。

③ 见考茨基版，第1卷，第327页；参看中文版第1卷，第312页。

劳动人口；然而由于劳动人口的减少绝不缩减生产，所以因此而留给社会分配的那一部分产品就会或者是增加资本的利润，或者是增加土地的地租……”（第1卷第193页）。在考茨基的版本里，这个地方却写成这样：“……然而由于劳动人口的减少并不缩减生产，所以那部分不在业的劳动人口的增加就会或者是有利于资本，或者是有利于地租”^①。用不着来证明原文的意思在这里被歪曲得面目全非了。

3. 在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一章里，马克思维护斯密的观点不受萨伊的非难，他写道：“斯密毫不否认‘这些种类的活动’会得出这种或那种‘成果’，这种或那种‘产品’”^②（第1卷第241页）。原文是这样的：“Smith leugnet durchaus nicht, daß ces industries ein ‘Resultat’ produzieren, ein ‘Produit’ quelconque”。考茨基用“dreist”一字代替了“durchaus nicht”，因而就相反地证实了萨伊的非难是正确的。在考茨基的版本里是这样写的：“斯密坚决不承认‘这些种类的活动的活动’会产生‘成果’，会产生任何的‘产品’”^③。

4. 马克思在分析魁奈的《经济表》时写道，“那些最后(letzten)出场的资本家互相结算，而货币就因此返回到第一个把它们投入流通的人的手里”（第1卷第320页）。考茨基把“letzten”改成“bewußten”；这样就把这句话改得非常荒唐可笑：“自觉的资本家互相结算。”^④可是要知道，这里所谈的只是那些在最后的流通活动中货币又流回他们的手里的资本家。

5. 马克思在研究一般利润率的形成时，在脚注里对剩余价值

① 考茨基版俄译本，第1卷，第211页；参看中文版第1卷，第312页。

② 这里是指医生、音乐家和演员的活动。

③ 考茨基版，第1卷，第357页；考茨基版俄译本，第230页；参看中文版第1卷，第340页。

④ 同上书，第117页；第86页；参看中文版第1卷，第116页。

率的平衡提供了深刻的見解。他在这里写道：“不同生产領域里的剩·余·价·值·率不平衡的現象是可能存在的……由于剩·余·价·值本身不断地平衡，因此，剩·余·价·值·率的平衡并不是必要的（“Dies ist deshalb nicht nötig”）（第2卷第201頁）。考茨基在这里作了荒謬的增补：“Dies zu untersuchen ist deshalb nicht nötig”，結果使這句話变得毫无意义：“由于剩·余·价·值本身在不断地平衡，因此研究这一点是不必要的”^①。

6. 馬克思在說明斯密的價值理論的兩重性并分析了這一理論的科學的一方面時寫道：“……在此之後，他突然（plötzlich）來了一個大轉彎……”（第2卷第210頁）。考茨基把“plötzlich”讀成“glücklich”，從而把這句話寫成：“接着，他順利地轉了一個彎……”，这样就冲淡了馬克思把斯密學說中的科學方面與非科學方面對立起來的說法^②。

7. 還有一個例子說明考茨基的增補是不正確的，這一次是在方括弧里。馬克思在說明亞當·斯密的《國民財富》第10章的特點時寫道：“它涉及的只是一些詳細的情節，可見這一章是談論競爭的，並且很好。它具有完全公開的性質”（第2卷第223頁）。原文是這樣：“Dies betrifft nur das Detail; also das chapter von der Konkurrenz und ist in seiner Art sehr gut. Ganz Exoterisch”。馬克思在这里所談的是，斯密著作中的這一章是他學說中的公開部分，斯密在这里研究了競爭的表面現象。考茨基把這句話的中間變成這樣：“[gehört] also [in] das Kapitel von der Konkurrenz”（“可見，[是屬於]談論競爭的一章”）^③。俄文翻譯又加深了考茨基的

① 考茨基版，第2卷，上冊，第50頁；考茨基版俄譯本，第48頁；參看中文版第2卷，第57頁脚注。

② 同上書，第71頁；第56頁；參看中文版第2卷，第68頁。

③ 同上書，第89頁；第67頁；參看中文版第2卷，第85頁。

錯誤，把這一句的末尾譯成這樣：“……而這一點，就其本身來說，是很好的。”考茨基把意思弄成似乎是馬克思要把斯密著作中的第10章看成談論“資本競爭”的一章。俄文翻譯還加上一句，這一點按其本身來說，是很好的（！）。

8. 馬克思在說明農業中的資本主義的發展時寫道：“因為在這裡，資本家首先根據傳統（要知道，舊時的租佃人成為資本家比資本家成為租佃人要早）一開始就把自己收入的一部分分給土地所有者，所以他靠把工資降低到它應有的水平以下來求得彌補。”（第2卷第5頁）括弧里那句話的原文是：“indem der alte Pächter Kapitalist wird, eh Kapitalisten Pächter werden”。考茨基把“eh”讀成“auch”，結果把這句話變得毫無意義，完全歪曲了馬克思的意思：“可是，舊時的租佃人不斷變成資本家，資本家也不斷變成租佃人”。^①

9. 馬克思在比較紡織工業的生產率和谷物生產的生產率時寫道：“在這裡，只有下面的說法是正確的（如果同時也按資本主義的意義來理解‘生產勞動’這一概念——wenn auch der kapitalistische Sinn von Produktiv enthalten——也就是把它理解為生產剩餘價值的勞動，並同時估計到有關的產量）。接着馬克思做了論斷，而後做出結論說：“紡織工業的勞動不會像谷物生產中的勞動那樣有生產效率，然而，這正是因為它更有生產效率（也就是說，這一勞動從生產剩餘價值的意義來說將不會那麼有生產效率，因為它從生產產品的意義來說是有生產效率）”（第2卷第104、105頁）。

用不着來強調這個片斷在理論上的重要性。馬克思在這裡指出，一般對勞動生產率的理解都是以勞動所生產的產品量為出發點，這種理解在資本主義社會里是不適用的。考茨基是怎樣對待

^① 考茨基版，第2卷，上冊，第169頁；考茨基版俄譯本，第116頁；參看中文版第2卷，第163頁。

这个片断的呢？第一，他把“wenn”这个字看成“worin”，結果把馬克思对問題的整个提法都化为烏有，而原文的意思也被他歪曲得不能理解：“只有下面的說法是正确的——在这里也包含了資本主义含义的‘生产效率’（是关于剩余价值的生产效率，而不是关于产品的生产效率）”。^①第二，考茨基把馬克思所做的結論中的“Mehrwert”（“剩余价值”）这个字换成“Profit”。这句话就变成这样：“劳动从利潤方面來說将不会那么有生产效率”。这样一来，馬克思把資本主义社会里的生产劳动規定为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这一定义，被考茨基歪曲了，同时被他用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学的術語来表达了。

10. 还有一个例子說明考茨基对原文的解释是不正确的，歪曲了馬克思的原意。馬克思在談到李嘉图的地租理論时写道：“李嘉图使这一地租理論……成为政治經濟学整个体系中的最重要环节之一，并賦予它——且不談实际方面的情况（von der praktischen Seite ganz abgesehen）——以嶄新的理論重要性”（第2卷第108頁）。考茨基錯誤地把“praktischen”写成“exakten”，并漏掉了“ganz”这个字，破折号里的話就变成这样了：“且不談精确的公式”^②。原文的意思完全被歪曲了。馬克思在这里完全不是談李嘉图地租理論的“精确公式”，而是談它的理論意义和实际意义。

11. 在考茨基所編的版本中，《剩余价值學說史》手稿中所用的術語，都換成为《資本論》中所用的術語，結果把馬克思制訂術語的过程弄得模糊不清了。首先碰到的就是“消費价格”（“Kostenpreis”）和“平均价格”（“Durchschnittspreis”）这两个術語，在1861—1863年手稿里，馬克思是把这两个術語同“生产价格”（“Produk-

① 考茨基版，第2卷，上册，第282頁；考茨基版俄譯本，第192頁；參看中文版第2卷，第270頁。

② 同上书，第306頁；第207頁；參看中文版第2卷，第293頁。

tionspreis”)这个术语放在一起用的。考茨基“为了不致破坏术语用法的一致性”^①，用“生产价格”这一个术语代替了所有这三个术语。且不说这种使术语的用法“现代化”的作法在原则上是不正确的，这种机械地用一些术语来代替另一些术语的做法往往导致十分荒谬的结果。我们举例来看。马克思在《剩余价值学说史》里把1641年至1859年的小麦年平均价格列了一个表。马克思分析了这个表里的数字指出说，有许多不正常的高昂价格，对于这些或那些时期说来，并不能说明问题，因为这些价格或者是由歉收或者是由货币最大限度的贬值所造成的。马克思写道：“但是，如果除去这些年份不算，那就（下面要研究）留下这个时期或那个时期的平均价格了。”（第2卷第127页）（原文是：“Zieht man aber diese Jahre ab, so bleibt wohl (später nachzusehn) der Durchschnittspreis”。译文应为：“但是，如果除去这些年份不算，那就留下真正的（下面要研究）平均价格了”）。

十分明显，马克思在这里所用的“Durchschnittspreis”这一术语，是取其原来的意义，即指代表该时期价格平均水平的平均数量。考茨基却机械地用“Produktionspreis”（“生产价格”）来代替了这一术语，结果使这句话变得毫无意义：“如果除去这些年份不算，那还仍然留下生产价格（下面要研究）”^②。这里本来是谈最平常的小麦市场价格，却用了“生产价格”，结果使人完全不能理解。俄文译者在翻译考茨基所编的《剩余价值学说史》时，在这个地方还犯了一个错误：他把马克思为自己做的一个注——“下面要研究”解释成“看下面”。

12. 马克思在谈到当时采掘工业中像伐木工业、煤碳工业和石

① 考茨基版，第2卷，上册，第15—16页；考茨基版俄译本，第20页；参看中文版第2卷，第16—17页。

② 同上书，第326页；第221页；参看中文版第2卷，第211页。

块生产等落后的部門时写道，在这些部門里，“消耗于工資的那部分資本比消耗于不变資本的那部分資本要多；在这里，直接的劳动比‘过去的’劳动（它的成果則是生产資料）要多”（第2卷第243頁）。考茨基是怎样解說这个地方的呢？“消耗于工資的那部分資本[相当地]多，[而]投入不变資本的那一部分却[比所有生产部門中投入不变資本的平均資本要少]；在这里，直接的劳动相当地^①多，[而]过去的劳动（它的成果則是生产資料）則相当地^①少”^②。

馬克思在这里研究了技术上落后的部門的資本有机构成，他对这些部門内部可变資本与不变資本的比例关系很感兴趣。而考茨基則是把技术落后的部門同技术先进的部門相比，从而使馬克思的思想沒有留下一点痕迹。

13. 馬克思在同一章里研究了农业資本的有机构成可能同非农业資本的平均构成相等的重要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农产品的价值会同它的生产价格相等，并且只有級差地租能得到偿付。其次，“Die Ländereien, die keine Differentialrente liefern und *nur* agricultural rent abwerfen könnten, können dann keine Rente zahlen”（“那些不提供級差地租而只能带来[真正的]地租的农业用地，完全不可能付出任何的地租”）（第2卷第396頁）。考茨基用絕對地租代替了地租，这句话就成了这样：“那些不提供級差地租而只能带来絕對地租的土地，完全不可能带来地租。”^③

考茨基不理解馬克思在这里所要表达的思想。农业用地可以不提供級差地租，然而从它那里可能得到非农业的地租，譬如說，如果这块地是建筑用地的話。馬克思在这里研究了土地不带来任

① 这个詞也是考茨基加的。

② 考茨基版，第2卷，上册，第22—23頁；考茨基版俄譯本，第19頁，參看中文版第2卷，第351頁。

③ 同上书，下册，第177頁，第118頁，參看中文版第2卷，第506—507頁。

何地租的那些条件。其中之一就是，不能从这块土地上得到某种非农业地租。关于不同于房租、矿井租金等的真正的地租，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和《剩余价值学說史》的許多地方都談到了。

14. 馬克思在說明李嘉图关于生产过剩的观点时写道：“Ricardo leugnet die Plethora of capital, die nach ihm stehendes axiom in der englischen Oekonomie geworden”。——“李嘉图否认資本极端丰富的可能性，而在后来的英国政治經濟学里，却把对这种可能性的承认确定为公认的原理。”（第2卷第472—473頁）考茨基把“die”改成“was”，于是整句話的意思就弄反了。“李嘉图否认資本过多，而这一点（就是否认！——作者）在后来的英国經濟学里則成为公认的公理。”①

总之，馬克思在这里是要強調指出，李嘉图和后来的資產階級經濟学家对生产过剩所抱的观点有着重大的区别，而考茨基却相反地断定它們是完全一致的。可是，这种区别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它說明了李嘉图以后的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学庸俗化和墮落的过程，說明了后者的“无耻的折衷主义”。李嘉图以后的資產階級經濟学家承认一种形式的生产过剩，即資本过剩这一种形式，宣称这种生产过剩是自己学說的重点，否认另一种形式的生产过剩，即商品过剩这种形式。在上面提到的那个地方后面几頁，馬克思又回到这个問題上来，他写道：“在李嘉图以后，沒有一个头脑健全的經濟学家否认資本特別丰足。相反，他們都把資本过多解释为危机。”（第2卷第502頁）考茨基甚至对手稿中的这些地方也沒有下功夫去对比一下。

15. 在关于級差地租那一章（第2卷第273頁）里，还研究了理論方面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情况。馬克思在这里假設，預付資本的

① 考茨基版，第2卷，下冊，第215頁；考茨基版俄譯本，第142—143頁；參看中文版第2卷，第549頁。

两个組成部分 ($80c + 20v$) 以同样的比例加入靠地产所生产的产品中。馬克思还假設, 尽管不变資本和可变資本增加 (前者因原料涨价由 $80c$ 增为 $88c$, 后者因工人日用必需品涨价由 $20v$ 增为 $22v$), 产品的市場价格仍然同过去一样, 等于 120。考茨基不懂这一点, 在所有的地方都把 120 換成 128 ($88c + 22v + 18m$)^①。可是, 这样就把馬克思所研究的問題化为烏有了。

产品的市場价格由于資本家所攫取的剩余价值由 20 减到 10 而仍然未变。級差地租則相应地增加 10, 这种級差地租在生产力較高的土地上由于轉而經營生产力較差的土地而增高了。这样一来, 新創造出的价值仍然与过去的 40 相等 (由于劳动生产率未变), 在这里就照下面这样被重新分配了。10 构成归資本家所有的剩余价值, 20 划为可变資本, 而剩下的 10 則由于不变資本增加 8 和可变資本增加 2 而划为級差地租的增加。因此, 馬克思在这里是考察了剩余价值在資本家和土地所有者之間重新分配的重要情况。考茨基对这一点却完全不理解。

16. 馬克思在关于李嘉图的积累理論一章里, 一开头就引了李嘉图的話, 摘要如下: “Hier also nur, ob consumed durch Arbeiter oder nicht”。——“可見, 这里一切都只归結为产品是由工人們消費呢或是不由他們消費”(第 2 卷第 475 頁)。考茨基却把这句話改成这样: “因此, 在这里只是(要問), (儲蓄起来的收入)是否由工人們所消費。”^② 括弧里加进去的“儲蓄起来的收入”根本是錯誤的。这里所指的是全部产品的消費。馬克思責备斯密、李嘉图和其他資產階級經濟学家, 說他們忽視了不变資本的工业消費, 而只談个人的消費。因此, 資本的积累在他們看来, 好像是把收入变成

① 考茨基版, 第 2 卷, 下冊, 第 223 頁; 考茨基版俄譯本, 第 148 頁。有关這個問題的大部分原文, 都被考茨基完全刪掉了; 參看中文版第 2 卷, 第 555 頁。

② 同上書, 第 233 頁; 第 155 頁; 參看中文版第 2 卷, 第 567—568 頁。

工資，歸結為只是所變資本的積累。

17. 考茨基在馬克思手稿里談到社會主義革命的物質前提的地方，進行了粗暴的錯誤的修改。馬克思是這樣寫的：“Natürlich ist dabei vorausgesetzt, dass die kapitalistische Produktion bereits die Produktivkräfte der Arbeit überhaupt zu der nötigen Höhe entwickelt hat, worauf diese Revolution eintreten kann.”考茨基把“Produktion bereits”讀成“Produktionsleiter”，而後面這個字在俄譯本里又譯成“資本主義生產的高漲”^①。實際上，馬克思在這裡是這樣寫的：“自然，同時要預料到，資本主義生產已經把勞動生產力發展到可以進行這一革命所必須的高度水平了。”（第2卷第584頁）

18. 馬克思在寫完關於李嘉圖學派瓦解的一章後，作了一個簡單的總括，把這一學派的瓦解概括為兩點加以說明。第一點是：“資本與勞動之間根據價值規律進行交換。”（第3卷第221頁）考茨基不知為什麼把“價值”換成“剩餘價值”^②，這是完全錯誤的。還不能不提俄文譯者的巨大錯誤。他把這個總括的開頭譯成這樣：“正如我們所看到的，李嘉圖學派的全部理論可以歸結為兩點。”可是，馬克思却是這樣寫的：“上面对李嘉圖學派的整個敘述表明，這個學派的瓦解可歸結為兩點。”^③可見，俄文譯者是把多么重要的地方給完全歪曲了。他把李嘉圖學派的學說歸為兩點，而這兩點，按照恩格斯的話說，恰好是使這一學派“復滅”的地方。

19. 考茨基在編馬克思的手稿時企圖緩和馬克思對資產階級經濟學家進行的致命批判。考茨基在他所編的《剩餘價值學說史》

① 考茨基版，第2卷，下冊，第376頁；考茨基版俄譯本，第245頁；參看中文版第2卷，第701頁。

② 同上書，第3卷，第280頁，第182頁；參看中文版第3卷，第271頁。

③ 原文是：“Die ganze Darstellung der Ricardo'schen Schule zeigt, wie sie sich auflöst in 2 Punkten.”

的第1卷的序言里写道：“我消除这些尖锐的话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们可以预料，马克思是不准备刊印这些话的（当时，譬如说，他骂某些经济学家是狗、无赖汉、恶棍，骂政府的官员是平庸的搥破烂的人等等）”。^① 马克思谈到“萨伊的胡说八道”，考茨基则说成是“萨伊的智慧英明”；马克思指的是“贪官污吏的收入”，考茨基则改成“官吏的收益”；马克思写的是“猪一样骯脏的贵妇”，考茨基则写成“夫人”；等等。考茨基企图用一般的字眼来偷换马克思在无情地批判资产阶级辩护士时所用的愤怒、激烈和辛辣的文字。

20. 在《剩余价值学说史》的旧的俄译本里，考茨基的错误看来由于译者带来错误而增多了，有时译者完全歪曲了马克思的原意。在这个译本里，有许多地方把那些正好是受马克思批判的观点说成是马克思的观点。关于俄译本的错误，上面已经谈到了一些。这里还要提出《剩余价值学说史》第二卷里的三个地方来谈谈。

（1）马克思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同其他商品（这些商品的价值同样超出它们的成本价格）不一样，农产品的价值并不因为资本的竞争而化为低于其价值的成本价格？”（第2卷第236页）俄文译者把“农产品的价值”译成“农产品的价格”，从而歪曲了马克思在这里所研究的问题的实质。马克思在这里是研究价值化为生产价格的过程。而俄译本则弄成是关于市场价格变动的問題。但是要知道，马克思在类似这样的情况下，总是设想市场价格是同生产价格一致的。

（2）马克思在关于级差地租那一章里谈到，“……如果……价格降得很多，以致于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等等都不得不按低于成本价格的价格来出售商品，那末，它们自然就会被迫地把自己的资本从生产中抽出来”。（第2卷第287页）俄文译者毫无根据地把“成本价格”（考茨基版里是“生产价格”）译成“生产费用”。但是

^① 考茨基版俄译本，第1卷，第13页；参看中文版第1卷，第10页。

要知道，对于資本家來說，給他带来平均利潤的生产价格，正好是衡量生产是否有利可图的尺度。

(3)也是在这一章里。馬克思写道：“任何超过第一部类的成本价格的市場价值，为第一部类提供与第一部类产品的市場价值减去成本价格的數量相等的利息”(第2卷第290頁)。俄文譯者根据根本不可理解的原因又把“成本价格”譯成“生产費用”。同时，他並沒有注意到，这句话的后半句与他所做的修改对不上口徑。要知道，利息是市場价值超出生产价格的那一部分，而不是市場价值超过生产費用的那一部分。

尽管上面所举出的考茨基和旧的俄譯文所犯的这些粗暴錯誤，还不能完全說明考茨基版本对手稿原文的全部歪曲，但却使我們对于考茨基在准备出版馬克思手稿而对手稿进行編写时所采用的錯誤方法，有了一个鮮明的概念。

(4)在对手稿正文的分章分节方面的錯誤。标题的錯誤。上面已經批判了考茨基版本中对《剩余价值学說史》的結構所进行的重要歪曲。現在还必须簡短地談談对手稿原文进行分章、分节以及給它标题的問題。

現在用不着来证明对手稿原文(絕大部分馬克思都沒有分段)进行正确的分篇、分章、分节，以及对这些篇、章、节加上正确的标题有多么重要。同时十分明显的是，把手稿的材料分成独立的各个部分应当根据馬克思本人在手稿封面上写的題目，以及馬克思在正文里所做的各个指示来进行。但是，所有这一切，正如上面所指出的，都被考茨基忽視了。

我們举考茨基版《剩余价值学說史》第一卷第二章“亚当·斯密和生产劳动的概念”作为例子。第二章前三节对材料的不正确的分法和錯誤的标题，已經暴露出考茨基版的这些缺点。关于斯密的这一章的第一节标题为：“他的劳动决定价值的定义”。給人一

种印象，似乎我们对价值下的定义与斯密下的定义是一致的。可是，馬克思却揭露了斯密对价值的定义的两重性（第1卷第36頁）。考茨基版的第二节（“剩余价值的起源”）論述了斯密的有科学价值的結論和他把利潤和利息看作工人劳动产品中的扣除的这种观点。第三节（“資本和地产是价值的来源”）已經談到斯密的由于他第二次对价值下的不正确的定义而产生的錯誤观点。馬克思的批判分析中的这一变化，考茨基無論在分材料还是在編題目时都完全沒有反映出来。斯密正确的东西和不正确的东西，他的观点中的科学成分和庸俗成分——所有这一切在考茨基版本里都混在一起，只能把讀者弄糊塗。^①

考茨基給关于斯密这一章的“附录”的头两节加上的标题是：“（1）对全部資本之分为工資和利潤問題的研究。問題的第一个提法”和“（2）对这一問題的进一步研究。問題的第二个提法。”可是在《剩余价值学說史》手稿里馬克思自己加的标题是：“研究如何才有可能用年利潤和年工資来购买一年中生产的商品（除开利潤和工資还包括不变資本）”（第1卷第75頁）。我們看到，考茨基在这里用自己的錯誤公式偷換了馬克思的公式。这些章节的标题所指出的，純粹是形式上的因素（“問題的第一个提法”，“問題的第二个提法”），而沒有提供任何綫索来理解馬克思对問題进行的研究。馬克思写的附带說明的最后部分（他在这里指出了解决問題的途徑），考茨基沒有把它分出来作为单独的一章（見第1卷第75、94、108頁）。

考茨基在許多地方（特別是在第1卷）把經濟學家的名字作为标题而不作任何进一步的說明。这种标题对讀者什么也沒有說明，同时也沒有揭示出馬克思所批判的观点的階級含义。

至于考茨基打算在其中指出馬克思所批判的观点的內容的那

^① 參看馬克思：《剩余价值学說史》，俄文版，第1卷，第3章，第2—8节的标题。

些标题，則是客观主义的，沒有感情的（“亚当·斯密和生产劳动的概念”、“李嘉图对价值的理解”、“李嘉图关于剩余价值的概念”、“利潤率”等等）。考茨基把斯密和李嘉图观点中的庸俗的东西冲淡了，可是，要理解馬克思在政治經济学中完成的伟大革命变革，就必须注意到事情的这一方面。闡明资产阶级的古典政治經济学家的功績，必須同时清楚地看到馬克思的学說与资产阶级經济学家（甚至是最杰出的經济学家）的学說之間的分水岭。

考茨基在他所編的《剩余价值学說史》第三卷的“馬尔薩斯”一章里标上一些极其模糊不清的标题：“价值与剩余价值”、“可变資本与积累”；用經济学家的名字作标题而沒有任何进一步的說明。在关于拉姆賽、舍尔比利埃和理查·琼斯等章里，考茨基編了这样一些标题：“資本是历史范畴”、“不变資本与可变資本”、“資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性质”、“生产方式与生产力”，它們可能引起一种錯觉，似乎在这些资产阶级經济学家的学說里，已經具有馬克思主义政治經济学的某些成分了。

三、《剩余价值学說史》的出版在 20 世紀

初期馬克思主义著作中的反映

（魯·希法亭、罗·卢森堡、格·瓦·普列汉諾夫）

《剩余价值学說史》的出版在当时的馬克思主义著作中得到了热烈的欢迎。但是，除了对考茨基所編的《剩余价值学說史》普遍給以热烈評价外，同时，无论对这个版本本身或是关于考茨基对馬克思手稿的解释，都提出了一些批評意見。

在 1911 年的《新时代》杂志上发表了魯·希法亭的評論。希法亭对考茨基准备出版《剩余价值学說史》的工作总的評价很高，同时实际上也认为，考茨基的版本沒有忠实地反映馬克思的著作。希

法亭写道：“不能不表示自己的願望，希望馬克思的經濟學手稿能够按其最初的形式和完整地得到科学的研究。因为，尽管出版人怎样采取批判的态度，然而这种工作仍不能完全避免主观的見解。整理材料、不可避免的删除和增补，使得我們得到的著作已經不是馬克思本人的著作了。但是，完整地了解馬克思的思想过程却是异常重要的。”^①

对考茨基所編的《剩余价值学說史》做出这种評論的这个人，同考茨基本是属于同一陣营的，而且对考茨基无疑地是极其友好的，因而这一評論對我們來說，是寶貴的見证。在这里，与考茨基对待《剩余价值学說史》手稿的态度，有着原則性的差別，考茨基在手稿里只看到一片“混乱”，并把手稿里“一切能删掉的东西”都删掉了。

罗·卢森堡对考茨基所編的《剩余价值学說史》的第一卷的反映，對我們也同样有巨大的益处。卢森堡的評論刊登在柏林的社会民主党人机关报《前进报》（1905年第7号）上，笔調是极其热烈的，这在相当程度上都是出于对馬克思这一优秀著作的出版所抱有的自然的愉快心情。卢森堡不自觉地将对馬克思手稿的尊敬，轉到了这个版本身上。但是，即使在这篇評論中也还存在着与考茨基立場的本质上的区别。

罗·卢森堡坚决地強調指出馬克思手稿中理論上的附帶說明的重要性。卢森堡研究了馬克思手稿里那些对社会資本的流通和再生产問題进行分析的附帶說明之后指出：“考茨基在序言里忙于道歉，因为他在这里並沒有删去那些重复馬克思在他的其他著作中已經談到过的評論……然而，我們應該感謝考茨基詳細审閱并出版了正是这一卷的大量附录。”

在这里我們看到对待馬克思手稿里的理論插話的完全另外一

^① 《新时代》，1911年7月28日。

种态度。我們記得，正是由于有許多理論附帶說明，才使考茨基得出這樣的結論：《剩餘價值學說史》不是《資本論》的第四卷。與此相反，羅·盧森堡毅然斷定：“剛出版的《政治經濟學史》完成了《資本論》，並從而完成了馬克思在科學地批判資產階級社會方面的整個著作。”

至於說到理論的附帶說明，羅·盧森堡公正地指出，這些理論的附帶說明，“貫穿了馬克思研究的过程本身”，这个过程“已經具有現存的形式，演繹構成的形式”，例如在《資本論》第二卷里就是這樣。（指馬克思關於再生產的理論）

在關於《剩餘價值學說史》的歷史意義、關於它在無產階級階級鬥爭中的地位等問題上，考茨基同羅·盧森堡的觀點有着根本的分歧。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考茨基首先注意的是“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中有思想的分子”。羅·盧森堡則相反，他指出：“這部著作……不僅是頭等的科學著作，而且是歷史上的重大事件，這種事件，也許只有聯系到工人政黨的歷史鬥爭，而且也只有從這一鬥爭來看，才能得到應有的評價。”

羅·盧森堡繼續寫道：“我們不能……同意考茨基的樂觀主義的意見，因為他在自己的序言里談到，他現在期待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轉向更深刻地和更有效地研究各個古典學派……。馬克思的新著作，以其全部偉大意義和革命精神，只能從戰鬥中的無產階級身上取得生命力。”

羅·盧森堡最後說：馬克思的著作“應當在黨員中成為重新勤奮學習理論的起點。”

我們看到，羅莎·盧森堡對《剩餘價值學說史》的革命意義所作的真正馬克思主義的評價，它的面向工人階級及其政黨的方向，同考茨基的實質上是機會主義的立場沒有任何共同之處。

普列漢諾夫、即《剩餘價值學說史》最初的俄譯本的第1卷的

編者，他對《剩餘價值學說史》的解釋，與考茨基的立場也有重大的分歧。考茨基在前面所引的信里通知說，考茨基出版《剩餘價值學說史》沒有把它當作《資本論》的第四卷，而是把它當作“一本獨立的著作”，普列漢諾夫在回答這封信時似乎是贊同這種觀點。他在1904年9月28日給考茨基的信里寫道：“您可以相信，作為《資本論》第四卷（使用這個不合适的術語）譯本的編者，我盡了一切力量，以便使馬克思的思想或風格都不致於受到歪曲。”^①但是，普列漢諾夫在《剩餘價值學說史》第一卷俄譯本的序言里繼續把這一著作稱作《資本論》第四卷^②。

考茨基認為《剩餘價值學說史》的使命在於提高古典政治經濟學，實際上是抹殺了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中完成的、而且正好是在《剩餘價值學說史》里鮮明地表現出來的革命變革。與此相反，普列漢諾夫在他的序言里強調指出了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中完成的質的飛躍。普列漢諾夫寫道：“只要比較《國民財富》和《資本論》就可以看出，那種在亞當·斯密那里已經看到的對剩餘價值的本質和起源的正確觀點的萌芽，在馬克思這裡得到了多么嚴整的發展……。毫無疑問，樹木‘繼承了’它從其中生長出來的那顆種子，但是，經過整個的而且是非常複雜的發展過程之後，樹木就與種子分離而獨立了。關於馬克思學說與斯密學說的關係，也應當這樣來看待：因為，毫無疑問，前者‘繼承了’後者；但是，前者經過豐富的發展過程而與後者分離了，而科學的這一發展主要應歸功於馬克思。”

考茨基用自己所編的《剩餘價值學說史》來向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呼喚，與此相反，普列漢諾夫則公正地指出《剩餘價值學說史》在开展對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批判中所應起的作用。普列漢諾夫

① 《勞動解放社》，文集，第6冊，莫斯科列寧格勒版，1928年，第268頁。

② 考茨基版俄譯本，第1卷，第6—7頁。

写道：“应当根据馬克思对現代經濟学家之父的批判来批判現代的政治經濟学派別。馬克思的‘Theorien’（“理論”）是这方面的取之不尽的泉源。”^①

总之，我們看到，魯·希法亭、罗·卢森堡和格·瓦·普列汉諾夫在解释《剩余价值学說史》及其在无产階級的階級斗争中的地位方面，与考茨基的观点有着重大的分歧。但是，对考茨基的解释和他所編的《剩余价值学說史》进行最彻底的批判，只有在苏維埃时代才有可能。因为，在这个时代人們才完全意識到有必要重新真正科学地出版馬克思的这一著作。

四、弗·伊·列宁对《剩余价值学說史》的运用

弗·伊·列宁极其广泛地运用了《剩余价值学說史》里的非常丰富的材料，而这也是不容許对馬克思手稿做任何删除的一个根据。

列宁最初提到《剩余价值学說史》是在这一著作还没有出版的时候。那时，列宁根据恩格斯在《資本論》第二卷的序言里的指示，把《剩余价值学說史》称作《資本論》第四卷^②。在考茨基所編的《剩余价值学說史》（当时列宁能利用的只有这一个版本）出版以后，他更多地直接提到《剩余价值学說史》，但并不总是这样談。有的地方，列宁提到引自“第四卷（《剩余价值学說史》）某一頁”，而在另外的地方又把《剩余价值学說史》当作考茨基編的《資本論》第四卷的手稿来談。^③ 弗·伊·列宁在1907年12月初給米·謝·克德罗

① 摘自瓦·車尔尼曉夫，《李嘉图与馬克思》，1925年版，第6頁。

②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9—10頁，第4卷，第62頁。

③ 同上书，第15卷，第225頁，第21卷，第64頁。

夫的信里談到自己打算写一部有关土地問題的巨大著作，“参考《資本論》第四卷或《剩余价值学說史》”。^①这对我們來說是重要的证据，证明列宁把《剩余价值学說史》当作《資本論》的第四卷。

《剩余价值学說史》很好地证实了弗·伊·列宁还在这一著作沒有出版以前就提出的某些重要理論原則。例如，列宁在他于1908年写成的《評經濟浪漫主义》一书的第1章补遺中指出，在这部著作中对西斯蒙第的評價，“在1905年出版的馬克思《剩余价值学說史》第2卷的一段評論中完全得到了证实”^②。

列宁在《再論实现論問題》一文中說，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第49章里对李嘉图的評論，是关于还没有出版的《資本論》第四卷的^③。在这里，問題不仅在于，列宁是正确的，而且所說的那个地方确实包含在《剩余价值学說史》里。問題还在于，《剩余价值学說史》的材料在这里也证实了列宁对司徒卢威的批評也是正确的。馬克思在《剩余价值学說史》里写道：“李嘉图显然同意斯密的观点，即年产品的总价值归結为收入”（第2卷第428頁）。

弗·伊·列宁在对《土地問題和‘馬克思的批評家’》一文的新版的注释里指出：《剩余价值学說史》里馬克思对絕對地租問題的解釋，证实他就資本主义农业“特別关于两种垄断”的說明^④是正确的。

这些例子清楚地表明，弗·伊·列宁对馬克思主义理論的发展，是如何地符合于馬克思的經濟学說的本质的。

考茨基把《剩余价值学說史》隱藏了好多年，在自己的《土地問題》这一著作中一个字也沒有提到《剩余价值学說史》，弗·伊·列

①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6卷，第140頁。

② 同上书，第2卷，第171—172頁。

③ 參看同上书，第4卷，第62頁。

④ 同上书，第5卷，第104頁。

宁則同他相反，立即广泛地利用《剩余价值学說史》的材料，首先是在就土地問題上同修正主义进行的斗争中利用这些材料。弗·伊·列宁引证《剩余价值学說史》来批判修正主义者特別抓住的土地肥力递减“規律”^①。他引用《剩余价值学說史》的材料来駁斥彼·馬斯洛夫关于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中发展的絕對地租理論里的矛盾的荒謬命題^②，并且因而強調指出，在《剩余价值学說史》里，“馬克思极其清楚地闡明絕對地租的理論”^③。最后，弗·伊·列宁在同考茨基本人的斗争中利用《剩余价值学說史》，因为考茨基背叛了馬克思主义，“忘記了”“土地国有化正是彻底的資产阶级的口号”^④。

弗·伊·列宁利用了《剩余价值学說史》，同《資本論》第三卷在地租理論方面所談到的一切新的东西进行比較。这里有关于資本主义条件下土地国有化的問題（这种国有化构成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土地綱領的重要部分），有关于包含在絕對地租中的价格的垄断性质的問題，关于絕對地租的历史性质的問題，关于用資本主义生产方式来改造前資本主义农业形式的問題。（这最后一个問題，由于俄国农业中可能有两种資本主义发展的途徑而对俄国有特別重要的意义。因此，馬克思对維護农业中落后的“普魯士”資本主义形式的洛貝尔图斯“朋麦尔地主”的批判，对列宁是这样地重要。）

弗·伊·列宁不止一次地說明馬克思在《剩余价值学說史》中的論断是“非常深刻的”、“极其清楚的”等等。

简单地列举弗·伊·列宁所因而引用《剩余价值学說史》的材

①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165頁；第21卷，第48頁。

② 同上书，第13卷，第277—278頁。

③ 同上书，第15卷，第143、222—223頁。

④ 同上书，第28卷，第293頁。

料的那些問題（這些問題在本書第四章里將加以研究）可以表明，《剩餘價值學說史》中關於地租的全部基本內容，列寧在他關於土地問題的著作中已經研究和利用過了。弗·伊·列寧創造性地實現了羅·盧森堡的理想：把《剩餘價值學說史》列入了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的革命鬥爭的共同事業中。

五、《剩餘價值學說史》與蘇聯的經濟學。

《剩餘價值學說史》的科學版本。這個版本在國際上的傳布

蘇聯的經濟科學無疑是研究並宣傳《剩餘價值學說史》的主导力量。在革命前的著作中，如果不把弗·伊·列寧的著作計算在內，幾乎沒有一部著作提到過《剩餘價值學說史》。甚至像1918年出版的弗·梅林的《卡爾·馬克思及其生平》這樣的重要著作，也沒有提到《剩餘價值學說史》，儘管其中專門有一章是談《資本論》的。

蘇聯的經濟科學立即把《剩餘價值學說史》當作研究政治經濟學歷史的基石。只要舉出在蘇聯流傳很廣的羅森堡寫的《政治經濟學史》（1934—1936年第一版）就夠了。而後來在這方面出版的一些著作也充分說明了這個問題。

還在30年代，馬克思列寧主義研究院就在研究院文庫所保存的馬克思的真正手稿的基礎上開始了準備編寫《剩餘價值學說史》的科學版本的籌備工作。

1935年《無產階級革命》雜誌發表了阿·列昂節夫和里·謝加利寫的一篇文章。這篇文章對考茨基的版本進行了批判，並擬定了編寫《剩餘價值學說史》新版本的原則。它正確地提出了“第一次科學地”、“按作者原來所寫的那樣”來出版馬克思的手稿的任

务。列昂节夫和謝加利正确地指出了必須把馬克思的手稿正文分篇分章。他們批評考茨基把《剩余价值学說史》的術語現代化，正确地写道：翻譯应当“反映出馬克思的經濟學範疇的制定过程”^①。

1941年出版并在1948年再版的阿·列昂节夫主編的卡·馬克思的《积累理論》的《剩余价值学說史》的小部分手稿，是試圖出版《剩余价值学說史》新版本的第1次嘗試。

应当指出，这第1次試圖出版《剩余价值学說史》科学版本的嘗試是不成功的。首先，出版物的名称就使得讀者迷惑不解。因为，《剩余价值学說史》这一章的內容是批判大卫·李嘉图的积累理論，而不是正面叙述馬克思的理論的原理。在1861—1863年手稿第13册的封面，馬克思把上面談到的这一章的标题規定为：“李嘉图的积累理論。对它的批判。从資本的主要形式中引出的危机”（第1卷第4頁）。出版物的标题也应当是这样的。

阿·列昂节夫出版的这一部分手稿，沒有分章分节，这是同他自己在1935年写的文章中所規定的原則相矛盾的，并且給讀者在掌握材料方面带来极大的困难。（在《剩余价值学說史》的新版本里，这一部分分成十五节）

阿·列昂节夫在他的出版物的“序言”里不正确地指出，《剩余价值学說史》的材料，包括在1861—1863年手稿第6—15册里了（恩格斯在《資本論》第二卷序言里評論这个問題时，还没有来得及讀完1861—1863年手稿的全部23册）。实际上，《剩余价值学說史》的正文基本上是在第18册里結束的，而个别的历史性的批判性短評和意見在第20—23册里也有。

“序言”虽然也說“本书譯自馬克思手稿”^②，然而这本书的譯文有許多地方都重犯了考茨基版俄譯本的錯誤。此外，列昂节夫

① 《无产階級革命》杂志，1935年第5期，第81、92—93頁。

② 馬克思，《积累理論》，苏联国家政治書籍出版社，1948年，第5頁。

出版的这本书还有不少在旧俄譯本里所沒有的翻譯上的錯誤。在这里只举出三个例子。

在阿·列昂节夫主編的卡·馬克思的《积累理論》的第32頁上写道：“但是，如果是指总的盈利(den allgemeinen Profit)，則十分明显，如果生产作为补偿固定資本的因素的生产者不向生活資料的生产者购买他們的生活資料，那末，生活資料的生产者就不能为补偿机器和原料而购买……”在这里，“总的盈利”这个絕對不能理解的術語是从考茨基那里借用来的，而在馬克思的手稿里却是“den allgemeinen Prozess”（“整个过程”）。

在《积累理論》的第81頁上写道：“但是，因为資本主义生产可能只是在一定范围里和在一定条件下受到束縛，所以說，如果它应当在所有的范围里同时而均衡地发展，那末資本主义生产根本是不可能的。”可是，馬克思的手稿里所写的却正好相反：“Da aber die kapitalistische Produktion sich nur in gewissen Sphären, unter gegebenen Bedingungen, Zügel schießen lassen kann”。——“但是，因为在一定时期存在的条件下，資本主义生产只有在某些个别的范围里可以任意地无阻碍地发展”（第2卷第537頁）。馬克思写的是“无阻碍地发展”，而列昂节夫却写成“受束縛”。

关于翻譯中的巨大錯誤还可以举一个例子。在《积累理論》的第89頁上写道：“新机器的发明、技术的革新、更好地分工、新市場的开辟（在那里可能出现更为有利的交换）——所有这一切可能使同样多的人在同样的社会条件下比他們在另外的社会条件下生产出多一两倍的財富、‘必需品、舒适和安乐’。但是，它們并不会因此而給价值增添些什么（很自然，因为它們过去的劳动在很大程度上进入新的再生产）……”

整个这一段，除了括弧里写的，都是引自李嘉图的話，而括弧里的話則是馬克思对这一段引文作的批判性評語。馬克思写道：

“Allerdings, indem ihre vergangne Arbeit in viel grössrem Maßstab in die neue Reproduktion eingeht”。——“必然会增添，因为它们过去的劳动在极大范围里进入新的再生产”（第2卷第543頁）。馬克思在这里是同李嘉图进行辯論，可是在列昂节夫的版本里却写成馬克思同意李嘉图的观点，实际上也就是同意李嘉图所贊同的“斯密信条”（应当指出，旧的俄譯本这个地方是譯得正确的）。

因此，列昂节夫編摘出版的一部分《剩余价值学說史》手稿，不能作为本来应当是准备編写科学版本的基础的范例。

《剩余价值学說史》的科学版本在1954—1961年完成了，它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多年准备工作的成果。在这里首先应当談談对卡·馬克思經济学手稿的研究工作和系統化，还应当談談研究院已故的科学工作人員普·列·維列尔和今天还健在的尼·伊·涅波姆尼亚什婭对手稿的解释。我們已經知道，恩格斯曾經因为只有他一人能够識別馬克思的笔迹而感到很担忧。研究院的科学工作者的巨大功績，是他們精細地研究了馬克思的笔迹，結果現在把馬克思的全部手稿讀完了，十分詳細地从第一行到最后一行对它作了比較忠实的解释。这就創造了可以直接进行准备科学版本的工作的基础。

《剩余价值学說史》的新版本由苏共中央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科学工作者弗·卡·布魯斯林斯基和伊·伊·普列伊斯整理出版，就其特征和原則方針來說，都与考茨基的版本有根本的區別。对新版本的詳細說明包括在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所写的“序言”里^①。这里只簡要地談談这个版本的基本原則和所根据的前提。

^① 另外參看弗·布魯斯林斯基、伊·普列伊斯：《关于卡·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說史〉科学版本的准备工作》（《經濟問題》，1950年，第9期）。

(1)新版所根据的前提是,《剩余价值学說史》手稿(以及第20—23册中对它的历史批判概观)是《資本論》第四册或第四卷的最初的和唯一的草稿。这一前提的事实根据在本书第一章里已經談过了。

(2)因而《剩余价值学說史》手稿的結構无非就是——至少基本上是《資本論》第四卷的結構,因为結構起源于它的内容(这一条的根据是本书第三章論证的对象)。因此,《剩余价值学說史》新版本的結構完全符合于馬克思手稿的結構。

(3)《剩余价值学說史》新版本里对手稿正文章节的分法,严格遵照着馬克思在为手稿所加的标题(第1卷第3—5頁)以及在手稿个别地方表现出来的原則。

(4)在給每一章每一节加标题时,采用了馬克思給《剩余价值学說史》所加的标题、馬克思所作的《資本論》第一卷和第三卷計劃中的标题,以及手稿正文本身的不多的标题。但是,《剩余价值学說史》新版本里的大部分标题都是由整理人在尽量利用手稿原文的情况下加上去的^①。这些标题将帮助讀者理解《剩余价值学說史》的内容的內在联系,以及从一个問題轉向另一个問題的內在联系;它們会使讀者注意每一章节的最本质的东西。

(5)手稿的俄譯文是完全重新翻譯的。翻譯中采用了列宁的术语,而《剩余价值学說史》中那些曾經由列宁在他的著作里引用过的段落,則采用列宁的譯文(只要列宁所利用的考茨基版本的正文符合于手稿的正文)。

馬克思所引的亚当·斯密、李嘉图以及其他經濟学家著作中的引文,也重新翻譯过了。(因此,在《剩余价值学說史》新版中,馬克思所用引文的譯文有很多地方与这些著作現有俄文本的譯文,

^① 由編者加的标题也像所有由編者加上的东西那样,用方括弧括起来,以便易于与馬克思加的标题相区别。因此,如果碰上馬克思用的方括弧,則用圓括弧。

差別很大。)如果馬克思在引证时是采取縮写和轉述的方式,那末这些引文則按照馬克思所写的那样翻譯。

(6)在《剩余价值学說史》新版本里,保留了1861—1863年手稿所用的術語的特点,这些特点反映了馬克思学說发展中的一定历史阶段^①。

(7)《剩余价值学說史》手稿的正文,除馬克思自己划掉的以外,在新版本里全部印出来了^②。

新版本中对手稿主要正文的編排作了不多的挪动,这是根据馬克思的直接提示^③。为了不致破坏主要正文的叙述的联貫性,所有关于《剩余价值学說史》的补充的历史批判性附带說明,都作为附录分別附在新版本的三卷后面。

(8)手稿中明显的笔誤在譯成俄文时都作了改正,而对这一点通常在注释里沒有专门談到。在准备《剩余价值学說史》新版本的过程中,列了一张《卡·馬克思(剩余价值学說史)手稿笔誤更正一覽表》。每一个哪怕是极小的更正,都登进一覽表里,而且附上更正的根据。在新版本《剩余价值学說史》整个三卷里,对馬克思的手稿一共作了将近1,200条更正。这些笔誤中絕大多数是純粹技术性的,更正的必要是十分明显的。大部分錯誤是关于統計、引文、所引著作的頁碼、手稿頁碼、所引著作的名称,及其出版的日期等等。但是也有这样的錯誤,只有仔細地研究了手稿的这个地方,并把它与其他地方对照,深入理解馬克思正文的思想之后,才认为一定有必要更正这些錯誤。

为了使讀者对于闡明《剩余价值学說史》手稿中某些笔誤这一工作的性质有一个概念,我們現在只举出一个例子来看。

① 参看《剩余价值学說史》,俄文版,第1卷注35和第2卷注73、77、84。

② 参看同上书注74和第2卷注15。

③ 参看同上书注20、52、56、63、66和第2卷注24、30、41、92—94、116。

在手稿中关于安德森—李嘉图地租理論发展的历史条件这一章里写道：“Daher bei Anderson durchaus keine Verbindung des von ihm entdeckten Gesetzes mit einer abnehmenden productivity of agriculture oder normalen [bei Ricardo einer unnatürlichen] Verteuerung des Produkts”。在新版本《剩余价值学說史》里（第2卷第299頁）^①，方括弧里的“李嘉图”这个字换成“安德森”，于是整个这句话就成为：“……安德森从来没有把他发现的规律同农业的日益降低的劳动生产率联系起来，也没有同正常上涨的产品价格联系起来（在安德森看来，价格的这种上涨是某种不自然的现象）。李嘉图却明确地把它們联系起来了”。做出这一修改的根据是这样的。

方括弧里的不可理解的說法会使人觉得这里是弄錯了，或者是“Ricardo”写錯了，或者是“unnatürlichen”写錯了。如果“Ricardo”这个字沒有写錯，那末就要改正“unnatürlichen”这个字，把它改成“natürlichen”。因为李嘉图认为农产品价格的上涨是完全“自然的”，沒有受到国家的任何干涉的一个过程。同时李嘉图认为由生产的最高費用所决定的农产品价格也是“自然的”。

但是，这样的改正却破坏了这一片断里馬克思思想的进程。从上下文可以看出，方括弧里那句话应该同括弧前面“normalen”这个字相对照（“normalen”这个字在这里的意思与“natürlichen”相同）。如果把方括弧里的“unnatürlichen”换成“natürlichen”，那就没有什么对比了。

于是只剩下一種設想：写錯的是“Ricardo”这个字。这种設想的論据是：把“Ricardo”换成“Anderson”以后，这整个句子的意思就非常清楚了。在安德森这一派看来，級差地租的上涨同粮食价

① 考茨基干脆把方括弧里的字删掉了。

格的上涨沒有联系。地租在粮食价格下跌的情况下也可能上涨，而这种下跌是由农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所决定的。安德森认为，粮食法令就是要“保证农业均衡的发展”和与这个过程相适应的粮食价格的降低，因此，他认为，取消这些法令是造成粮食价格提高的原因（第2卷第107—109、229—231頁）。所有这一切可以得出一个結論，农产品价格的上涨，在安德森看来是“某种不自然的現象”。

对馬克思手稿笔迹的每一个怀疑，都要經過这样仔細的研究工作；由于进行了这种意义上的“辨認”工作，新版本的《剩余价值学說史》的正文讀起来并不比《資本論》第二卷或第三卷更困难。

（9）《剩余价值学說史》手稿由于是草稿性质的，以及因此而产生的簡练的风格，使得有必要由編者作出一些增补以解释正文的意思。这些增补都用方括弧括上。

（10）新版本《剩余价值学說史》附有科学参考資料，包括著作索引、人名索引和注释。除了所引证和提到的著作的索引以外，新版本里还有馬克思引证过的著作的重要俄譯本的索引，而在正文的方括弧里則注上有关著作的流传最广的俄譯本的頁碼。著作索引和人名索引使我們对馬克思透彻批判过的范围不很大的资产阶級經济学家們有一个清晰的概念。

注释的目的是在解释手稿中最难的地方，注出手稿中最重要的挪动的地方，帶有資料的性质，并揭示出《剩余价值学說史》同《資本論》前三卷以及馬克思其他著作之間的联系，解释不常用的一些术语等。

新版本《剩余价值学說史》所遵循的基本原则就是这样。可以断言，对于任何著作的科学版本來說，这样的原則都是必要的。

新版本《剩余价值学說史》的整理人在宣传新版本出版方面进

行了巨大的工作^①。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用原文出版了苏联新版本《剩余价值学說史》，这对传播《剩余价值学說史》有特殊意义^②。这立即会使新版本《剩余价值学說史》在许多国家里得到出版。

指出下述事实是十分令人愉快的，即在经济学說史的教科书里，已经有专门的章节来阐述作为《资本論》第四卷的《剩余价值学說史》了^③。

由于《剩余价值学說史》科学版本的出版，整个四卷《资本論》将成为讀者的财富。《资本論》的前三卷曾經是从德国介绍到我国的。而现在，我們却能够为《资本論》第四卷的科学版本是首先在苏維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出版而感到自豪。

① 見伊·普列伊斯：《卡尔·馬克思的伟大历史批判性著作》，为《剩余价值学說史》第1卷的出版而作（《經濟問題》，1954年，第8期）；弗·卡·布魯斯林斯基：《剩余价值学說史》（《苏联大百科全书》，第2版，第42卷）；弗·布魯斯林斯基：《卡尔·馬克思〈剩余价值学說史〉新版本》（《共产党人》，1961年，第8期）。

② Marx, Karl. Theorien über den Mehrwert (Vierter Band des "Kapitals"). Die deutsche Ausgabe entspricht der vom Institut für Marxismus-Leninismus beim ZK der KPdSU besorgten russischen Ausgabe, t. 1—3. Berlin, Dietz, 1956—1962.

③ 例如 H. K. 卡拉达也夫和 M. H. 雷金娜：《经济学說史》（从馬克思主义产生到伟大十月革命），（讲义），1961年版。

第三章

《剩余价值学說史》是 《資本論》的第四卷

一、《剩余价值学說史》是卡·馬克思 的《資本論》的必要完成

我們今天所見到的卡·馬克思《資本論》的結構遠非一下子形成的。馬克思在寫作他的主要經濟著作（這部著作實際上延續了40年）的過程中，逐步地改變並完善了《資本論》的結構，不過當時還沒有最終得出那最好地反映出馬克思經濟學說全部豐富內容的四卷本的結構（《資本論》分為四卷）。

馬克思在《資本論》結構方面所進行的工作分幾個階段。但是，馬克思一開始就不變地把整個著作分為兩個主要部分：對“對象進行正面敘述”的理論部分；“帶有大部分歷史性質”的部分^①。

1858年馬克思在給拉薩爾的信中比較詳細地制定了自己經濟著作的計劃。根據這一計劃，整個著作的理論部分被分成六冊^②。馬克思接着寫道：“但總的說來，政治經濟學和社會主義的批判和歷史應當成為另一著作的對象。最後，對經濟範疇或經濟關係的發展的簡要的歷史概述應當構成第三部著作”^③。可見，馬克思在

① 馬克思、恩格斯：《〈資本論〉書信集》，第8頁。

② 這一計劃的詳細方案在第1章里已引過了。

③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29卷，第449頁。

这个时期也是打算把自己的著作分为理論部分和历史部分，同时历史部分又应当分为两部：政治經濟学历史以及經濟范疇和經濟关系的发展的历史。

在馬克思 1859 年 2 月 1 日寄給魏德迈的《政治經濟学批判》第一分册的詳細計劃中，历史附帶說明都放在有关章节的結束部分（关于“商品”那一章有“論商品分析的历史”，关于“价值尺度”那一节有“貨幣計量单位的理論”，关于“貴金属”一节有“流通手段和貨幣的理論”）。1859 年出版的《政治經濟学批判》第一分册就是这样的。

这种按照自己著作的理論分章来分布历史批判性材料的想法，在馬克思写作 1861—1863 年手稿（第 1 卷第 399—401 頁）的整个时期里实现了。只是在 1863 年 8 月馬克思才第一次又回到他最初的計劃——把自己著作的历史部分作为《資本論》的单独一卷。从此，馬克思就把《剩余价值学說史》手稿当作《資本論》第四卷，即最后一卷的最初草稿。

根据上面談到的这些情况可以得出結論：馬克思在写作《資本論》的各个阶段，都一直不变地打算用历史（或者像馬克思所称呼的那样，叫作“历史批判”、“历史文献”）部分来补充自己研究的理論部分。

关于《資本論》邏輯結構的問題，是同馬克思的研究方法、認識資本主义現实的方法有密切联系的。

馬克思在 1857—1858 年經濟手稿的“导言”里，說明科学的研究方法就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这种方法在思維中导致通过从普遍的抽象規定上升到具体的再現。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过程，具有一个相反的过程——从表象中的具体到最简单的抽象規定——作为自己的前提。因此，这个方法是唯物主义的方法，因为具体的規定在这里并不仅仅表现为研究的結果，而且还表现为

研究的起点。馬克思着重指出，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是掌握具体的方法，但“决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①。

馬克思經濟學說的起点是資本主义现实本身。弗·伊·列宁指出过：《資本論》提供了“資本主义的历史和对于概述資本主义历史的那些概念的分析”②。資本主义的历史、資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历史，这就是馬克思理論的泉源。馬克思在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学的历史里找到了这一历史的反映。恩格斯写道：“政治經濟学文献的历史发展就提供了批判所能遵循的自然綫索，而且，整个說来，經濟范畴出現的順序同他們在邏輯发展中的順序也是一样的……因为这正是跟随着现实的发展”③。

当然，經濟学的发展远不能同經濟现实本身的发展相一致。它有它自己独具的特点，这些特点使馬克思在他的《政治經濟学批判》一书中有根据做出这样的評論：“科学和其他建筑师不同，它不仅画出空中樓閣，而且在打下基地之前就造起大厦的各层住室。”④但是，科学的曲折而矛盾的发展并不妨碍政治經濟学說史这样或那样地反映出社会經濟发展的历史。它只要求加倍地批判性地分析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学的历史。

馬克思在1868年7月11日給庫格曼的信中的一段，可以证明科学的发展反映經濟现实的发展：“……理論的历史确实证明，对价值关系的理解始終是一样的，只是有时比較清楚，有时比較模糊，有时掺杂着較多的錯觉，有时包含着較多的科学的明确性。因为思維过程本身是从一定的关系中生长起来的，本身是一个自然过程，所以真正能达到理解的思維只能是一样的，而且只是逐渐地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2卷，第751頁。

② 列宁：《哲学筆記》，中文版，第24頁。

③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532頁。

④ 同上书，第47頁。

随着发展的成熟程度(其中也包括思维器官发展的成熟程度)区别开来。”^①不言而喻,马克思在这里是指古典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它的代表人物具有“真正能达到理解的思维”。

之所以必须把历史地批判性的研究工作当作马克思创立经济学说的起点,这也许是因为理论及其所根据的前提需要通过理论的历史再现来加以论证。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写道:“当然,叙述的方法,必须在形式上同研究的方法相区别。研究必须详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不同的发展形态,并探寻出这各种形态的内部联系。只有在完成这种工作之后,实际的运动方才能够适当地叙述出来。不过,这层一经做到,材料的生命一经观念地反映出来,看起来我们就好像是处理一个先验的结构了。”^②这种掌握材料、分析其发展的各种不同形式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也就是历史地批判性地分析科学的发展,即理论的历史地再现。

批判地分析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历史还表明,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不是在空地上生长出来的,它克服了那些使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困惑不解的矛盾,它解答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个进程所提出的那些问题。这同样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正确性的最重要的历史证明。

此外,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过程,它本身也是真正历史过程的反映:“……从最简单上升到复杂这个抽象思维的进程符合现实的历史过程”。^③这就是说,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过程在这种上升的每个阶段上都要以历史的证明为前提,也就是以历史的进程来证明这一过程的正确性(以及以科学的历史来反映历史的发展)。

政治经济学的历史,正如同它再现在《剩余价值学说史》里那

① 《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中文版,第223页。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XXII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2卷,第753页。

样,(基本上)反映出馬克思的剩余价值的理論的发展。当然,如果談到叙述的形式,那末,馬克思在《剩余价值学說史》里照例每一次都是从比較具体的范疇深入到比較抽象的、表現了資本主义生产方式实质的范疇。但是,不这样就不行,因为馬克思在叙述过程中每一次都不得不撇开这个或那个资产阶級經濟学家,而沒有一个资产阶級經濟学家能够抽象出純粹的剩余价值的范疇。实际上在《剩余价值学說史》里也有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地方,就像在《資本論》的前三卷中那样,只不过是历史观点把它們总合起来罢了。

正如我們下面将看到的,《剩余价值学說史》第一卷里历史地批判性的分析,基本上是圍繞着劳动和資本之間的交換(根据价值規律)进行的。这与《資本論》第一卷里对价值、主要是剩余价值的分析是一致的。这一分析通过对资产阶級經濟学家想描写整个資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企图的研究而在《剩余价值学說史》第一卷里得到了完成。在《剩余价值学說史》第二卷和第三卷里,研究的主要是有关剩余价值与利潤之間的区别、一般利潤率的形成、价值与生产价格之間的关系等問題。这同《資本論》第三卷里的从剩余价值到利潤、从利潤到平均利潤、从价值到生产价格等是一致的。最后,《剩余价值学說史》第三卷对资产阶級政治經濟学庸俗化过程的研究,同《資本論》第三卷最后一篇对庸俗政治經濟学的批判是一致的。

必須着重指出这样一种情况,《剩余价值学說史》的結構同《資本論》前三卷的結構只在基本上相符的。实际上,《資本論》第一卷所研究的問題不仅在《剩余价值学說史》第一卷,而且在第二卷、第三卷里都得到了反映。例如,在《学說史》第二卷第十章里,馬克思研究了李嘉图学說的基本原理即劳动時間决定价值的原理,李嘉图在絕對价值和相对价值問題上混淆不清,以及李嘉图对价值形式不理解等問題。在第十五章里馬克思研究了在李嘉图的原理中沒有解决劳动交換为資本的問題,李嘉图混淆了劳动和劳动力,

李嘉图沒有分析剩余价值的来源等。在第十八章里馬克思着重研究了对机器的資本主义使用問題。在《剩余价值学說史》第三卷里，几乎每一章都研究了《資本論》第一卷里研究的像价值理論、不变資本和可变資本、工資等这样的問題。最后，不論是在《剩余价值学說史》的第二卷或第三卷里，都可以看到与分析整个資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資本主义再生产有关的一些材料。这是因为馬克思在分析某一位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的經濟观点时，每一次都要把这位經濟學家的全部观点总和起来加以研究。但是，如果馬克思著作的历史部分的內在結構方面不是基本上再現他的理論部分的結構，那上述情况就不可能达到。

既然《剩余价值学說史》的結構反映出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学历史的內部发展，从历史观点来看再現了馬克思剩余价值理論的发展，那末，这就是說，《剩余价值学說史》的材料是从历史上进行論证馬克思經濟学說的重要因素。

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随着从《資本論》第一卷轉到第二卷和第三卷，資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一步一步地接近于它在社会表面上、在不同資本的相互行动中、在竞争中、在生产的代理人本人通常的意識中所表現出来的那个形态。”^①《資本論》的历史部分还因为它批判地再現了反映在資本主义社会代言人——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头脑中的資本主义生产关系，从而完成了上升到資產階級社会表面的这一过程。

当然，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学的各种代表人物各自不同地反映了資本主义的现实、資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如果說庸俗經濟學家自觉或不自觉地沒有超出現象的表面，那末古典經濟學家則深入到各种經濟过程的深处，触及到現象的內在联系，馬克思为此对他們作了高度的評價。

^① 參看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6頁。

在《資本論》的历史部分，馬克思按他的思想体系探索了对資本主义各种規律的解說，同时把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学的进化看作資產階級社会本身进化的反映，即它所具有的对抗性的发展的反映。为了全面理解資本主义的規律性，馬克思必須闡明基础如何影响上层建筑，資本主义的现实如何在思想領域，特别是在經濟学中反映出来。

所談到的这一切可以使我們說明这样一个事实，对政治經濟学历史的批判性分析，虽然必然是馬克思在創立他的經濟学說中的出发点之一，但这一分析却同时也是馬克思在《資本論》前三卷中进行的理論研究的必然完成。

二、作为《資本論》第四卷的 《剩余价值学說史》的結構

从上面所說的一切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結論，《資本論》的結構必須有最后的历史卷次，沒有这一卷，《資本論》就不能完成，就不完善。現在，我們需要来研究《剩余价值学說史》的結構，并表明这一結構的特点必然由作为《資本論》第四卷的《剩余价值学說史》的性质所决定。但是，首先我們必須提出几条总的評論意見。

第一，馬克思决定用《資本論》代替《政治經濟学批判》当然远不仅仅是名称的改变。馬克思是以此来固定 1861—1863 年手稿写作过程中所形成的原理：第一册“資本”以及这一册中揭示了資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主要生产关系的“資本一般”这一篇的决定性的作用。

馬克思著作的前三册（“資本”、“地產”、“雇佣劳动”）的特殊重要性，馬克思还在 1858 年就談得很清楚。他写道：“……我根本打算同样詳細地写作整部著作所分成的六个分册；相反，我想在后

面三册里只談談主要特征，而在前面三卷里……特別包括主要經濟原理的發展。”^①馬克思在1862年12月28日給庫格曼的信里寫道，“資本”的內容將“僅僅是應當構成第一篇第三章的那些東西，即‘資本一般’……英國人所謂的‘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是這一卷的內容。這是……精華”。

“資本一般”這一章的三個構成部分（“資本生產過程”、“資本流通過程”、“兩者的統一，或資本與利潤”）具有決定性的作用，而關於“剩餘價值理論”的那一部分則最終變成了《資本論》的第四卷。實際上，如果說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理論分析必須有它的歷史分析作為補充，那末《剩餘價值學說史》（它對政治經濟學文獻中關於主要的資本主義範疇——剩餘價值的論述作了歷史的分析）則是《資本論》的必然的歷史完成。《資本論》理論部分的前三卷的創作過程是隨著作為《資本論》第四卷的《剩餘價值學說史》的創作過程進行的。

馬克思在寫作《剩餘價值學說史》的過程中，也研究了其中關於改變了形式的剩餘價值——利潤、地租等的理論。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沒有剩餘價值（純粹形式的）這個範疇，而只是分析它的改變了的形式。《剩餘價值學說史》闡明了剩餘價值及其改變了的形式學說的歷史，即“廣義的”剩餘價值的學說的歷史。因此，作為《資本論》最後一卷的《剩餘價值學說史》，就其內容和包括的材料看來，與《資本論》的前三卷是完全相符合的。

第二，《剩餘價值學說史》不只是《資本論》的批判性的一卷，而且是它的歷史地批判性的一卷。公式地把《資本論》各卷分為理論的和批判性的，這是對《資本論》的結構和《剩餘價值學說史》在這一結構中的地位表面的和不正確的認識。馬克思的整個著作都是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29卷，第452頁。

批判性的著作^①。《剩余价值学說史》在这个意义上也不例外。它与《資本論》其他各卷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是历史地进行批判。如果說《資本論》的前三卷是《資本論》的理論部分，那末，《剩余价值学說史》則是它的历史理論部分。《剩余价值学說史》不仅仅批判了資產階級經濟学家，而且在发展剩余价值理論的情况下历史地批判性地再現了这一理論。

第三，上面已經指出，《資本論》的历史部分是从邏輯方面完成对資本主义社会的分析，同时也是整个研究的起点。因此，《剩余价值学說史》写在《資本論》其他各卷以前，即馬克思还没有写出經济学說的許多章节以前，这并不是偶然的。所以說，《剩余价值学說史》結構的特点是：馬克思的历史地批判性的分析同理論研究在这里紧密地交織在一起。

第四，既然《剩余价值学說史》历史地再現了剩余价值的理論，那末材料的布局在这里总的說来应当按照年代的順序，这是十分明显的。但这只是总的說来是如此：重农学派——亚当·斯密——李嘉图——庸俗政治經济学。《剩余价值学說史》决不是經济学历史方面的教科书。按恩格斯的說法，它是“政治經济学核心的批判性的历史”^②，即关于剩余价值理論的批判性历史。剩余价值这一范畴，是馬克思对某一个資產階級經濟学家，以及資產階級政治經济学某个学派进行評價的基础。馬克思首先感到兴趣的是，这个或那个經濟学家对剩余价值的理解究竟有多深。这就必然要破坏按年代順序布局材料的原則。这种破坏反映了資產階級政治經济

① 1846年馬克思把自己的著作称作《政治經济学批判》（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27卷，第398頁）。馬克思在1858年2月22日給拉薩爾的信中这样說明他的著作：“这是对經济学范畴的批判，要不然，如果你願意的話，就是对資產階級經济学体系的批判的說明。这同时是对上述体系的說明，并通过說明对它进行批判。”（《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中文版，第101頁。）

② 參看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VI頁。

学的矛盾发展。

剩余价值理論包含两个根本性的問題，解决这两个問題，是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学所办不到的。它只能提出这些問題。馬克思則解决了这两个問題，从而奠定了馬克思經濟学說的基石。这两个問題就是①。

(1) 根据价值規律解释資本和劳动之間的交换，解释剩余价值；

(2) 根据价值規律解释平均利潤和生产价格。

这两个問題中每一个問題又包含一系列复杂的問題。馬克思在《剩余价值学說史》中对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学所作的历史的批判性的分析，主要是根据这个或那个經濟学家、这一或那一經濟学派是如何解决与上述剩余价值理論的根本性問題有关的某些問題。在这里应当找到理解《剩余价值学說史》結構的钥匙。《剩余价值学說史》第一卷所談到的經濟学家，是那些在发展剩余价值理論中第一个根本性問題的某些方面有貢獻的經濟学家，其中主要是亚当·斯密。《剩余价值学說史》第二卷探討了主要是圍繞着剩余价值理論第二个根本性問題的一系列問題。其中心是大卫·李嘉图的理論。《剩余价值学說史》第三卷是專門評述李嘉图以后的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学。馬克思在这里指出，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学的古典学派正好是在上面談到的那两点上瓦解了。由于不能根据价值規律来解决劳动与資本交换的問題，以及平均利潤和生产价格的形成的問題，李嘉图学派就最后彻底破产了。

不論是解决第一个問題还是解决第二个問題，都要求研究原来形式的剩余价值而不管它的派生的形式(利潤、地租、利息)，也就是把它作为剩余的抽象劳动的产品来研究。实际上，如果把剩

① 关于这些問題的提法，見恩格斯給《資本論》第2卷写的序言(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XXII頁)。

余价值例如說与利潤混为一談，那末第一个問題无论如何也解决不了。因为利潤是全部預付資本的产品，而不是可变資本的产品。第二个問題也不能解决，因为既然把剩余价值与利潤（平均利潤）等同起来，那就不可能得出价值和生产价格之間的差別。

因此，馬克思把他的“总意見”作为《剩余价值学說史》的序言。他写道：“所有的政治經濟学家都犯了这样一个錯誤：他們不是去研究原来形式的即真正的剩余价值，而是去研究利潤和地租这样的特殊形式”（第1卷第6頁）。馬克思为发现这一原理而十分自豪。他在給恩格斯的关于《資本論》第一卷的信中写道，“我的书的最好的地方是……研究剩余价值时，撇开了它的特殊形态”^①。

“总意見”中对所有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学家的根本缺点的簡明闡述，在很大程度上說明了《剩余价值学說史》的特殊結構。馬克思在闡述自己剩余价值理論的《資本論》前三卷里，从剩余价值的單純形态开始，只是后来（在《資本論》第3卷里）才轉而研究改变了的形式，剩余价值就以这些形式出現在資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表面；而馬克思在《剩余价值学說史》里不得不从他在这个或那个經濟学家那里看到的剩余价值的改变了的形式开始，然后才指出掩藏在它后面的剩余价值理論的因素。例如，在分析李嘉图的理論时，馬克思首先研究李嘉图关于地租和生产价格的理論，因为剩余价值这一范畴在李嘉图这里只表现为平均利潤和地租。

《剩余价值学說史》的第1卷，从研究重农学派开始（关于詹姆斯·斯图亚特这一章帶有引言的性质）。这种作法有它深刻的根基。馬克思把重农学家看作“最先系統地（不仅仅是偶然地解释如配第等人那样）解释資本和資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人”^②

在这里要說明为什么馬克思在《剩余价值学說史》中不从研究

① 《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中文版，第204頁。

② 馬克思、恩格斯：《〈資本論〉书信集》，俄文版，第201頁。

英国古典政治經濟学的始祖——配第的观点开始^①。配第关于剩余价值的一些观点，只是他对剩余价值的性质所作的一些推测。他没有創立有关剩余价值的理論。不过，当馬克思得出結論——必須写出最后的、历史性的一卷《資本論》（在这里要研究一般的学說史，而不仅仅是剩余价值学說史）的时候，他又簡要地补充了配第的观点。

重农主义者在根据价值規律解决劳动与資本之間的交換問題上向前迈了一大步，因为他們把关于剩余价值根源的問題从交換的范围带到了生产的范围。在重农学派以前，資本主义政治經濟学中的重商学派和貨幣学派只从交換里得出剩余价值，因而他們解释剩余价值是高于商品价值出卖商品的結果。《剩余价值学說史》第1章专门談到英国經濟学家詹姆斯·斯图亚特，他就是这样看待剩余价值的来源的。对斯图亚特來說，利潤是“让渡出来的利潤”，是按高于商品价值的价格出卖商品的結果。斯图亚特在发展剩余价值学說中的功績在于他坚决強調了这一情况：产生于交換的利潤（斯图亚特是从利潤的形态中研究剩余价值），即让渡出来的利潤，最多只意味着重新分配价值，而不是創造价值。因此，剩余价值不是在流通中創造出来的。这还没有解决关于剩余价值的性质和来源的問題，不过这已是向前迈了一大步，尽管是在重商主义和貨幣主义体系中的一大步。

研究斯图亚特的观点，使馬克思更尖銳地強調重农主义者向前迈出的一大步，并根据这一点把他們看作“現代政治經濟学之父”（第1卷第10頁）。只是当剩余价值的根源在物质生产的范围里得到承认时，才有可能在劳动的价值理論的基础上来解释剩余价值。

重农主义者在駁斥了重商学派的“让渡的利潤”并轉向剩余价值根源的直接的生产之后，就应当說明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要說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41頁。

明剩余价值，首先必須理解劳动力的价值。重农主义者不知道价值的性质，把它同使用价值、同物质的性质混为一談。但是，由于劳动力的价值表現在某些一定量的使用价值上，所以重农主义者（他們学說的基础正是使用价值）似乎能够确定劳动力的价值（以最低工資的形式），从而把剩余价值解释为产品中扣除工人所使用的那部分产品的剩余部分。

重农主义者不知道价值的性质，只能限于在农业劳动的范围内来解释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在这个范围里，剩余产品表為可以感觉到的物质直接增产的形式。因此，在重农主义者那里，剩余价值表為地租的形式，而农业劳动則被他們看作是唯一的創造剩余价值的生产性劳动。

在发展剩余价值理論方面，亚当·斯密比重农主义者前进了一大步（《剩余价值学說史》第3章专门分析斯密的观点）。与重农主义者不同，斯密认为价值是由任何一种社会劳动創造的，而不論这一劳动生产出什么样的使用价值。因此，剩余价值在斯密那里則不仅表為地租的形式，同时也表為利潤和利息的形式。不过，尽管斯密把剩余价值看作一般的范疇，看作工人无偿劳动的产品^①，但是他把剩余价值同利潤混淆起来了。这就是說，斯密已經不能解释作为商品的劳动力这一范疇，因而也不能解决資本与雇佣劳动的交換的問題。斯密的功績在于，他确定了在資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劳动与資本交換时，价值規律实际上轉变成自己的对立面。（李嘉图却忽視了資本主义现实中的这一矛盾。）但是斯密由于不了解劳动力商品这一范疇，因而不能解决这一問題。

同劳动和資本交換問題紧密相連的，是有关資本主义社会中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問題（《剩余价值学說史》的篇幅較大的

^① 馬克思說：斯密从无偿劳动中“捉摸到了剩余价值的真正来源”（俄文版，第1卷，第47頁）。

第4章研究了这一問題)。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某一學派解決有關資本主義條件下生產勞動的標準的問題，直接決定於這一學派對剩餘價值來源的看法，同時也是它解決勞動和資本交換問題的結果。馬克思以重商主義者、重農主義者和亞當·斯密為例指出了這一點。亞當·斯密也同樣把資本主義社會中的生產勞動科學地確定為生產剩餘價值的勞動。馬克思用較多的篇幅從理論上概述了自己對資本主義社會中生產勞動的性質的看法^①。

解釋勞動和資本交換的問題，即在價值規律的基礎上解釋剩餘價值的問題，也包含關於資本主義再生產過程的問題，這要以研究整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為前提。《剩餘價值學說史》第一卷最後三章，即第五——七章專門談到這樣一些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他們有把資本主義當作整體來理解的因素。馬克思首先在這裡研究了奈克爾的觀點，後者企圖從最低工資的概念（上面我們已經看到，重農主義者把最低工資的形式看作勞動力的價值）轉而描述貧富之間的階級對立。奈克爾着重強調了這一事實：無數世紀以來，上面談到的對立愈來愈重要了。

魁奈在他的《經濟表》中發展了重農主義者關於生產範圍內剩餘價值的來源，以及關於生產第一位的思想，試圖提出總資本再生產和流通的過程。馬克思談到魁奈的《經濟表》時說，“這是試圖提出資本的整個生產過程是再生產過程，而流通則只是這一再生產過程的形式”。（第1卷第321頁）

馬克思在探討了斯密的觀點以後，在第六章裡研究了魁奈的《經濟表》。這是因為亞當·斯密在分析再生產過程中不僅沒有比重農主義者前進一步，反而後退了。大家都知道，斯密的再生產理論有一個錯誤的教條，即社會總產品只歸結為收入總額^②。馬克思對材料的安排在這裡反映出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矛盾的發展。

^① 參看馬克思：《剩餘價值學說史》，俄文版，第1卷，附錄，第12節。

《剩余价值学說史》第一卷的最后一章不长，专门評論兰盖。兰盖批評了他同时代的启蒙学者认为資本主义社会中工人“自由”的资产階級自由主义者的唯心主义观点。

在《剩余价值学說史》第二卷里，地租理論，而首先是絕對地租的理論占有中心地位。如果我們記得，《剩余价值学說史》第二卷是專論剩余价值理論的两个根本問題中的第二个問題，即在价值規律的基础上解釋平均利潤和生产價格的問題的，那末上面談到的情况就是可以理解的了。而地租在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論的这一部分中起着特殊的作用，因为在这里談到平均利潤和生产價格。絕對地租的理論，似乎是馬克思的平均利潤和生产價格理論的真實性的試金石，这个理論所根据的基本原理是，价值并不直接同生产價格相一致，只是生产價格的总数同价值的总数才一致。馬克思的絕對地租理論是一个证据，证明斯密和李嘉图关于价值和生产價格是同一个东西的前提不正确。馬克思在写《剩余价值学說史》第二卷的时候給恩格斯的信中，这样說明地租理論在論证一般的价值理論中的作用：“我必須从理論上证明的唯一的一点，是絕對地租在不违反价值規律的情况下的可能性。这是从重农学派起直到現在为止的理論上的論战的中心点。李嘉图否认这种可能性；我断定有这种可能性。同时我还断定，他否认这种可能性，是由于一种理論上錯誤的、从亚·斯密那里继承下来的教条，即假設商品的生产價格和价值是同一个东西。”②

李嘉图根据价值和生产價格是同一个东西的观点，从邏輯上必然要否認絕對地租的存在。实际上很明显，如果农产品的價格

②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647—648頁，第32注。馬克思駁斥了斯密的教条，同时在《剩余价值学說史》，俄文版，第1卷（見第3章第10节）里确立了他的再生产理論的基本原理，这一理論后来在《資本論》第2卷里得到了发展。

③ 《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中文版，第139—140頁。

在平均利潤之上还提供了絕對地租，那末这个价格就会超过生产价格，从而也会超过（从价值和生产价格是同一个东西的观点看来）价值。就会得出这样的結論，同样数量的劳动在农业中創造的价值比在工业中創造的价值要高；这显然是违背价值規律的。因此，不存在絕對地租和只有級差地租可能存在，在李嘉图看来，只是价值規律起作用的普遍性质的必然表現。李嘉图为了想“拯救”价值規律，因而就要否認絕對地租，尽管这与資本主义现实是十分相矛盾的。馬克思确定絕對地租是价值和生产价格之間的差額，从而证明了，平均利潤和生产价格的規律是在价值規律的基础上起作用的，而絕不是同价值規律相矛盾的；在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学家那里却正好是这样的。这是馬克思主义价值和剩余价值理論发展中的一大进步，它是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学中完成的革命变革中的重大因素之一。

上面所談的一切还向我們說明了为什么《剩余价值學說史》第二卷同《資本論》第三卷不一样，在《資本論》第三卷里，馬克思主要是談級差地租，而在《剩余价值學說史》第二卷里，馬克思則主要是研究絕對地租的問題^①。在《剩余价值學說史》第二卷里，地租理論的特殊問題同价值和剩余价值、平均利潤和生产价格的理論的一般問題交織在一起，这第二卷的結構的特殊性质决定于地租理論在論证馬克思的价值理論中所占的地位。

1851年德国經濟学家洛貝尔图斯在給基尔曼的第三封“社会来函”中提出了发展絕對地租理論的意图。馬克思以絕對地租这一概念为分析的中心，在着手研究李嘉图的地租理論之前，在称作“插話”的專門一章（第8章）里，批判地分析了洛貝尔图斯的这一

^① 在《資本論》第3卷里，地租被看作剩余价值的生产形式之一，馬克思在《資本論》第3卷里从研究級差地租开始，因为級差地租是符合于資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地租形式，而絕對地租以及靠絕對地租生存的土地所有者階級，从資本主义生产的观点看来，却是多余的。

意图。馬克思指出，洛貝爾圖斯之所以失敗，是由于他在絕對地租理論的基本問題，即价值和生产价格之間的关系問題方面，完全站在斯密和李嘉图的立場上。

上面曾經談到，弗·伊·列宁注意到馬克思对洛貝爾圖斯理論的批判^①。这首先是因为，馬克思由于批判了洛貝爾圖斯，因而論证了自己的絕對地租理論。联系着絕對地租的理論，馬克思在第八章里研究了資本主义条件下土地国有化的問題。弗·伊·列宁称馬克思的这些解释是“精彩”的，清楚地說明了“土地国有在資产階級民主主义意思上的革命意义”。^②

第二个“插話”(第9章)是从安德森到李嘉图的級差地租的观点发展的历史概述。

李嘉图級差地租理論的最大缺点是它同“馬尔薩斯胡說”的联系，即同土地肥力递减“規律”的联系。馬克思批判了李嘉图地租理論的这一弱点，还在1851年就提出了“使地租規律同一般农业生产率的增进相一致”的任务。他指出，“只有这样才能解释一些历史事实，而另一方面也才能推翻馬尔薩斯关于土地……不断貧瘠的理論。”^③馬克思說明安德森是李嘉图級差地租理論的真正作者，并指出安德森从来不把級差地租的来源同农业生产率的递减联系在一起，相反，他談到土地絕對生产率的增长。馬克思从这里得出結論說，李嘉图关于土地向日益变坏的等級过渡的前提絕不是他的級差地租理論所必需的。轉而耕种較差的土地可能是因为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因为生产力发展的結果使得花費同样多的生产費用去耕种較差的土地成为可能了。这样，轉而耕种較差的土地絕不会有利于证明肥力递减的“規律”。

① 參看《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48頁。

②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8卷，第293頁。

③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27卷，第149—150頁。

第八章和第九章为《剩余价值学说史》第二卷第十章至十八章对李嘉图观点的整个体系进行全面分析准备了基础。馬克思先前就指出过，李嘉图地租理論不正确的主要原因是不能理解价值和生产价格的关系，而把这两个范畴等同起来了。現在，在第十章里，馬克思又重新回到这个問題上来；他揭露了李嘉图——斯密的教条的根源，并断言这些根源是在于资产階級政治經濟学經典著作家形而上学的方法的共同缺点，在于他們不能从現象的实质到外部形态来根究范畴的发展。例如，李嘉图把平均利潤率当做直接存在的东西，而沒有觉察到，这样一来，他已經以有别于价值的生产价格为前提了，虽然只应当在一系列中間环节帮助下从价值中引导出生产价格。李嘉图則把它們直接混在一起了。

李嘉图不能从价值中引伸出生产价格，这也是由于李嘉图不知道資本有机构成的范畴，他不是研究資本之分为不变資本和可变資本，而是研究資本之分为固定資本和流动資本；也就是說，李嘉图不研究同直接的生产关系相联系的范畴，而研究产生于資本流通过程中的范畴。然而，由于可变資本与不变資本的比例不同，必然会使同等数量的預付資本生产出具有不同价值并因而带来不同利潤的商品；因此，利潤的平均化就必然会产生不同于商品价值的生产价格。

馬克思认为李嘉图在理論上的功績是李嘉图把自己的地租理論同自己的价值理論联系起来。相反，安德森就缺少这种联系。馬克思指出，“价值理論还完全沒有使安德森感到不安”（第2卷第139頁）。馬克思在第十章里論证了自己的平均利潤和生产价格的理論，还強調指出了它們同价值的联系。但这种联系并不是李嘉图所說的那种形而上学的联系（即把两者完全等同起来）。价值和剩余价值是生产价格和平均利潤的基础。“平均利潤，从而成本价格①只是某种想象中的站不住脚的支柱，如果我們不把价值的

規定作為……的基礎的話。沒有這個規定，平均利潤的平均就是無中生有，即純粹的空想。這樣，它無論是 1000% 還是 10%，都沒有什麼不同”（第 2 卷第 184 頁）。但是，絕不能從這裡得出結論說，生產價格同價值是相等的東西。只有生產價格的總數和價值的總數才是相符合的。不是價值直接同生產價格相符合，而是由一個範疇發展到另一個範疇的複雜過程。馬克思指出，由於雙重競爭的結果，就怎樣產生了由個別價值轉化為市場價值（部門內競爭的結果）以及由市場價值轉化為生產價格（部門間競爭的結果）。李嘉圖不僅不能看到這雙重結果的競爭的複雜過程，而且他總是把所有的問題都歸結為去研究浮在表面的圍繞着生產價格的市場價格的運動，而忽視了生產價格本身的形成。

馬克思在第十章里詳細地分析了李嘉圖—斯密的教條之後（他們把價值同生產價格看作同一個東西），他又回過頭來探討他們的地租理論，並指出（第 11—14 章），錯誤地理解價值同生產價格的關係，必然導致錯誤的地租理論。同時馬克思進一步發展了他自己的絕對地租和級差地租的理論。

在《剩餘價值學說史》第二卷第十五——十八章里，馬克思批判地探討了李嘉圖關於剩餘價值、利潤和積累的理論。這幾章緊跟在專門評論地租的那幾章後面並不是偶然的，因為李嘉圖在地租理論中的錯誤，深深地影響了李嘉圖關於利潤和積累的理論。

把剩餘價值範疇同利潤範疇混為一談，使得李嘉圖斷定利潤率的運動就像斷定剩餘價值率的運動一樣；因此他認為，利潤率只是由於工資的增長才下降。另一方面，李嘉圖根據他的級差地租的理論（前提是轉向生產力日益減少的那種土地）作出關於食物價格不斷上漲因而工人名義工資也會增加的結論。在李嘉圖看來，

① “成本價格”這個術語（還有“平均價格”這個術語），馬克思在 1861—1863 年手稿里是同“生產價格”一起使用的。

結果就是利潤率的經常下降和地租率的經常提高。正如我們所看到的，李嘉圖對利潤率降低的趨勢的解釋是完全錯誤的。李嘉圖沒有看到決定利潤率下降的主要因素是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他沒有看到，利潤率的降低是隨着剩餘價值率的增加而產生的，而剩餘價值率的增加又是同資本的有機構成的提高同時產生的。馬克思說：“利潤率降低，不是因為對工人的剝削減少了，而是因為工人被剝削得更厲害了”（第2卷第441頁）。

把剩餘價值同利潤混為一談，這就使得李嘉圖計算利潤率就像計算剩餘價值率一樣，只是同耗費在工資上的可變資本作比較。“換句話說，李嘉圖作了一個錯誤的假設，似乎全部預付資本都只是由可變資本構成的”（第2卷第468頁）。馬克思在這裡揭露了另一個教條，即上面談到的“斯密的教條”的根子，按照這個教條的說法，社會總產品只歸結為收入總額。李嘉圖完全接受了斯密的這個教條。這樣就得出他的積累理論，即資本的積累歸結為可變資本的積累，歸結為收入之變為工資。但是，這不過意味着，對勞動需求的增加是直接因為資本的積累而產生的，而且還是按比例地增加的。這樣，在李嘉圖看來，資本的積累通常絕不意味着工人階級狀況的惡化。

由於駁倒了“斯密的教條”，于是就促使馬克思表述出資本主義積累的規律，這一規律同李嘉圖積累理論的結論是完全對立的（第2卷第418頁）。

後來，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見第23章）里把這個規律叫做“資本主義積累的一般規律”，並給它下了一個精確的、擴大的定義。

標榜一時的“斯密教條”，對不變資本在資本主義再生產過程中的作用不能理解，使李嘉圖辯護地否認有發生生產過剩的普遍危機的可能性。在《剩餘價值學說史》第十七章中，馬克思表述了自

己对危机的科学認識，认为危机是資本主义內在矛盾的必然結果。第18章批判了李嘉图在总收入和純收入問題上、以及在机器的資本主义使用的后果問題上所持的观点。

如果說馬克思在《剩余价值学說史》第一卷和第二卷里主要是研究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学从萌芽到頂峰(李嘉图的理論)的发展运动，那末馬克思在第三卷里則指示出資產階級經濟学由于无产階級同資產階級的階級斗争的尖銳化而发生的庸俗化的过程。

古典的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学“希望了解与多种多样的表現形式不同的整个內在联系”(第3卷第477頁)，庸俗經濟学家則不这样，他們只重复資本主义现实中的表面現象。庸俗政治經濟学的特点是，它什么也沒有創立，它从古典經濟学家那里得来食物，随着古典政治經濟学的发展而发展，随着階級斗争的尖銳化而日益成为辯護士了。馬克思強調指出，政治經濟学中的庸俗分子在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学作为科学已經結束自己的路程时达到了自己发展的最高点。因此，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学庸俗化过程的完成，也就是它的末日的到来。

关于庸俗政治經濟学这一篇，馬克思是从解剖最先批判李嘉图的經濟学家之一、英国的反动經濟学家馬尔薩斯的观点着手的(第19章)。这使馬克思有可能尖銳地指出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学中古典派的这些矛盾，即庸俗經濟学家为了推翻李嘉图理論的基础——价值規律而抓住古典派的那些矛盾。要知道，庸俗政治經濟学之所以寄生于古典經濟学，只是由于古典政治經濟学不是徹底的科学。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馬尔薩斯反对李嘉图的全部言論“之所以可能成立，只是因为李嘉图陷进了各种各样的不徹底性之中”(第3卷第4頁)。

在第十九章的开头，馬克思闡述了李嘉图理論中被馬尔薩斯用来攻击李嘉图的三个矛盾之点。第一是关于剩余价值产生的問

題，第二是李嘉图对不同的資本使用范围中生产价格的平衡的解释，李嘉图把这种平衡看作“对价值規律的修正”，第三是“把利潤和剩余价值混为一談”（第3卷第4頁）。不难看到，馬尔薩斯已經看出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学的两个基本矛盾，同时也看出了馬克思在他給《剩余价值学說史》的“总的評論”中所指出的所有資產階級經濟学家的普遍錯誤（第1卷第6頁），而这个錯誤就使得他們不可能去克服这两个基本矛盾。

馬尔薩斯对李嘉图理論的批評是“从右边来的批評”。馬尔薩斯的目的不是解决这些矛盾，而是破坏李嘉图的学說——价值理論的基础。亚当·斯密也看到了劳动和資本交換与价值規律之間的矛盾。他未能解决这个矛盾，但是，簡單断定这个矛盾（这是政治經濟学历史上的第一次）却是斯密的伟大理論功績。不过，馬克思指出：“在斯密那里是天才的东西，在反抗李嘉图观点的馬尔薩斯那里則成为反动的东西了”（第1卷第55頁）。

馬尔薩斯在他的著作里強調指出資本与雇佣劳动之間的交換的不平等性质，但是他不仅沒有根据价值規律来予以說明，而且把全部問題都归結为“让渡的利潤”。馬克思写道：“这样一来，馬尔薩斯在自己的解說中沒有比李嘉图前进一步，而是企图把政治經濟学不仅拉回到李嘉图以前，而且还要拉回到斯密和重农学派以前的阶段去。”（第3卷第6頁）

馬尔薩斯在反对李嘉图的辯論中还有一个依据，这就是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学把商品的生产价格同价值錯誤地等同起来。李嘉图把他自己发现的生产价格对价值的背离解释成一般規則中的一个例外。馬尔薩斯立刻抓住李嘉图的这个錯誤来否定劳动价值的理論。馬尔薩斯写道：“李嘉图先生本人承认他的規則中有相当多的例外；但是，如果我們考察一下关于他的……例外的那些場合，那我們就可以看到，这些場合是如此地多，以致于規則倒可以

被看作是例外，例外被看作是規則了。”（第3卷第20頁）

《剩余价值学說史》第三卷第二十章專門評述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李嘉圖學派的瓦解。李嘉圖理論的內在矛盾一方面引起了像馬爾薩斯這樣的經濟學家從外部進行無情的攻擊，另一方面也使李嘉圖的“辯護人”、他的繼承人、李嘉圖學派的代表試圖把這些矛盾提升為一個規律。這不能不使李嘉圖學派在政治經濟學的主要問題上倒退。

古典學派的瓦解始於詹姆斯·穆勒，他第一個企圖從形式邏輯上闡述李嘉圖的理論。在李嘉圖那里，他的理論的矛盾反映出資本主義現實中的實際矛盾。而對於穆勒來說，材料已經不是現實本身，而是現實在李嘉圖理論中的反映。穆勒企圖抹殺這一理論的矛盾，追求純粹形式主義的、文字上的論證。

馬克思一步一步地追究李嘉圖的繼承人如何放棄了李嘉圖理論的全部科學的因素。例如托倫斯回到斯密的觀點，認為價值規律在資本主義生產條件下不起作用。馬克思寫道：“托倫斯根據李嘉圖的例外，否認規律本身”（第3卷第63頁）。馬克思指出，詹姆斯·穆勒、威克菲爾德和斯特林實質上都回復到庸俗的供求概念，而麥克庫洛赫則完全放棄了勞動價值理論。我們在這裡看到，李嘉圖理論的支持者如何在維護這一理論的幌子下必然地會完全推翻它的基礎，在這個問題上同馬爾薩斯聯合起來。

馬克思全面地批判了李嘉圖的體系，揭露了他的理論錯誤及其觀點的階級局限性，同時也指出了“李嘉圖對經濟學的伟大歷史作用”在於他始終都貫徹了勞動價值的理論。馬克思寫道：“同這一科學功績緊密相連的是，李嘉圖揭露並表述了階級的經濟對立，並因而在政治經濟學中抓住和揭示出歷史鬥爭和歷史發展過程的根源。”（第2卷第160頁）

李嘉圖理論的這些特點使空想社會主義者的經濟學家有可能

利用李嘉图的理論来同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进行斗争。这些经济学家(馬克思在《剩余价值学說史》第3卷第21章专门研究了他們的观点),按照恩格斯的話說,“为了无产阶级反对资本主义生产的利益而利用了李嘉图的价值和剩余价值理論,并用他們自己的武器打击了资产阶级。整个欧文的共产主义,因为它参加了经济学論战所以都是以李嘉图为依据的。”^①

馬克思在談到《剩余价值学說史》的計劃时指出,18世紀到19世紀的社会主义观点并不包括在他的經濟著作的历史批判部分中,只有这样一些社会主义者除外,这些人“或者是自己站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观点上,或者是根据资产阶级本身的观点来反对资产阶级”。(第1卷第322頁)

李嘉图派的社会主义者根据李嘉图的劳动价值理論,根据社会的財富是由劳动創造的这一观点,得出了这样的結論:“劳动是一切”(第3卷第243頁),資本只是对工人的欺詐。如果說李嘉图认为只有通过增加剩余劳动、即为資本家的劳动来縮短必要劳动時間,那末李嘉图派的社会主义者則要求完全消除剩余劳动。

但是,李嘉图派的社会主义者看来并不能克服斯密和李嘉图的理論的资产阶级基础。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們自己实际上是站在这些理論的立場上的。由此必然得出这些观点的资产阶级局限性。馬克思写道,他們“把资本主义生产的全部經濟前提当作永恒的形式接受下来,而只想抹去資本、基础以及这些前提的必然后果”(第3卷第243頁)。創立新的真正科学的政治经济学,并从而标志着经济学中的革命变革,是只有革命无产阶级的領袖卡尔·馬克思才能做到的。

馬克思在关于拉姆賽、舍尔比利埃和理查·琼斯这几章(《剩余价值学說史》第3卷第22—24章)里探討了那些接近于理解資

^① 參看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XVIII頁。

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暂时性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观点，这些经济学家由于自己的资产阶级局限性并不能发展他们已经具有的正确观点的萌芽。他们完成了古典政治经济学。马克思在谈到他们的时候写道：“……李嘉图派的政治经济学把资本家与雇佣工人之间的关系看作某种既成的东西，看作生产过程本身建基于其上的自然规律。最近的一些经济学家，如琼斯之流，则更进了一步，他们只承认这些关系的历史合理性。一旦资产阶级生产方式以及与其相适应的生产过程和分配过程被看作是历史的，就最终结束了把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看作是生产的自然规律的谬误，并展示出新社会的前景、新的社会经济形态的前景，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只是向这个前景的过渡”。（第3卷第406—407页）

《剩余价值学说史》第三卷以大量的理论上的附带说明作为结束，马克思在这里揭示出庸俗政治经济学的阶级根源和认识根源，指出古典政治经济学与庸俗政治经济学之间的本质差别，并批判了庸俗社会主义的观点。

这就是对《剩余价值学说史》的结构的最简短说明。

三、《剩余价值学说史》里的 政治经济学的历史

上面已经指出，尽管《剩余价值学说史》是《资本论》的必然的逻辑完成，而批判地分析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历史，对马克思说来，同时也是创立他的经济学说的起点。弗·伊·列宁写道：“马克思的全部天才正在于，他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种种问题。他的学说的产生正是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的最伟大代表的学说的直接继续。”^①

^①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1页。

因此，《剩余价值学說史》中对政治經濟学历史的分析与《資本論》三卷理論著作及馬克思其他著作（《哲学的貧困》、《政治經濟学批判》）中对政治經濟学历史的叙述有本质的不同。在那里，这照例是一些补充的評論，是对理論的基本原理的例证。在这里，这是一个严整的体系，它具有剩余价值理論的两个中心作为自己的基础，并明显地表现出馬克思如何克服了資产階級科学的局限性并完成了政治經濟学中的伟大革命变革。

首先必須強調指出下述事实：《剩余价值学說史》中包括的关于政治經濟学历史方面的材料，对《資本論》中許多談得极簡要的地方作了詳細的闡述，特别是对《資本論》第二卷和第三卷的許多地方，因为这两卷馬克思还没有最終完成。不过这样的地方在《資本論》第一卷里也有。《資本論》的任何一个地方的內容都是如此丰富，以致于有时只有把它同其他的来源，例如同馬克思的书信或《資本論》的草稿等等对照起来才可能完全理解。在政治經濟学的历史方面，把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二、三卷里所作的評論同《剩余价值学說史》的材料对照一下，是完全必要的。現在我們举几个例子来看。

在《資本論》第一卷第十三章末尾，馬克思（在注 325 里）指出了利比居的錯誤，后者在自己的著作《化学在农业和生理学上的应用》里宣称約翰·斯图亚特·穆勒是“这个学說的首倡者。实則，首先发表这个学說的人是亚当·斯密时代的詹姆斯·安德森。这个学說在一直到 19 世紀初叶的許多著作中，又曾反复被人重述。……馬尔薩斯……在 1815 年把这个学說占为己有了；威斯特与安德森同时，但与安德森无关地发展了这个学說。1817 年，李嘉图使它和一般的价值学說联系起来，此后就在李嘉图的大名下成为举世周知。1820 年，詹姆斯·穆勒……把这个学說庸俗化了。最后，这个学說才当作一个已經变为老生常談的学派教条，由約翰·

穆勒等人复述出来。”^① 此外，在《資本論》第三卷里，馬克思簡要地指出：“詹姆斯·安德森是現代地租理論的真正創造者”。^②

在上述引文中馬克思極扼要地描述了地租理論的历史。簡短的敘述有时会导致不正确地理解政治經濟学历史中这种十分重要的地方。例如，烈威耳在不久前出版的《卡·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主題索引和人名索引》中，根据上面所引的片断引文这样来描述詹姆斯·安德森：“詹姆斯·安德森在地租問題上是大卫·李嘉图的前輩……他第一次提出了所謂土地肥力遞減規律。”^③

然而，事情恰好相反。只要研究《剩余价值學說史》第二卷（第9章）相应的部分就会相信这一点。在这一章里，馬克思非常注意詹姆斯·安德森这位所謂的李嘉图派地租理論的真正作者。馬克思必須这样做不仅仅是为了要維護安德森的优先地位。問題还在于馬尔薩斯利用了安德森的地租理論来論证自己的反科学的入口理論。致于說到安德森，他是坚决反对馬尔薩斯的理論的，并断然否认关于土地肥力遞減原理的。李嘉图（他不知道安德森的著作）在这个問題上較安德森后退了一大步，把地租理論同“馬尔薩斯的胡言乱語”、同土地肥力遞減“規律”联系在一起。馬克思确定了詹姆斯·安德森在級差地租理論中的优先权之后，同时也指出了这一理論实际上是以同馬尔薩斯相对立的前提为出发点的；因而絕不可能对論证馬尔薩斯的入口理論有用。这样馬克思就粉碎了馬尔薩斯的理論基础之一。

在《資本論》第三卷第三十九章里，馬克思从理論上駁斥了李嘉图关于农业生产力不断遞減是級差地租前提的原理之后，援引

① 參看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546頁。

② 參看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809頁。

③ 烈威耳：《卡·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主題索引和人名索引》，1959年版，第289頁。

了18世紀初至19世紀中叶的谷物价格的情况。在《剩余价值学說史》第二卷里，馬克思引用了具体的历史材料，而且比《資本論》第三卷里用的材料要广泛和詳細得多；同时还詳細地研究了威斯特、馬尔薩斯、李嘉图、安德森在这个問題上的观点。

在《資本論》前三卷里，包含着对拉姆賽、舍尔比利埃和理查·琼斯的片断的評論（而更多的是直接摘引他們的著作），这些經濟学家在政治經濟学历史中占有特殊的地位，他們在許多場合能够克服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学认为資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永恒不变的社会結構形式这种违反历史的观点。在《剩余价值学說史》第三卷中，馬克思專門用三章的篇幅来論述这些經濟学家，即在第二十二——二十四章里詳細地批判地分析了他們的观点。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和第二卷里順便談到了古典派的代表之一——約翰·巴頓的功績，因为后者看到了可变資本的相对数量的减少对工人階級的状况发生了影响，而且他是馬克思在发现資本有机构成范疇中的直接先驅者之一。在《剩余价值学說史》里，則專門用了一章（第2卷第580—588頁）来研究巴頓的观点。

《資本論》第三卷，第三十九章專門論述級差地租的最初形式，馬克思在这里簡要地分析了这样的場合：市場上的調整了的价格是最好的土地上的产品的价格；并且在結束时写道：“当施托尔希认为較好的土地是調整过的时候，他也注意到了这一点。”^①在《剩余价值学說史》第二卷里，馬克思非常詳細地研究了理論方面的这一极其重要的場合，分析了所謂的施托尔希的規律，并确定了这一規律借以发生作用的那些条件（第2卷第91—92、286—288、303頁）。

在《資本論》第三卷第十章第30个脚注里，馬克思談到施托尔希与李嘉图就市場价值由什么来調节這一問題所发生的“爭論”（李嘉图和施托尔希实际上談到了市場价格，实质上也就是談到了

^① 參看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860頁。

生产价格)。在这场“争论”中，不論是施托尔希还是李嘉图，都錯了；前者断言市場价值是由在最好的条件下生产出来的商品来調节的，后者則认为完全相反。然而在部分場合下，他們两人却是对的，他們“忽視了平均的場合”^①。在《剩余价值学說史》里，馬克思指出，解决这一問題的關鍵在于区别价值与生产价格（第2卷第95頁），而这种区别是李嘉图和施托尔希都缺少的，这就特別妨碍他們創立出正确的地租理論。

在《資本論》第三卷的两个地方，极其扼要地評論了洛貝尔图斯的地租理論^②。在《剩余价值学說史》第二卷里，馬克思用整个一章（第8章），以及第九章的一部分更詳細地分析了洛貝尔图斯的观点，特別是分析了他的“新”地租理論。在《剩余价值学說史》以后的一些章节里，馬克思又回过来評價了洛貝尔图斯。

馬克思在分析政治經濟学的历史中^③，絲毫也沒有要求某一个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站到工人階級的立場上來。例如，馬克思就維護過李嘉圖。李嘉圖的“感傷主義的對手”曾經非難他，說他為了生產的利益而犧牲工人的利益，以及要求為生產而生產。馬克思強調指出，李嘉圖在他所處的时代是正確的，從資產階級的观点看來，他的立場“不僅在科學上是誠實的，而且在科學上是必須的”（第2卷第110—111頁）。馬克思批判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只是因為他們沒有始終貫徹在純粹資產階級观点基礎上創立的理論前提，例如勞動价值的理論。因此，他指出李嘉圖在科學上的不偏不倚，因為李嘉圖打算獻身於使生產力的發展不僅對無產階級有利，而且對資產階級也有利（在這裡，資產階級的利益與生產力的發展

① 參看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10頁。

② 同上書，第1015、1046頁。

③ 本書第5章將詳細探討對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馬克思主義的批判。這裡只是由於把《剩余价值学說史》當作《資本論》的第四卷來研究才涉及到政治經濟学的历史。

是有矛盾的)。

馬克思在批判分析中，对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学在这一或那一問題上的观点，每一次都是追根究底的。因为他站在工人階級的立場上，摆脱了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学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曾使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学把自己的理論——劳动价值的理論引到邏輯的終极。馬克思在把劳动价值理論发展到邏輯的終极以后，就得出了自己的剩余价值理論。

现在举两个例子來說明。

1 馬克思在概括地說明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学时指出，它把“商品价值中非工人得到的那一部分所构成的收入的一切形式归結为利潤这一种形式”（第3卷第477頁）。資產階級經濟学家就停留在这一点上，他們不能分出純粹形式的剩余价值范疇，而把它同利潤等同起来。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学在分析过程中停留的地方，正是馬克思的分析开始的地方。

首先馬克思指出，实际上在李嘉图那里有剩余价值的理論。馬克思說：“在我們批判李嘉图时，我們应当区别出他本人沒有区别出的东西……他的剩余价值的理論，——这个理論当然李嘉图有，虽然他也沒有确定与剩余价值特殊形式不同的剩余价值。”（第2卷第163頁）在另一个地方馬克思解釋說，李嘉图在自己的論断中离开不变資本的地方，因而在他把利潤当作可变資本的产品的地方，实际上是談的剩余价值的問題。（第2卷第374頁）

其次，馬克思指出，古典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学实际上把剩余价值描写成无偿劳动的成果^①。但是，要确定剩余价值，必須首先确定“劳动的价值”（这是資產階級經濟学家的術語），因为剩余价值

① 他說，古典經濟学家把“利潤归結为剩余价值，因为一切商品的价值都归結为劳动，其中包含的劳动的有偿部分归結为工資；扣除这一部分的剩余部分則归結为无偿劳动”（俄文版，第3卷，第477頁）。

表现为扣除“劳动价值”后的剩余部分。在李嘉图的理論中，劳动的价值是由工人的生活 and 延續其后代所必需的生活資料所决定的。可是，为什么劳动的价值正是这样来决定的呢？李嘉图以为这是由于供求規律把劳动的平均价格归結为工人維持生活所必需的生活資料。馬克思指出：“在这里，即在李嘉图的全部体系的一个基本点上，李嘉图是通过供求来决定价值的”（第2卷第402頁），也就是实际上放弃了劳动价值的理論。

馬克思在这个中心問題上发展古典經濟学家的理論时写道：“李嘉图本来应当談的不是劳动而是劳动力。而在当时，資本本来也是代表劳动的这样一些物质条件，即同作为独立的力量工人相对立的物质条件，同时資本又会立即表现为一定的社会关系。而对于李嘉图來說，資本只是与‘直接劳动’不同的‘积累的劳动’，他只把它当作某种純粹物质的东西，純粹把它当作劳动过程中的一个因素，从这里根本不能引伸出劳动和資本的相互关系、工資和利潤的相互关系。”（第2卷第402頁）在这里实质上是闡述了馬克思关于劳动力这一商品的理論。

2. 馬克思在分析李嘉图把价值同生产价格（成本价格）混淆起来的时候指出，实际上李嘉图是确认了这一区别。馬克思說：“李嘉图……正在接近于对事物的正确观点，而且差不多找到了相应的字句，以便在那里留下正确的途徑”（第2卷第191頁）。其次，馬克思从李嘉图的著作中举出一些实际上包含了价值与生产价格的区别（这种区别李嘉图本人不理解，也沒有加以发展）的片断，提出了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制定了自己的关于平均利潤和生产价格的理論（第2卷第191—192頁）。

从这些例子里可以清楚地看到，馬克思在克服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学的局限性时是怎样創立了本质上嶄新的政治經濟学——工人階級的革命理論。

第四章

馬克思主义政治經濟学在 《剩余价值学說史》中的发展

《剩余价值学說史》是馬克思的重要著作之一，在这些著作中制定了馬克思主义政治經濟学的許多基本原理。列宁：“关于《資本論》是伟大的政治經濟学著作”^①这一评价同样适用于《資本論》第四卷。馬克思在这里发展了他的价值和剩余价值的理論，这一理論的基础是在《1857—1858年經濟学手稿》和《政治經濟学批判》一书中奠定的。我們現在研究馬克思主义政治經濟学中那些最初在《剩余价值学說史》中得到解决、而后来在《資本論》的前三卷中又得到进一步发展的問題。

一、資本主义社会中的生产 劳动和非生产劳动

(1) 以資本主义条件下社会劳动形式 为根据的生产劳动的基本定义

研究《資本論》第四卷里所发展的馬克思主义关于資本主义社会中的生产劳动的理論是很有意思的，这是因为在《資本論》前三

^①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11頁。

卷中沒有專門論述生产劳动問題的章节。从后来扩大成为《資本論》第一卷的《資本論》第一篇的計劃提綱中可以看出，馬克思本打算把專門有关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一章(第1卷第399頁)加到这一篇里。但是馬克思后来沒有实现他的这一計劃，虽然他在《資本論》第一卷中不止一次地触及到这个問題。在《剩余价值学說史》中，对生产劳动問題极为重視。

对資本主义社会中生产劳动准則問題的解决，是同剩余价值理論直接相联系的，是这一理論的进一步发展，是它的基本原理的直接結果。这一情况是由生产劳动問題在政治經濟学中所占的地位来决定的。馬克思指出：“生产劳动，这只是一个被縮短了的術語，它标志着資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力所借以出現的全部关系及其特殊的性质。但是，生产劳动与其他劳动之間的区分是极其重要的，因为生产劳动所表現的恰好是整个資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資本本身作为基础的那种被規定了的劳动形式”(第1卷第380頁)。

在最一般的形式下，生产劳动在馬克思的理論中被規定为产生剩余价值的劳动(第1卷第121頁)，或者按照亚当·斯密(他在政治經濟学历史中第一次提出了生产劳动的科学定义)的術語，被規定为直接与資本相交換的劳动。

在劳动同資本交換的过程中(这一过程实质上是工人向資本家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过程)，劳动条件变成資本，劳动变成雇佣劳动。与此相反，直接与收入相交換的劳动既然是工人的工資或資本家的利潤，那么就是非生产劳动，因为这类劳动并不創造剩余价值，而只是重新分配已經被創造出来的价值和剩余价值。在另一个地方，馬克思規定生产工人和非生产工人的差別为“靠資本生活的工人和靠收入生活的工人之間的差別”(第3卷第409頁)。

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这种定义的特征在于，它不是以那

种作为生产某种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的劳动的物质特性为出发点，而是以这一劳动得以在其中实现的那种生产关系，以社会劳动的形式为出发点。

上述生产劳动的定义是马克思专门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于独特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比如，对于不是资本主义关系体现者的独立手工业者或农民，上述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差别则不适用，虽然手工业者和农民是商品生产者。“然而这是这样的商品生产者，它们的生产不服从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第1卷第392页）。

马克思的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差别在再生产过程中具有自己的根据。生产劳动以其所创造的产品价值对资本家补偿作为工人工资的基金。当资本家雇佣生产（从生产剩余价值的观点来看的生产）工人时，资本家所关心这个工人的劳动仅仅在于这个工人是价值（剩余价值）的创造者，而不问这一价值是否体现在某种物质中。相反，非生产工人的劳动仅仅由于他的使用价值引起他的雇主的关心；他并不补偿用以生产出他的工资的那种基金。马克思在这里把资本家为了生产需要而拥有的作为不变资本的商品，同资本家为个人消费而拥有的商品作了比较。前者用自己的制成品的价值补偿资本家，而后者则非如此。

马克思特别把劳动力这种商品和与劳动力的训练及保护等等有关的那些种类的劳动（医生和教员等等的劳动）区别开来（第1卷第137页）。可以这样说，这些劳动参加劳动力商品的生产，但是它们并不直接创造用来支付它们工资的基金，相反地，它们却靠从工人的收入中扣除的资金过活，这些劳动与辅助的（尽管是必需的）生产费有关，是非生产劳动。

生产劳动（作为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的定义本身就包含着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矛盾，这一矛盾在于，它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来

說，重要的不是一般的劳动生产率，不是劳动生产率的絕對提高，而是它的相对提高——即在剩余价值生产方面的提高。这样，工人为其本身的全部劳动——必要劳动——成为非生产劳动，这种非生产劳动只有在工人事前为资本家創造了剩余价值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实现。馬克思指出：“对生产工人这个阶级本身說来，‘非生产劳动’表现为他們为其本身而完成的那种劳动”（第1卷第136頁）。

（2）根据生产劳动的内容对生产劳动所做的补充定义

資本主义社会中生产劳动（創造剩余价值的劳动）的基本定义，是生产过程的資本主义形式中引伸出来的定义，根据这一定义的进一步发展，馬克思提出了另一个由生产过程的物质内容引伸出来的补充定义。

随着資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随着資本日益从属于生产，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之间的物质差别发生和发展着。在通常情况下，生产劳动創造商品——“由商品构成的直接的物质财富”（第1卷第130頁），而非生产劳动則日益归結为仅仅完成个人职务的劳动。同时必須指出，物质财富不完全都是可触摸到的物品。如运输工业——馬克思称之为“物质生产的第四部門”，不創造任何“物品”，但它同采掘和加工工业或农业是同样的物质生产部門。

关于作为創造剩余价值的劳动的生产劳动的基本特性与作为体現在物质财富、即商品中的劳动的生产劳动的补充特性之間，存在着深刻的內在联系。那些不属于物质生产部門的劳动，虽然也創造具有独立的物质形式的使用价值（如电影片），但在多数情况下，它們是不能列入資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如果談到存在着資本主义劳动剝削的“非物质生产”部門（例如經理剝削演員），那末正

如馬克思所指出的：“在这个領域里，資本主義生產的表現比起整個的生產來，是這樣的微不足道，以致於可以完全置之不理”（第1卷第396頁）。

馬克思指出，屬於有關物質生產範圍的生產工人的，“自然是所有那些這樣或那樣地參加商品生產的人，從本來意義上的工人起到經理、工程師（不同於資本家）為止”（第1卷第126頁、396—397頁），這一點具有重要意義。在另一個地方，馬克思贊成亞當·斯密的下述意見：把“物質生產所直接需要的各種形式的腦力勞動”均列入生產勞動之列（第1卷第134頁）。這些形式的勞動包括在該物質生產範圍所需要的總的職員勞動之內。除了“本來意義上的工人”的勞動，這個範圍的職工的勞動也增加著產品的價值。

馬克思把對作為生產商品的勞動的生產勞動的第二個定義，即“補充”的定義，看作“狹義”的定義。同時他不止一次地強調指出，生產勞動與非生產勞動的這類差別是必要的。物質生產中的勞動包含著“商品借以從最初的生产者到消費者手里所經過的一切活動”。不論這種勞動是什麼形式的——是體力勞動或者非體力勞動（馬克思特別標出“科學的勞動”）——都應當把它同其他形式的勞動區別開來。當然，後面這種勞動影響物質生產，就如同物質生產影響它們一樣。但是這種情況，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絕對不改變這種區別的必要性”（第3卷第409頁）。所有的庸俗經濟學家不同意斯密關於生產勞動與非生產勞動的區別的說法，他們一方面“看不起物質生產”，另一方面，又企圖“證實非物質生產——甚至根本不是生產的東西，比如僕役的勞動——是物質生產形式的生產”（第1卷第184頁）。

馬克思在《剩餘價值學說史》中所發展的關於資本主義社會下的生產勞動與非生產勞動的理論的基本原理，大致就是如此。

資本主義經濟的對抗性質，在馬克思關於資本主義條件下生

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原理所规定的生产劳动的定义中明显地表现出来。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的生产劳动只是在他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的一刻起才开始，而为其本身的劳动则是非生产的劳动，只能作为剩余劳动的必要前提。

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消灭了剩余劳动的对抗性质，但并未根除掉剩余劳动。在社会主义社会还有剩余劳动和剩余产品。弗·伊·列宁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剩余产品不属于私有者阶级，而属于全体劳动者，而且只属于全体劳动者”^①。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条件下，也有创造剩余产品的任务，这是马克思关于生产劳动理论的必然结论。马克思本人对此作了如下的说明：“假设没有任何资本存在，而工人自己占有自己的剩余劳动，即他们所创造的价值超过他们所消费的价值以外的剩余。只有在这种状况下才可以說，这样的工人的劳动是真正的生产性的，即创造新的价值”（第1卷第122页）^②。社会主义社会的剩余产品同资本主义社会的剩余产品的根本区别在于，它不再是剩余价值，而是社会主义的财产。

马克思的这一原理，即在大机器生产条件下的劳动过程的协作性质，当生产过程表现为各种不同劳动的复杂协作时，扩大了生产劳动和生产工人的概念——这一原理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劳动的理论具有巨大的意义。马克思說道：“现在从事生产劳动，并不一定要亲自动手。只要作为总体劳动者的一个器官，完成它某种附属功能也就够了。……从物质生产本身的性质得出的关于生产劳动的基本定义，对于当作一个总体来看的劳动者总体总是正确的”。^③

① 《列宁文选》，俄文版，第11卷，第382页。

② 参看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中马克思的一段話：“剩余劳动，作为超过一定的需要限度的那部分劳动，始終都应当存在”。

③ 参看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550页。

二、价值与剩余价值理論的发展：

I 平均利潤与生产价格的理論

前面已經指出，馬克思在《剩余价值學說史》中第一次根据价值規律闡述了平均利潤与生产价格的形成过程，从而必然地完成价值理論与剩余价值理論。应当在这些問題上談得更詳細些。但同时只研究那些在《剩余价值學說史》中第一次拟定出来的平均利潤和生产价格理論的問題，特別是那些在《資本論》头三卷中沒有得到进一步发展，或者在那里是从另外的角度以另外的观点加以闡述的問題。

(1) 資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的价值概念的具体化

馬克思闡明价值是“人类活动（劳动）的一定社会生活方式”（第1卷第12頁）。在这里坚定地強調了价值的社会性质。馬克思指出：“商品作为价值，是一种社会尺度，因而同它們作为‘物’的‘属性’是絕對不同的一种东西。作为价值，它們只代表人們在其生产活动中的关系”（第3卷第118頁）。

从創造价值的社会劳动的劳动质量特征中，有机地引伸出这一劳动的数量特征。数量特征在于，劳动的数量，即包含在商品中的劳动時間的数量，是生产該商品的社会必要数量。

在資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条件下，价值范疇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馬克思在他的1857—1858年經濟学手稿“导言”中指出：“简单的范疇在历史上只有在最发达的社会状况下才表现出它的充分的力量”。^①实际上，在資本主义条件下，劳动的商品形式得到普遍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2卷，第753頁。

的推广，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劳动力也变成商品。馬克思指出：“在資本中……价值所具有的独立性大大超过它在貨幣中所具有的独立性”（第3卷第120頁）。因此，馬克思正是从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得出了价值規律（第3卷第63頁）。

商品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的产品，同作为简单商品經濟的范畴的商品有本质的区别。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条件下，个别商品，即私人劳动的产品之所以是总的生产的一部分，不仅因为它是总的商品量的某一部分。这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統治以前就存在。問題本质在于，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每一个别商品都是資本的一定組成部分和由資本創造的剩余价值的体现物”（第3卷第101頁）。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条件下，社会分工已經达到这样的发展程度，以致全部的劳动产品作为商品，即作为貿易的对象进入生产过程，同时也作为商品而走出生产过程。这就建立了资本主义生产各部門之間的密切联系。

至于談到每一个生产部門内部的情况，那末，为了实现生产过程中創造的全部剩余价值，这个部門的全部商品必須按照与該部門預付資本价值相符合的社会价值，再加上剩余价值来出售。而这就要求該部門的每一件商品都按照这一价值出售。假如只有部分商品能实现，那实际上就表明每一个别商品是低于其价值出售的，結果这个部門将不能全部补偿預付資本和实现剩余价值。

为了适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条件，价值概念需要进一步的发展。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必須把产品的社会价值和个别价值区别开来。个别产品的价值現在由該类（該部門）产品的社会价值来确定。产品的个别价值由該部門生产的全部价值除以产品的数量来决定。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条件下，社会必要劳动時間的概念也有了本质的变化。假使該生产部門的总产品的每一部門所消耗的

是必要的劳动時間，而整个部門所消耗的是超过了社会必要劳动時間的多余的劳动量，那么該部門的商品的社会价值将少于商品的个别价值的總額。

根据上面所談的，馬克思把构成社会价值的基础的必要劳动時間称作“社会必要”劳动時間，而把构成个别价值的基础的劳动時間称作“个别必要”劳动時間（第2卷第123頁）。

这样，轉而更詳細地研究資本主义生产方式，就使得在理論上相应地丰富了价值的概念。

（2）市場价值范畴

馬克思把按上述方法所規定的該生产部門的商品的社会价值称作市場价值。“該种商品所共有的这一价值，是它們的市場价值，是它們出現在市場上时所具有的那种价值”（第2卷第198頁）。

馬克思首先強調了市場价值的社会性质。市場价值是特殊的資本主义条件的产物，是該生产部門内部的資本主义竞争的結果。馬克思指出：“竞争、資本主义生产是下述現象的原因，即生产的平均条件决定市場价格，并因而使价值低于这一平均水平的产品的价格，高于該产品的价格，而且甚至高于其价值^①；这已經不是自然規律，而是社会規律”（第2卷第88頁）。

馬克思在这里談到决定該部門市場价值的“平均生产条件”，因为在許多場合下生产的平均条件是該部門的共同生产条件。但这并不意味着，市場价值始終是而且在一切条件下都是取决于平均条件。馬克思把該部門的个别的，或特殊的生产条件分为三种主要类别：（1）生产者的个人条件比整个部門的平均条件較好，劳动生产率較高；（2）生产者的个人生产条件和个人劳动生产率，同

① 指的是产品的个别价值。

該部門总的或平均生产条件和劳动生产率相等；(3) 生产者的个人生产条件比整个部門的平均条件較差，劳动生产率比整个部門較低。在这种情况下，市場价值摇摆于第一类产品的个别价值(市場价值涨落的最低界限)同第三类产品的个别价值(市場价值涨落的最高界限)之間。

部門內部之間的竞争确定在这些界限范围内的市場价值的一定水平。“正是由于这些类别的数量或其数量的比例关系^①，将决定其中哪一类最終确定平均价值”(第2卷第198頁)。

馬克思关于市場价值不能超出上述界限的指示具有重大的意义：“……市場价值本身永远不能大于产品等級最少的产品的单个价值。假如它超过了，这^只证明市場价格超过市場价值。但是市場价值应当反映出实在的价值”(第2卷第261頁)。

市場价值涨落的这些界限是由它本身的定义得出的：原来市場价值决定于該生产部門的“商品总量所要求的社会劳动时间的总量”。这个社会劳动时间总量在什么样的限度內发生变化呢？假定，該部門所有的資本家全属于第三种集团(即在最低的劳动生产率的条件下进行生产的)，那么社会劳动时间的这一总量将与第三种集团每个資本家所耗去的个别劳动时间的总和相等。这将是社会劳动时间总量的最大可能数值。相反，假如該部門的所有資本家属于第一种集团，那末社会劳动时间的总量将是最小的，而且将与第一种集团的每个資本家所耗去的个别劳动时间的总和相等。假如是正常情况，則在該生产部門內，所有三种集团的資本家都有，那末社会劳动时间的总和将介于其最小和最大值之間，并且将根据这一或那一資本家集团在該部門产品总量中所占的比重而或

^① 馬克思在这里把各个企业主集团的“数量或其数量的比例关系”理解为这些集团中的每一个送到市場上去的产品的数量。(参看《剩余价值学說史》，俄文版，第2卷，注67)

者傾向于本身的最小值，或者傾向于本身的最大值^①。十分明顯，既然市場價格是以社會勞動時間總數為基礎，那它就只有在這個總數的限度內變動，勞動時間的總量也是這樣。馬克思指出：“市場價值……不能高出其本身”（第2卷第264頁）。

這樣，市場價值和個別價值之間的差別決不意味着破壞價值規律的作用，“永遠不能意味着，價值的決定與該生產部門內一般使用的勞動量無關”（第2卷第264頁）。

部門內部的競爭將確定該生產部門的統一的市場價值，將使得擁有最好的生產條件和該部門中最高勞動生產率的屬於第一種生產者集團的資本家，獲得超額利潤，即過多的剩餘價值。在自由競爭的條件下，這種超額利潤帶有暫時的不定的性質，因為只要“落后”的資本家通過各種技術革新克服了落后，改善了本身的生產條件，並趕上了第一種集團的資本家，這種超額利潤就消失了。但是過多的剩餘價值頃刻消逝的性質，並不意味着它的完全消失。它只不過從一個資本家轉到另一個資本家手里。更正確點說，上述三種基本的生產者集團的成員經常都在變化。但是這三種集團的區別還是存在着，這三種集團的資本家的生產條件的差別還是存在着，從而超額利潤也存在着。問題只在於，每個資本家在毫無限制的競爭條件下，有着獲取這一超額利潤的充分可能，為超額利潤而鬥爭是部門內部競爭的主要刺激力量。

在資本家之間進行的部門內部的競爭鬥爭中，擁有先進生產條件的第一種集團的資本家起着特別的作用。他們擁有最高的生產率，在市場上占居統治地位，排擠其他集團資本家的產品，因為市場價值傾向於正是這一集團的個別價值。

從上述道理中得出一個對市場價值的說明十分重要的情況，

① 正如上面所說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總量的大小，因而也是市場價值的大小，也取決於該部門在整個社會生產體系中的比重。

即市場价值不是价值和剩余价值、剩余产品重新分配的因素；它是实际上已产生的价值，但却是在資本主义生产及其一切矛盾的条件下所产生的价值。

在資本主义竞争的条件之下，建立同类商品的統一市場价值是表現价值社会性质的唯一方法。这里必須指出，資本主义条件下的市場价值經常是“虛假的社会价值”。馬克思說：“在我們面前，〔市場价格〕由市場价值决定是表現在这种形式中，即在資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上的市場价值，借助竞争来表現自己；这种竞争产生虛假的社会价值”^①。

在資本主义生产方式条件下，产品的市場价值背离其中所实际包含的劳动時間；社会的市場价值背离个别价值^②。这是資本主义所固有的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之間的矛盾、价值和使用价值之間的矛盾的进一步发展。

現在举两个例子来加以說明。

如果我們有着具备各种不同生产条件的四个資本家集团，其中第二个集团提供全部产品的60%，因此它决定市場价值。在此情况下，市場价值的构成可用下表加以說明。

資本家集团	单位产品的数量	单位产品的个别价值(英鎊)	单位产品的市場价值(英鎊)	总产品的个别价值(英鎊)	总产品的市場价值(英鎊)
I	1	60	30	60	30
II	12	30	30	360	360
III	3	20	30	60	90
IV	4	15	30	60	120
总 計	20	产品平均 价值 = 27		540	600

单位产品的市場价值等于30英鎊，而平均价值是27英鎊。結

① 參看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864頁。

② 在級差地租形成时，这明显地表現在資本主义农业中。

果总产品的市場价值和个别价值之間的差距达 60 英鎊。在資本主义农业的特殊条件下,在形成級差地租时,这一差距还更大。

由于个别价值和市場价值之間的差距,該生产部門的产品不是按照产品实际消耗的劳动時間出售,而是卖得貴一些。一部分社会資金用来支付第三种和第四种資本家集团的超額利潤。这里也包含了市場价值的矛盾性质,这使馬克思称它为“虛假的社会价值”。

另一个例子。假定市場价值等于 120 英鎊,并且假定其个别价值同市場价值相符合的資本創造了价值 $80c + 20v + 20m = 120$, 和生产了 6 个单位的产品。单位产品的价值等于 20; 为偿还所消耗的不变資本,需要 4 个单位的产品。假設,由于使用同等数量的不变資本的新机器能够生产 10 个单位而不是 6 个单位的产品。在这种情况下,单位产品的个别价值等于 12,而市場价值仍然等于 20。为偿还不变資本照旧需要 4 个单位的产品,而不是 $6\frac{2}{3}$ 单位,而假如产品不是按照市場价值而是按照个别价值出售的話,就需要 $6\frac{2}{3}$ 个单位的产品。在这里那部分在原来条件下——在按它的个别价值出售的情况下——需要偿还不变資本价值的产品,变为剩余产品^①。馬克思指出这种轉变的社会性质,它“在任何超額利潤存在的情况下都存在”(第 2 卷第 457 頁)。因此在这里也表现出市場价值的矛盾性,这种市場价值在資本主义条件下是个别資本家借以牺牲整个社会利益而发财致富的手段。

(3) 平均利潤和生产价格的范畴

馬克思的平均利潤和生产价格理論是以下述基本原理为基

^① 在这里是这样計算的,总价值为 $2\frac{2}{3} \times 12 = 32$ 英鎊的 $6\frac{2}{3} - 4 = 2\frac{2}{3}$ 单位产品,变成剩余产品。过去生产 6 单位产品需要 80 英鎊的不变資本; 现在需要 $80:10 \times 6 = 48$ 英鎊。因此,剩下 $80 - 48 = 32$ 英鎊的不变資本,这部分資本也变成剩余产品。

础的。

在不同生产部門的預付資本的同等数量的情况下，这些生产部門所生产的剩余价值的数量的不相等主要是由于这些資本的有机构成不同。^① 因此，等量資本所生产的商品的价值之間有重大的差别，假如商品是按其价值出售的，那它們就带来不同的利潤率。

在研究市場价值时，馬克思以部門内部的竞争为出发点。現在他則探討資本家之間的部門之間的竞争。在部門之間的竞争中，每个部門的資本作为总資本的一部分；根据部門資本在总資本中的份額来調整部門資本参加总剩余价值的份額，調整它的利潤。这种調整是通过重新分配被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由部門之間的竞争来实现的。馬克思写道：“資本家企图（这种企图也就是竞争）在他們之間分配他們从工人階級那里榨取的全部无偿劳动……不是根据每一特定資本直接生产多少剩余劳动，而是根据第一，这一特定資本占总資本的多大部分；第二，根据全部資本所生产的剩余劳动的总数”（第2卷第18頁）。

这样，与市場价值不同，平均利潤的范疇就是按不同生产部門分配剩余价值的范疇。剩余价值之平均化为平均利潤絲毫也不改变剩余价值的总量，因为平均利潤的总额等于总的剩余价值。因此，在这里不仅絲毫沒有破坏价值規律，而且平均利潤的范疇——借助于总的剩余价值——是以劳动時間决定价值这一定义为基础的。平均利潤的規定量也完全以此为条件。馬克思說道：“沒有这一定义，平均利潤就无从平均，而是純粹的幻想。这样它可以同样既是1000%，也是10%”（第2卷第184頁）。

因此，在資本主义条件下，商品不可能按其价值出售，而必須按生产价格出售。馬克思写道：“正是因为商品价值由劳动時間来

^① 馬克思在这里撇开了流通領域。

决定,商品的平均价格^①……永远也不可能同其价值相等,即使平均价格的这一决定仅仅是由劳动时间所决定的价值中派生出来的”(第2卷第23頁)。

生产价格等于生产費用加平均利潤。就如同以前談市場价值与个别价值的关系一样,現在应当談社会的生产价格和个别的生产价格的关系。^②个别的生产价格等于产品的个别生产費用(个别价值扣除剩余价值)加平均利潤。社会的生产价格等于产品的社会生产費用(社会价值或市場价值扣除剩余价值)加平均利潤。个别資本家集团在某一生产部門所获得的超額利潤(过多的剩余价值)等于社会生产价格或市場生产价格与个别生产价格之間的差数。馬克思指出:“个别价值之間的差別有多大,則个别成本价格之間的差別也有多大……超額利潤……是……市場成本价格减去个别成本价格的剩余,或者是市場价值减去个别价值的剩余”(第2卷第262、316頁)。

我們举例說明这个最后的原理。假如該部門产品的市場价值等于 $80c + 20v + 20m = 120$ 。如果該部門某一个別資本家采用比較完善的机器,則它的有机构成将高于(譬如一倍)該部門的平均有机构成;剩余价值率也将相应地提高。这时該資本的产品的个别价值将等于 $80c + 10v + 20m = 110$ 。产品的市場价值和个别价值之間的差額等于10。这一差額同市場的生产費用和个别的生产費用之間的差額相等。

再假如,平均利潤率等于15%。那么市場的生产价格等于115,而个别的生产价格等于 $103\frac{1}{2}$ 。市場的生产价格和个别的生

① 上面已經指出,馬克思在《剩余价值学說史》中大部分不是用“生产价格”,而还是用“成本价格”和“平均价格”。

②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3卷里指出,上面关于市場价值所談到的一切,“加上必要的限制,也适用于生产价格”。(參看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230頁)

产价格之間的差額等于 $11\frac{1}{2}$ 。这后者的差額同产品的市場价值和单个价值之間的差額并不恰好相等，因此，同市場生产費用和个别生产費用之間的差額也不恰好相等，因为市場生产价格和个别生产价格之間的差額不仅由市場生产費用和个别生产費用之間的差額来調节，而且还受总的利潤率的大小的影响。当总的利潤率較低（例如 10%）时，上述差額等于 11，而假如总的利潤率是 5%，那么市場生产价格和个别生产价格之間的差額則为 $10\frac{1}{2}$ ，即更加接近产品的市場价值和个别价值之間的差額。

这样，由于竞争的双重作用（部門內部与部門之間的竞争），发生了社会資本的两类轉移，即价格的“双重平衡运动”。

第一类轉移的結果“确定了資本投入的同一部門的总价格水平和資本投入的不同部門之間总利潤水平”（第 2 卷第 202 頁）。換句話說，把商品的个别价值归結为市場价值和不同于价值的生产价格。

第二类轉移（馬克思称之为“更加表面的运动”）的結果，使市場价格^①同現在表現为市場价格涨落的中心的生产价格平衡了。

这两种轉移的总和，就是价值变为生产价格和使市場价格对生产价格的背离趋于平衡，而且在資本主义竞争的具体条件下将使社会劳动時間的总量“根据社会需要……在各种不同的生产部門之間”进行分配。（第 2 卷第 203 頁）

三、价值和剩余价值理論的发展：

II 資本主义地租理論

平均利潤和生产价格的理論，正如前面所說，即就其一般的抽

① 馬克思称它們是“真正的市場价格”，因为正是它們存在于現象的表面，存在于商品市場上。

象的形式來說，必須有这样的前提：对这两种形式的自由竞争活动不存在任何阻碍。

资本主义农业是下述资本主义生产部门的一个例子，即在那里由于土地私有权的垄断造成了竞争的部分限制。在《剩余价值学说史》中所发展的资本主义地租理论，是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的一般理论在垄断活动的具体情况下的运用。^①我们认为，马克思在这里以具体的事例发展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垄断理论——资本主义垄断理论，从而使在《剩余价值学说史》中发展的地租理论远远超过了这一主题的范围。

(1) 根据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的理论

对绝对地租和级差地租的解释

马克思的绝对地租理论建立在资本主义农业所特有的两个基本事实上：土地私有权（土地私有权的垄断是生产的重要条件）和比工业中更低的农业资本的有机构成。后一事实表现出资本主义农业在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劳动生产率方面比工业落后。农业中较低的资本有机构成表明，农业中创造的剩余价值超过在整个资本主义生产中占统治地位的平均利润水平；因而，农产品的市场价值比它的社会生产价格高。

土地私有权——农业生产的基本条件——妨碍农业中的超额剩余价值由资本家阶级实行共同支配，并且也妨碍提高平均利润。农业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的一个部门，不参加一般的利润率平均化，同时农产品是按照其市场价值出售，而不是按照生产价格出

^① 在《资本论》第3篇（即后来的第3卷）第4节的计划提纲中，马克思加上这样的标题：“地租（价值和生产价格的区别的图解）”（第1卷，第400页）。马克思在《剩余价值学说史》第2卷中规定了自己的绝对地租规律，并指出，这一规律是以前在一般形态中发展的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规律“在特殊的生产部门的运用”（俄文版，第2卷，第85页）。

售的。农产品的市場价值和社会生产价格之間的差額构成絕對地租,并受土地私有者的支配。^①

假如絕對地租是土地私有权垄断和农业在劳动生产率水平方面落后于工业的結果,那么級差地租則是資本主义經濟对土地垄断的結果(农业中資本主义关系統治的結果),同时也是具有較高生产率的上等土地有限以及它們不足以保证社会对农产品的需要(在該种生产价格的情况下)的結果。在这种条件下,土地肥力最低的土地的个别生产价格决定着农业的社会生产价格,其結果在較肥沃的土地上进行生产的資本家获得額外利潤(超額剩余价值),即农产品的社会生产价格及其个别生产价格之間的差額。这种額外利潤就形成級差地租。在土地私有制的条件下,土地私有者攫取級差地租。

無論是絕對地租或是級差地租,都是农业工人的劳动产品。对絕對地租來說这种状况是明显的,因为农业中所創造的产品的价值减去它的生产价格后的余額,是这种地租的源泉。馬克思写道:絕對地租“的来源是,农业資本使資本的不变部分比非农业生产中的平均資本更大的劳动量行动起来”(第2卷第377頁)。

至于級差地租,既然它是社会生产价格和个别生产价格的差額,即社会生产費用和个别生产費用的差額,那它就是:第一,作为生产費用而首先消耗在較好土地上的那部分价值轉变为剩余价值(超額利潤)的結果;第二,这一超額利潤轉变为級差地租的結果。“在較肥沃的土地上劳动的工人的劳动比在較貧瘠的土地上劳动的工人的劳动生产效力要高……包含在他的剩余产品中的剩余价值,其劳动的較高的生产率或者他的級差剩余劳动,被土地私有者攫为己有”(第3卷第340頁)。

这里向我們描繪出絕對地租和級差地租之間的本質差別:如

^① 李嘉图的出发点是价值和生产价格的等同,因而否認絕對地租的存在。

果說絕對地租是农业这个部門較之工业部門生产率低的結果，那么級差地租則证明产生它的資本比这一生产部門的其他資本具有更高的生产率。

在《剩余价值学說史》第二卷中(119、238頁)，馬克思表述了工农业之間的差別，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地租本身(农业租金)与其他种类租金之間的差別所依据的物质基础。在农业中，生产的基本条件是土地。在另外的情况下，土地(或者任何别的自然要素)加入生产过程，但是并不构成这一过程的物质基础。在此情况下就产生了級差地租，而絕對地租的存在則同在这些土地(如果这些土地是用作耕地的話)上所获得的絕對地租相类似。

(2) 資本主义垄断的理論

1. 資本主义垄断的表現形式——

資本主义农业中的两种垄断

馬克思的地租理論是以农业中两种垄断的差別为基础的：土地私有权的垄断和資本主义土地經營的垄断。前面已經指出，弗·伊·列宁在1901年出版的他的《土地問題和“馬克思的批判家”》一著中第一次闡述了农业中两种垄断的問題，当时《剩余价值学說史》尚未公开发表。“資本主义土地經營的垄断”这一术语也是弗·伊·列宁用的。

农业中两种垄断的差异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它准确地划分出絕對地租和級差地租，以及与这一和那一地租有关的生产关系的性质，即級差地租的特殊的資本主义性质和絕對地租的封建性质。这一差別为弗·伊·列宁制訂的土地国有化綱領提供了理論基础。

在《剩余价值学說史》中对于土地国有化作了重要的解释。不

論絕對地租或級差地租都以土地私有制的存在为基础，按照馬克思的說法，它們都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必然產物”（第3卷第338頁）。問題在於，土地私有制的完全消滅在資本主義條件下是做不到的，因為在保持資本主義關係的情況下，土地國有化只能意味著由一種土地私有制形式代替另一種土地私有制形式，即把土地轉為資本家階級集團所有的財產。作為生產的基本條件之一的土地私有制，在資本主義條件下之所以不可能完全消滅，是因為這將從根本上摧毀以資本家對主要生產資料的壟斷占有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生產的基礎。馬克思寫道：“對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來說所需要的一切就是，土地不是公有財產，土地作為不屬於工人階級的生產條件而與工人階級相對立……假如土地私有制變成人民所有制，那末，資本主義生產的基礎，即勞動條件賴以變為脫離工人並與工人相對立的力量的基礎，就根本不存在了”（第2卷第34、97頁）。

當然，上述見解並不取消資本主義條件下土地國有化的進步性質。土地國有化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條件下是資產階級民主的尺度，因而具有很大的進步意義，因為消滅土地私有權的壟斷和絕對地租，就會消滅甚至從資本主義觀點看來也是寄生性的土地私有制階級，把農產品的價格降到絕對地租那樣大小，消除土地投資的障礙。

雖然資產階級的土地國有化絕不意味著土地私有制的完全消滅，但是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資本家階級甚至對實現資產階級的土地國有化的反抗也會不斷增長。資產者懼怕“對一種所有制形式的進攻……對另一種形式也會是非常危險的”，因而寧願與土地私有制的存在實行妥協，“此外，資產者本身也在土地所有者化”（購買土地，——第2卷第34頁）。弗·伊·列寧在發展馬克思這些原理時指出，土地國有化是在資本主義“開始”時代，即

資產階級革命時代實現的，當時資產階級還勇敢，還革命，資產者還沒有購置土地。處在資本主義發展時代的資產階級國有化之所以特別困難，是由于“一個簡單的原因，即沒有一個階級不反對它”。^①在這個時期，社會主義革命問題已經提出來了。

上面已經指出，馬克思關於兩種壟斷（資本主義地租的存在即以此為基礎）的學說，遠遠超出了地租理論的範圍。馬克思在這裡發展了資本主義壟斷（存在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範圍內而且是這種生產方式所固有的壟斷）的理論。

人們常常稱前壟斷資本主義為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但是這並不意味着這種競爭是在壟斷之外，即沒有壟斷而存在。要知道，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存在本身是以整個統治階級——資本家階級——對基本生產資料的私人壟斷為基礎的。馬克思說道：“僅僅只有資本的壟斷給資本家提供榨取工人剩餘勞動的可能性”（第2卷第86頁）。

存在於資本主義農業中的兩種壟斷也是兩種特殊的資本主義壟斷，在個別場合是整個資本主義生產所固有的資本主義壟斷。馬克思指出：“這是這樣的一種壟斷，它在一切生產部門內皆可遇見，只有在一定部門內得以確立，並因而具有不同於超額利潤的地租形式”（第2卷第156—157頁）。

馬克思在這裡指的是市場價值和社會生產價格的形成過程。的確，不論市場價值或者社會生產價格均在資本主義競爭（部門內的和部門之間的）的基礎上形成的。但是這種競爭是在生產資料的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壟斷條件下（資本主義經濟壟斷的條件下）起作用的，這是由于同時在同一市場上的同一類產品必須具有同一的市場價值，同一社會生產價格（從而也是同一的市場價格），同時，一切部門產品的社會生產價格的總額等於這些產品的總價值。

^① 《列寧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293頁。

社会生产价格保证整个資本家階級获得平均利潤。其次，市場价值(社会生产价格)的水平由获得超額利潤的在市場上占統治地位的資本家集团来确定。

資本主义垄断的表現就是如此。它們表明：第一，整个資本家階級对生产資料的資本主义私有制的垄断；第二，在市場上占統治地位的个别資本家集团在資本家階級内部的垄断地位。資本主义經濟的垄断在它的这些表現中的特点是，它并不属于某些特定的資本家或資本家集团所有而被确定下来，被固定下来。在这里所有的資本家形式上都有同等的可能性，他們都有潜在的机会在某一时间里取得垄断地位和获得超額利潤。唯一的例外是农业，在那里，生产的主要条件土地的私有者的垄断地位（借助土地私有者——經營肥沃土地的所有农业資本家及其个别集团）是由資本主义农业的特点以及自然条件所决定的。因此，农业中的两种資本主义垄断带有穩固的而不是轉瞬即逝的性质，而且是研究总的資本主义垄断的合适的对象。

农业的特点（这些特点——例如农业落后于工业——是历史上暫时的特点）只能造成这一垄断的稳定性，而垄断本身是資本主义生产規律作用的结果(第2卷第6頁)。馬克思写道：“工农业之間的区别仅仅在于，工业上的超額利潤落进資本家本人的腰包里，而农业上的超額利潤則落进土地私有者的腰包；其次，在工业上它們的特点是流动的，不穩定，一会儿被这个資本家攫取，一会儿被那个資本家攫取，經常会重新消失；而在农业上，由于本身具有（至少有或多或少的一段时间）不同土壤的稳定的自然基础而被确定下来了（第2卷第234頁）。

2. 农产品价格是垄断价格的个别場合

垄断价格（垄断的高价）的存在是垄断現象，即垄断統治的表

現，而壟斷價格則包含着除了平均利潤之外的某種壟斷超額利潤。在農業中，這種壟斷超額利潤集中表現為地租的形式。因而，地租是壟斷超額利潤的個別場合，而農產品的價格，既然是包含了地租（絕對地租或級差地租），就是壟斷價格。

農產品的價格所以是壟斷價格，首先是土地私有權的壟斷的結果。馬克思寫道：“實際上，這是一種僅僅因為土地私有權的壟斷而不得不支付的價格，而且是這方面的壟斷價格，它不同於工業品的價格”（第2卷第342頁）。弗·伊·列寧也強調了這一點：“絕對地租是由土地私有制產生的。這種地租包含有壟斷成分，壟斷價格的成分”^①。

由於土地私有權的壟斷，農產品不同於工業品，是按其市場價值而不是按其社會生產價格出售的。為了阻止農產品價值變為其生產價格，土地私有權的壟斷人為地把農產品價格保持在壟斷的高水平上。馬克思對於作為超額剩餘價值形式的地租的特點作了如下闡述：“在工業中，超額剩餘價值是靠產品的較廉價的生產獲得的，而在農業中則靠較昂貴的生產來獲得”（第2卷第5—6頁）。因此，由於土地國有化而消滅土地私有權的壟斷和絕對地租，將會降低農產品的價格；同時，工業品的生產價格將由於平均利潤率的增长而增长。馬克思寫道：“放棄絕對地租，將降低農產品價格，但工業品的價格則將由於這一過程使平均利潤提高而有所提高”（第2卷第314頁）。

平均利潤所以增长，是因為農業資本家所獲得的利潤，在消滅土地私有權的壟斷以後，加入了資本家階級的“公共伙食”。然而由於農業中的利潤率高於平均利潤率，所以它參與利潤的平均化將提高平均利潤率。

^① 《列寧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274頁。

但是，消灭土地私有权的垄断，消灭绝对地租和借此把农产品价格降低到其生产价格的水平，这并不意味着农产品价格垄断性质的消灭。因为作为这一垄断的后果的对土地的资本主义经营的垄断和级差地租还存在着。因此农产品价格，即使它只带来一种级差地租，也还是垄断价格。马克思指出，“即使在这里，带来地租的产品价格仍然是垄断价格……关于级差地租可以说，它是‘高的价值’的结果，如果把产品的市场价值超过其实际的或个别的价值的超额部分理解为‘高的价值’的话，这一超额部分产生在比较有生产效能的土地或者矿山上”（第2卷第156、327页）。

级差地租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所固有的；它是资本主义土地经营的垄断以及由此而来的农业资本家的竞争的结果。统一市场价值，从而统一市场价格的形成，是这一竞争的表现。正因为农业中的资本主义竞争是在耕种上等土地的条件上发生的，所以这一竞争使得劣等土地上的生产价格成为调整了的生产价格。

这一情况产生出一种“虚假的社会价值”——由于资本主义土地经营的垄断而人为地抬高的市场价值，其结果是，“被看作消费者的社会，对土地的产品多付了钱”^①。“虚假的社会价值”也是垄断价格，是资本主义土地经营的垄断的体现。

在共产主义社会不存在价格范畴，因而也不会有级差地租。农业中的社会劳动依旧消耗在各种不同肥力的土地上，但是，在优质土地上积存起来的劳动，将被用来改善劣质的土壤，这样，消耗在土地上的劳动总量，就会减少了（第2卷第99页）。

相反，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范围内，既然农产品的价格是资本主义土地经营的垄断的结果，消灭这种价格的垄断性质就是不可能的。资产阶级的土地国有化只能使级差地租从土地占有者手

① 参看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864页。

里轉入資產階級國家手里，但是農產品的價格在這裡並沒有改變。

馬克思把包含着地租的農產品價格看作壟斷價格的見解，是極其深刻的，是由資本主義發展的根本趨向推斷出來的，即使在帝國主義條件下，當壟斷價格成為經濟發展的占統治地位的因素時，這一見解也得到了完全的証實。農產品和采掘工業系統的產品的生產價格，在帝國主義條件下也是壟斷價格的一種形式。

在現代資本主義農業中，地租的壓迫由於壟斷資本的統治而大大加強了。既然資本主義壟斷組織是實際的土地私有者，所以地租就是壟斷組織所攫取的巨大超額利潤的源泉之一。在所有資本主義國家里，都存在着通過食品的價格結構來掠奪勞動者的現象，千百萬農民繼續遭受剝奪和貧窮化，他們在地租、抵押貸款等等名目下不僅向地主、銀行家和財政寡頭繳納出自己創造的剩餘產品，而且還有相當部分的必要產品。隨着資本主義的發展，大土地私有者的壓迫愈來愈難以忍受。

弗·伊·列寧在其《關於農業中資本主義發展規律的新材料》這一著作中，列舉了美國農產品數量的增長及其價格的增長的對比材料。從1900年到1910年，全部糧食價值增長了79.8%，而糧食作物的生產在同一時期內僅增長了1.7%。這一數字清楚地表明“地租，即土地占有者向社會掠取的貢稅的作用”。^①

現在的材料也証明了同樣的事實。從1940年到1950年，美國全部農業生產增加23.6%，而銷售了的農產品的價值在同一時期內增加了2.4倍。^②

謝·格·斯特魯米林院士的統計表明，儘管1959年美國農業勞動生產率水平比蘇聯農業高2—2.5倍，但是美國農產品的價格比蘇聯大約高50%。斯特魯米林院士完全正確地用巨大級差地租

① 《列寧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84頁。

② 《美國農業的勞動生產率問題資料彙編》，1957年版，第18、232頁。

的存在来解释了这一现象，级差地租是垄断的超额利润的一种形式，是虚假的社会价值的一种形式^①。当然，应当指出，财政资本、即现代的垄断组织的影响的扩大，促进了现代社会给土地私有者付出的贡税的增长。

垄断组织在采掘工业中也攫取巨额的地租。绝对地租使矿物原料和燃料涨价。在美国，石油产地的地租在最近几年里占当地生产的石油价格的16—17%。在资本主义世界原料产地垄断化的条件下，采掘工业中的级差地租乃是垄断超额利润的重要泉源之一。根据阿·阿·山大洛夫的材料^②，在中东和近东被开采的钻井的一昼夜平均流出量，比所有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加在一起还要高出大约349倍，而比美国则高出499倍。此外，在美国，石油钻井的开采还有追加的费用，因为其中十分之九是不喷油的。因此，在近东和中东国家开采石油的费用比在资本主义世界其他石油开采区要低得多。但是，石油的价格是在劣等的、流出量最低（如在美国、加拿大、英国）的产地的个别生产价格的基础上形成的。其结果是垄断组织获得超出投资100%的惊人利润。

根据上面所谈的一切可以证实，马克思的地租理论解释了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中有关部门所发生的许多现象。

关于垄断价格和价值之间的关系问题是垄断价格理论中的重要问题之一。首先必须指出，正如市场价格同生产价格和价值之间有区别一样，也必须区别市场垄断价格与相当于产品的市场价值或社会生产价格的那种垄断价格。

马克思阐明市场垄断价格^③是这样一种价格，“它只受有购买

① 《经济问题》，1960年，第7期，第85—86页。

② 阿·阿·山大洛夫：《论帝国主义争夺原料产地的斗争》，1954年，第14、29、30、34页。

③ 马克思把它也称为“本来意义上”的垄断价格（第2卷第25页）。

能力的需求……的状况的限制”(第2卷第331頁)。馬克思举了一个沒有粮食或其他产品的对外貿易小島，說明在这种条件下产品能按市場垄断价格出售。

与随便大大背离价值的市場垄断价格不同，农产品的垄断价格等于它的市場价值，而且仅仅超过它的社会生产价格。

为什么农产品的垄断价格通常不能高于它的价值呢？因为价值是这一价格的直接基础。大家知道，在前資本主义时期(到15世紀以前)存在着按价值交换商品的情况。当时也存在土地私有制。随着工业資本主义的发展，在价格形成上发生了变革：市場价格涨落的中心不再是价值，而是生产价格。但是农业中存在的土地私有制妨碍了价格的这一变革；农产品价格的直接基础仍然是价值。农产品市場价格的涨落仍然圍繞着价值。馬克思写道：“誰要想使地租脱离垄断，那就是錯誤地认为，似乎垄断能使土地私有者有可能使商品价格高过它的价值。相反，垄断在这里的作用在于把商品的价值保持在高于它的平均价格的水平上，在于做到使商品有可能不高于其价值，而正好按其价值出售”(第2卷第86—87頁)。

在关于垄断价格和价值之間的联系的論证中，还有前面所談到的安德森的論点也是重要的因素，即“不是地租……决定产品……的价格^①，而是这一产品的价格决定地租”(第2卷第155頁)。这样，作为垄断超额利潤形式的地租，是以农产品的价值作为自己的来源，而不是这一价值的附加。

3. 农业中的垄断和竞争

馬克思在《剩余价值学說史》中十分重視研究农业中部門之間和部門內部的竞争。

① 实际上这里談到的是农产品的价值(第2卷，第138頁)。

土地私有权的垄断是阻碍資本自由滲入农业的障碍。但是任何垄断都不是绝对的。資本家的“土地化”，即土地私有者和資本家农場主的合而为一就是土地私有权的垄断的潰灭的例子。馬克思指出：“对于这样的作为資本家的农場主，土地所有制不能成为障碍……因为他不是作为資本家，而是作为土地所有者来支配土地所有制”；在这种情况下，“土地所有者在对資本家的关系方面正在消失……”（第2卷第299—301頁）。这种資本家满足于平均利潤，因为它不向任何人付出地租。在这里有可能把农产品价格降低到生产价格的水平。土地所有者与資本家之間的竞争的結果根本决定着土地所有者实现其經濟地位的程度如何，能否从資本家农場主那里取得全部的绝对地租或者应当满足于绝对地租的某一部分。

馬克思还举了另一个例子来说明土地所有权的垄断的潰灭：“按照足够的价格供应的农产品到了这样大的程度，以致土地所有者不能对資本的平均化作任何的抵抗”（第2卷第361頁），在这种地方是不存在绝对地租的。在这里土地所有制即使可能在法律上存在，但在經濟上是不存在的。

农业資本家阶级内部的竞争能够导致資本主义土地經營垄断的潰灭。当馬克思說农业中的調整了的生产价格是劣等土地上的生产价格时，是以資本主义土地經營的垄断有百分之百的作用为前提的，換句話說，必須以全部土地上的产品来满足需求。为了从理論上来規定級差地租的定义，这样摆脱市場条件的作法是完全正确的和必要的，因为只有在这种假定的情况下級差地租才能完全实现。

上面引证的馬克思所奠定的农产品市場价格运动的規律考虑到了市場行情可能引起的涨落（第2卷第261頁）。按照这一規律，市場价值在从劣等土地上的产品的个别价值（最高限度）到上

等地上的产品的个别价值(最低限度)之間的广大范围内变化着。

馬克思批評了李嘉图的錯誤原理,这个原理的出发点是:市場价值不能降低到最劣等土地上的产品的个别价值以下,因而实际上是否认了农业中部門内部的竞争。但是,部門内部竞争的存在已經由农业資本家的破产这样明显的事实所证实了。

作为資本主义生产的一个部門的农业,拥有按照价值而不按照生产价格出售其产品的特权。但是“这一特权决不能推广……到同一生产部門内部生产的价值不同的产品上面去”(第2卷第94頁)。在农业本身内部,价格水平取决于肥沃土地提供給市場的产品在全部产品中所占的比例。肥沃土地决定着,劣等土地是否能够实现本身产品的个别生产价值和个别生产价格之間的差額部分或者好土地的竞争将过于强烈,以致劣土地甚至不能实现平均利潤。

这样一来,肥沃土地在市場上将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当然,假如它的产品数量足以創造充足的供应和大大降低价格的話。部門内部竞争的結果,地租可能純粹是資本家农场主的利潤中的扣除,而資本家农场主在竞争中是力图靠縮减农业工人的工資来維持的。

(3)地租的历史性质

馬克思在《剩余价值学說史》中闡明了关于地租的历史性质的重要思想。在級差地租方面馬克思指出,它是資本主义内部所固有的。但是它在历史上是暫时的,因为在共产主义制度下它将不再存在。至于絕對地租,关于它在資本主义制度下的存在是同工业劳动生产率与农业劳动生产率之間的关系問題紧密地連在一起的。

同把絕對地租看成是永恒范疇的洛貝尔图斯相反,馬克思强

調絕對地租的特殊历史性质和它受到占統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制約性。馬克思說：“在我們的理解中，地租是資本的各有机构成部分之間的对比关系^①的历史差別的結果，这种差別有可能部分地緩和，而且甚至可能随着农业的发展而完全消失”（第2卷第99頁）。

工业較之农业更加迅速地发展是“历史的現象”，它证明“在高级阶段上資產階級生产的离奇的发展和它所固有的矛盾”（第2卷第6—7頁）。馬克思指出，最初（在古代和中世紀），农业比工业的生产率要高，“因为在这里自然界本身所創造的机器参加了生产”，即土地、土壤参加了生产，而当时在工业中还没有机器生产。

在大机器工业发展时期，工业生产比农业生产发展迅速，虽然資本主义工业发展本身受到对农村人口的剝夺的制約和受到农业中資本有机构成显著提高的制約。

后来，随着农业中資本集聚的增长，随着化学、土壤学和生理学（这些科学“对农业說来，比其对工业說来在更大程度上成为特殊的基础”，工业的“科学基础”是力学）的发展，“农业的生产率应当比工业生产率更快地增长”（第2卷第103—104頁）。如果农业生产率与工业生产率相等，絕對地租就会消失。

关于大的資本主义国家农业和工业发展的现有材料談到了农业的劳动生产率水平非常落后。一百年来，从1850年至1949年，美国工业生产增长了89倍，而农业生产在同一时期仅增加了7倍^②。

假定农业中劳动生产率水平为100，那末20世紀40至50年代各資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劳动生产率則等于：

① 工业和农业中。

② 尤·庫欽斯基：《資本主义世界經濟史研究》，三联书店1955年版，第116頁表。

资本主义各国工业中一个工人的生产

(农业=100)①

南非联邦(1946年).....	570
加拿大(1951年).....	130
美国(1950年).....	190
阿根廷(1947年).....	130
巴西(1950年).....	240
墨西哥(1950年).....	450
印度(1951年).....	260
日本(1954年).....	280
巴基斯坦(1951年).....	110
泰国(1947年).....	620
奥地利(1951年).....	300
西德(1954年).....	230
意大利(1954年).....	210
荷兰(1947年).....	180
土耳其(1950年).....	280
英国(1951年).....	90
新西兰(1951年).....	60

从表中可以看出,在现代条件下,绝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农业中的劳动生产率,仍然比工业低很多。但是,资本主义农业发展的某些新的趋势可以证明,马克思关于农业劳动生产率可能比工业以更快的速度发展的预见是正确的。下面是若干年来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和农业劳动生产率方面的比较材料:

① 《国际劳工评论》(International Labour Review),1956年5月,第518页。

工业中一个工人的生产

(农业=100)①

美 国	1930年.....	270
	1940年.....	240
	1950年.....	190
西 德	1936年.....	240
	1954年.....	230
日 本	1930年.....	400
	1954年.....	280
墨西哥	1939年.....	610
	1950年.....	450
荷 兰	1930年.....	180
	1947年.....	180

上表表明，工业和农业中劳动生产率的差距略有缩小。虽然如此，要使农业生产水平与工业生产水平相等，从而消灭绝对地租，还是非常非常遥远的事。但是，某些经济学家认为资本主义农业落后于工业是确定不移的规律，这是不正确的。

馬克思把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同化学、土壤学和生理学这样一些比較新的科学部門的迅速发展联系在一起。和平利用原子能和放射性同位素为农业中劳动生产率的迅速发展打开了广闊的远景。在日内瓦和平利用原子能會議上（1955年）提出的許多报告中，強調了在农业中利用原子能及其副产品“結果将比在工业領域內利用原子能所能带来的成果，提供更重大的成果”，可以“在几年內达到相当于近 50 年內所取得的成就”②。

① 《国际劳工評論》(International Labour Review), 1956 年 5 月, 第 518 頁。

② 安·安凱洛普洛斯:《原子使世界联合起来了嗎?》，1957 年版, 第 86—87、143 頁。

四、資本主义再生产和經濟危机的理論

馬克思在《剩餘价值學說史》中對於資本主义再生产理論的一些重要原則已經作了研究。弗·伊·列寧在其關於馬克思與恩格斯通信摘錄中就馬克思 1863 年 7 月 6 日（正好是他撰寫 1861—1863 年經濟學手稿時期）的一封信寫道：“……草稿的第二卷（再生产的 I、II 过程等等）。很清楚！”^①。弗·伊·列寧在這裡指出這樣一個事實，即在這封信中（其中闡述了 1861—1863 年手稿中所探討的問題）反映了《資本論》第二卷的中心思想：關於社會生产的兩大部類的學說、再生产理論和其他等等。

由於對“亞當·斯密的信條”進行批判，關於總資本，特別是它的不變部分的補償（再生产）問題占了《剩餘价值學說史》很大的篇幅。

同忽視不變資本的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古典學派相反，馬克思立即提出不變資本的補償問題作為他的再生产理論的中心。他說道：“首先必須闡明不變資本的再生产”（第 2 卷第 475 頁）。

不變資本的价值包括在年產品价值中這一情況，對再生产过程的整個性質打上本質的烙印。馬克思舉出許多例子來說明這一點。

馬克思指出，首先，年產品的价值總量，本質上決定於所投入的不變資本的多少。由此可以得出經濟分析的重要結論。譬如，在決定農業中勞動生产率水平時，必須估計到工業、貿易、交通許多部門間接參加農業生產這一事實。這說明在較發達的資本主义國家里，農產品的總的价值比落後國家要高得多，儘管這些國家的

^① 列寧：《〈1844—1883 年卡·馬克思、弗·恩格斯通信〉摘錄》，1959 年蘇聯國家政治出版社出版，第 322 頁。

单位产品要便宜很多(第2卷第479頁)。

其次,所投入的不变資本的数目越大,利用作为积累基金的折旧基金的可能性也越多(第2卷第485頁)。这种利用随着資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馬克思在分析整个社会資本再生产过程时,确定了总产品中不归结为收益、而只能滿足生产需要的那部分产品的存在。在社会产品中属于生产資料的生产,而且只能在其本部类内部得到补偿的那部分产品身上,这一点看得更加清楚。馬克思說:“相当大的部分的不变資本……将自行补偿,而不进入流通,即不以任何一种收益形式来取得补偿”(第1卷第97頁)。这一部分社会产品,馬克思后来在《資本論》第二卷中称之为“生产資料的生产資料”,即規定供社会生产第一部类使用的生产資料。只这一点就已完全駁倒了亚当·斯密的信条。

为此,馬克思研究了社会总产品的結構,并批判了資产階級經濟学家(薩伊和其他人)关于“每年所生产的价值每年也被消費掉”的断言(第1卷第71頁),而且这里指的消費不是个人的消費。馬克思指出,第一,固定資本用于生产过程的部分大大超过其消費部分,而只有固定資本的消費部分才进入年产品价值形成的过程;第二,总产品的价值一部分要回到生产过程,而不进入个人消費基金之中。

不变資本的补偿(再生产)問題,从劳动价值理論的观点来看是非常重要的。既然全部資本都归结为劳动(表现为一定量的物化劳动),归结为有偿和无偿劳动的总額,因而也就归结为收入总額。而不变資本的补偿究竟怎样呢?馬克思的再生产理論透彻地解决了这一問題。

馬克思在《剩余价值学說史》中第一次提出了再生产理論中关于按价值和按实物形式补偿产品的一些重要原則,并把它作为关

于再生产过程两个基本方面的重要原则(第1卷第74页)。

马克思在《剩余价值学说史》中第一次把整个社会生产(相应地把全部社会产品)按照实物形式分为两个基本部分^①：生产资料的生产和消费品的生产(第3卷第232—233页)。弗·伊·列宁多次地强调了这种分法的重要性^②。

马克思举出了许多例子阐明再生产过程的“价值”和“实物”两方面的区分的重要性。

例如，当劳动生产率水平的不同，使两个部门的产品量的增长各不相同，两个部门的产品价值却可能增长得同样大小，这样，这两个部门在保持它们之间的“价值”比例时却破坏了这些部门之间的“实物”比例(第3卷第107页)。

其次，既然同一个价值可能表现为数量极不相同的使用价值，那末付诸实现的价值量和使用价值量也绝不相同。这将为实现造成额外的困难，因为为了实现商品的总价值，必须实现商品的全部数量，而前者与后者之间却无任何共同之处(第3卷第89—90页)。

在研究再生产的过程时，剩余价值的实物形式具有重要意义。马克思指出对外贸易在这里所起的重要作用，它相应地形成剩余产品，使资本家有可能用生活资料所构成的那部分剩余产品去交换生产资料和奢侈品，从而加剧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因此，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论证的完全荒谬，他们认为似乎工资是由所生产的生活资料的数量来决定的。对外贸易和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将导致这样的情况：“只是作为资本的形式而直接生产出来的那一部分剩余产品，以及由于同国外进行交换才取得这种形式的

① 使人感到兴趣的是，无论是在1861—1863年的手稿里，还是在《资本论》第2卷的一些手稿里，马克思总是从消费品的生产开始列举社会生产的部类。关于这一点可参看1956年《历史问题》第2期，尤·特·哈利托诺夫：《摘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研究史(关于弗·恩格斯准备出版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的手稿)》一文。

② 参看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第1章，第6节(《马克思的实现理论》)。

那一部分剩余产品，比必須同直接劳动相交換的那一部分增长得更快”(第3卷第228頁)。在这里我們可以举例說明对外貿易怎样促进資本有机构成的提高。

由于社会产品按价值的再生产同按实物形式的再生产的区分，馬克思作了重要的方法論上的說明：“在研究剩余价值本身时，……产品的实物形式是沒有差别的。在研究再生产的实际过程时，它却具有重要意义……在这里我們再次遇到这样的例子，即使用价值本身具有經濟意义”(第3卷第235頁)。

在分析按价值和按实物形式来补偿社会总产品的过程时，馬克思表述了簡單再生产的条件，这一条件是建立在它的再生产理論的基础之上的。在《剩余价值学說史》中，馬克思在引用这一条件时还用了另外的字母来表示(第3卷第232—233頁)，在《資本論》第二卷中所用的字母是： $Iv + m = IIc$ 。

在《剩余价值学說史》中，馬克思表述了并全面論证了資本主义积累的規律：“工人的状况随着社会財富增加的比例而相对地惡化，即进行了資本积累”(第3卷第314頁)。馬克思指出，随着資本的积累，它的有机构成在提高，其結果是总資本中的可变資本的比重在下降。由于技术进步而带来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社会收入不論在价值或者数量方面都在增加，但是这种增加的果实并不属于工人階級。資本家和其他非生产集团的收入在不断增加。而国民收入中工人階級的份額則在下降。

因此，馬克思表述了資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重要傾向：非生产集团的比重的增大，“介于工人階級与資本家和土地占有者階級之間的中等階級，即在日益增大的範圍內大部分直接靠收入維持生活的中等階級，它們的不断增长把重担加在构成社会基础的工人身上，而且增加着上万的上层階級的社会稳定性和实力”(第2卷第577—578頁)。

这种寄生阶层增长的趋势并不意味着不存在工人阶级的绝对增长。马克思强调说：“雇佣劳动并没有到终点，相反，雇佣劳动以不断增大的规模在进行再生产，在绝对地增长着，尽管比起它所使用的日益增殖的总资本来是在相对地减少”（第2卷第576页）。

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阶级的绝对增长必然出自资本的这种趋势：在最高劳动剥削率条件下尽可能多地攫取生产劳动量。这并不妨碍在先进的部门随着生产力的增长可能发生可变资本的绝对减少，因为“……劳动生产力发展结果的一切变化是……在那些处于生产发展较高阶段的部门内引起可变资本的绝对减少”（第3卷第361—362页）。

不断增长的资本聚积是资本主义积累的重要结果。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这种结果具有对抗的性质，但在它的后面遮盖着一定的物质内容：生产实际上转变为社会过程。马克思说：“生产资料现在当作一般的生产资料，……即当作社会生产资料来使用；同样，各个企业的劳动现在也在社会范围内起作用”（第3卷第424页）。

马克思还表述了资本主义积累的另一个重要结果——雇佣奴隶的永恒存在：“对于工人来说，作为他人的财产、即作为资本的劳动条件的永恒存在，将使作为雇佣工人的工人的状况永恒存在，因而他的命运——即工人的部分劳动时间经常无偿地为第三者服务……也永恒存在，因为对各个工人来说，劳动条件日益聚积成巨大的堆集，愈来愈大的程度上表现为社会力量，即对工人来说，本身掌握这些条件的可能性没有了，就好像在小规模生产条件下有时发生过的那样”（第3卷第331—332页）。

马克思早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中已经指出，由于抽象劳动的特殊社会性质，由于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个人劳动只是因为自己的转让才表现为抽象的一般的社会劳动，货币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决非仅仅是商品交换的媒介。在商品生产的条件下，产品交换

必須分成两个互不相干并在時間上和空間上都被分开的行为——买和卖。正是在这里,即在这两种行为的划分里,包含着危机的抽象可能性。馬克思在上述著作中也指出了来自作为支付手段的貨幣的职能的危机抽象可能性。

但是,证明資本主义周期发展的不可避免性的經濟危机理論,可能“只是从資本主义生产、竞争和信用的实际运动”中引伸出来的(第2卷第518頁),要求研究“那些实际关系,在这些关系范围内发生着实际的生产过程”(第2卷第498頁)。在分析資本主义危机时不应当从假設出发,例如商品按其价值(或者生产价格)出售,資本主义社会是由两个階級組成的,等等。这里要求对資本主义經濟进行具体的分析。

馬克思在《剩余价值学說史》中还没有給自己提出拟定关于危机的具体理論的任务。^①但是他在这里也决不限于仅仅分析危机的抽象可能性;他采取了如下的步驟:研究“潜在危机”的进一步发展,从危机的可能性轉向它的“现实性”,轉向存在于資本主义再生产实际过程中的现实危机。

发生于产品交换的商品形式和发生于作为支付手段的貨幣职能的危机可能性,只是危机的抽象可能性,因为这里还没有“危机的动因”。馬克思強調全部問題在于,指出为什么在資本主义条件下再生产过程的这些因素——买和卖、需求和供給、生产和消費,不可避免地会陷入冲突之中,而这些因素的統一只能通过危机表現出来。

因为发达的商品生产只存在于資本主义条件之下,因而危机的可能性在这里得到进一步的发展。馬克思写道:“如果在研究貨

^① 馬克思写道:“我們也不探討那樣的情況,即当不能出售全部生产出来的商品、危机等等……的时候。这里……我們应当只研究資本运动的不同阶段上的資本形式,而且总是假定商品是按其价值出售的”(俄文版,第2卷,第489頁)。

币时我們就已发现，它蕴藏着危机的可能性，……那末这在研究資本的一般属性时，还在闡明构成生产实际过程的一切前提的进一步的真实关系以前就在更大程度上被揭示出来了”（第2卷第498頁）。資本主义本身带来这样一些新的矛盾，以致不可避免地要把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性。“世界市場的危机应当被看作是资产阶級經濟一切矛盾的实际总結算和强制性的平衡”（第2卷第515頁）。资产阶級經濟学家无法揭露經濟危机的基本原因。他們把注意力集中到如信用制度等这样一些表面現象上。馬克思說：他們“每一次都承认每次这样的危机的最可感觉的理由是危机的唯一的可能原因”（第3卷第110頁）。

生产过剩危机的一般条件引自馬克思所制定的資本主义再生产理論。第十七章的一个标题——“基于資本的基本形式的危机”就表明这一点。資本运动的主要形式和最一般的形式（ $D—T—D'$ ），也就是借以实现資本主义再生产过程的那种形式。因此，再生产条件的任何破坏都意味着同时是資本正常运动的停止。

正如在馬克思再生产理論中那样，在他的危机理論中不变資本也起着特殊的作用。不变資本是資本主义生产各不同部門之間的联接环节。在資本主义条件下的个别資本再生产过程的紧密交錯构成“債权与債務，买与卖之間的这样一种联系，在这种联系下危机的可能性将发展为现实性”（第2卷第516—517頁）。

以实物形式或按价值对預付資本的补偿，是再生产的重要条件之一。市場价格的上涨或下跌，意味着再生产过程中价值与使用价值量之間現存关系的破坏，因而导致再生产的停滞和危机。

这种价格的涨跌常常带有偶然的性质，但是它具有客观基础。要知道，資本的运动是发生在一定的時間过程中，有时这一过程是极其漫长的。在这一時間过程中，劳动生产率可能发生变化，从而商品的价值也会发生变化。馬克思說：“十分清楚，从原来該資本的

起点,直至它結束这样一个周期又回到自身为止,必然发生巨大灾难,也必然积累和发展危机的因素”(第2卷第500頁)。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发生着“資本的崩潰”——不論就使用价值(“机器未被利用,不是資本”)而言,还是就价值(被使用的資本的貶值)而言。

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学否認經濟危机的不可避免性,強調再生产各不同方面的統一,同时閉着眼睛不見它們固有的矛盾和冲突。

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学把資本主义看成是永恒的絕對的生产方式,总是談論一般的生产,一般的消費,等等。李嘉图用来否認普遍生产过剩的可能性的論据之一是确认人类消費的无限的性质。然而在資本主义制度下,所談的只能是有购买能力的消費,这种消費經常处于人为地降低的水平上。馬克思說:“生产过剩只与有购买能力的消費有联系。还談不上絕對的生产过剩”(第2卷第511頁)。馬克思指出,在危机时机,即商品生产过剩时机,劳动者的状况比資本主义周期的其他时机更加恶化。因此,在資本主义社会,問題不在于同絕對消費有关的生产过剩,而在于同有购买能力的需求相比的相对生产过剩。假如是談滿足劳动者迫切需要的程度,則在資本主义制度下“永远存在着生产不足”(第2卷第532頁)。

与此同时,馬克思指出,資本主义条件下的危机是生产力增长的重要加速器。危机驅使資本主义生产“越出它自己的界限并一日千里地迫使在生产力发展方面达到它在自己范围内部只能是极其緩慢的达到的那种水平”(第3卷第111頁)。在这里就显露出資本主义生产的对抗性质。

* * *

研究《剩余价值学說史》中所发展了的馬克思主义政治經濟学的基本問題表明,《資本論》第四卷的理論材料是对头三卷内容的重要补充。

因此,馬克思在《剩余价值学說史》中发展了資本主义社会的

生产劳动的理論，而在《資本論》第一卷中加以總結和概括成几个主要点。在《資本論》第一卷中首先“由簡單劳动过程的观点”，即从人和自然之間所进行的劳动过程的观点出发，得出了生产劳动的定义，并指出这一定义“对資本主义生产过程來說并不是充分的”。^①其次，在这里确定了資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双重趋向：一方面确定，資本主义下“劳动过程的社会性质”、“协作性质”，“生产劳动和它的体现者即生产劳动者的概念必然会扩大”，把它扩大到“总体劳动者”、物质生产参加者的整个总体上；另一方面确定，資本主义縮小生产劳动的概念，把它看成仅仅是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②

在“剩余价值学說史”中提出对生产劳动特性的观点的来源，提出“古典政治經济学一直就把剩余价值的生产看作是生产劳动者的决定性标志”，同时，“因为它对剩余价值的性质的观点发生变化，所以它对生产工人的定义也发生变化”^③。这一情况构成馬克思关于資本主义社会中生产劳动的理論的历史論证的重要因素，因为它证明，作为創造剩余价值的劳动的生产劳动概念，实际上包含着“把劳动者当作資本价值增殖的直接手段的特殊的、历史地产生的社会生产关系”^④。經济理論的历史充分地論证了这一点。

在《剩余价值学說史》中，正如我們所見到的那樣，全面地論证了資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馬克思主义的区分，指出这一区分归根結底来自再生产过程。这就可以解决关于訓練或保护劳动力的劳动（医生、教員等等）的性质問題。

馬克思在《剩余价值学說史》中还研究了作为物质生产中的劳动的生产劳动的另一（他称为补充的）定义，揭示了这一定义与資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劳动的基本定义之间的深刻联系。这一补充定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75頁注7。

② 參看同上书，第549—550頁。

③ 參看同上书，第550頁。

④ 參看同上书。

义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具有愈来愈大的意义。同时它对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也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馬克思不是从资本主义形式而是从生产过程的物质内容中引伸出这一定义来的。

馬克思的平均利潤和生产价格的理論的一个重要范疇是市場价值的范疇，而市場价值范疇又是价值范疇的进一步发展，是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价值的具体化。《資本論》第三卷第十章专门論“市場价值”問題，是《資本論》最困难的章节之一。这一章在其所發揮的許多原則的理解上曾引起了很多爭論，这并非偶然的。弗·恩格斯指出：“在这一著作中他提出了这样多的新东西，而且只是草草地作了初步加工，許多地方还留有空白”，这是完全自然的事^①。

《剩余价值学說史》在市場价值問題方面提供了大量补充材料。馬克思在《剩余价值学說史》中詳細地指明存在于市場价值（社会必要劳动時間的产品）和个别价值（个人必要劳动所产生的）之間的这一差別。

在《剩余价值学說史》中精确地表述了市場价值波动的界限和决定其在某一时期的水平的条件。市場价值同个别价值的背离并不意味着市場价值与劳动時間的总量毫无关系，相反，它在总劳动時間界限以內发生变化。市場价值不是价值重新分配的范疇。它同个别价值的背离是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的表现，因此市場价值才具有“虛假的社会价值”的性质，而社会資金的一部分則作为超額利潤付給資本家。为此馬克思詳細地研究了构成部門內部竞争結果的资本主义超額利潤的結構。

其次，馬克思在《剩余价值学說史》和《資本論》第三卷中指出，与市場价值不同，平均利潤范疇是剩余价值在不同生产部門重新分配的范疇；借助于总剩余价值，它也以劳动時間决定价值为基础。

市場价值与个别价值的区分，在平均利潤理論中得出市場生

^① 參看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164頁。

产价格与个别生产价格的区分。在《資本論》第三卷中馬克思关于这一点談得非常簡略。馬克思指出，关于市場价值所談的一切“加上必要的限制也可以应用于生产价格”，并同市場价值类比，而接着談到市場生产价格^①。在《剩余价值学說史》中，特別詳尽地研究了从市場价值向生产价格的轉变。

大家知道，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中用很大的篇幅分析了地租。《剩余价值学說史》在分析这一問題时，对《資本論》第三卷提供了許多新的补充原理。正如我們所看見的，在《剩余价值学說史》中馬克思实质上在資本主义农业具体条件下发展了自己的資本主义垄断的理論。馬克思詳細地研究了成为資本主义垄断表現形式的农业中的两种垄断，从而解决了資本主义条件下土地国有化的問題。他指出，資本主义条件下农产品的价格既然包括絕對地租或級差地租，就必然是垄断价格。同时，馬克思精确地划分了市場垄断价格（不管它怎样远离价值或生产价格）和垄断价格（等于市場价值或者市場生产价格）。当馬克思談論农产品的垄断价格时，正是談的后一种理解的垄断价格。

在《剩余价值学說史》中用很大的篇幅研究資本主义农业中的两类竞争（部門內部与部門之間的）；这种竞争导致两种垄断的部分破产或者彻底破产。

在《剩余价值学說史》中，馬克思詳尽地研究了級差地租以及絕對地租的历史性质問題。假如在資本主义制度下級差地租不能消灭，那末即使在保存土地私有制的情况下消灭絕對地租在原則上是可能的，但也要决定于工业与农业的劳动生产率的对比关系。为此馬克思发表了关于在劳动生产率水平方面使农业赶上工业的可能性的重要見解。

最后，馬克思在《剩余价值学說史》中詳尽地发展了包括在《資

^① 參看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30頁。

本論》第三卷中的一个原理，这个原理归結如下：資本主义在农业中遇見的是同它不相适应的历史的所有制形式，并按照自己的方式改造它們；同时，改造可能以革命摧毀旧关系的途徑，和采取逐步适应資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途徑来进行。上面已經指出，弗·伊·列宁在分析俄国农业問題时广泛地运用了这些原理。^①

在《剩余价值学說史》中包含着关于資本主义再生产和积累的問題，特别是关于經濟危机問題的許多重要思想。在《剩余价值学說史》中馬克思詳細地研究了从危机的抽象可能性过渡到决定于資本主义对抗性矛盾的危机的“现实性”。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危机的物质基础在于資本主义再生产过程的一般条件，在于借以实现这一过程的資本运动的最一般的形式。

五、关于卡·馬克思在《剩余价值学說史》中的經濟研究方法

在《剩余价值学說史》中也和在全部《資本論》中一样，馬克思以他固有的天才，运用辯证唯物主义方法，对待他所研究的一切經濟現象。在这里也表現出了这一方法的强有力的批判力量、它勿容置疑的辯证邏輯和对客观现实的全面分析，这种分析有可能作出严格的科学結論，揭示出这一现实的規律性，并在此基础上决定历史发展的进程。

《剩余价值学說史》是卓越的思想博物館，它以强大的威力——在这个博物館中看得特別清楚的馬克思的唯物辯证方法——武装向它求教的每一个研究者。当然，研究馬克思在《資本論》第四卷中如何运用唯物辯证方法，可以作为不止一本书而是若干种书的对象。本书只試图探討一下馬克思在《剩余价值学說史》

^①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5卷，第141—142頁。

中研究某些个别問題，特別是关于科学抽象方法問題时运用經濟分析方法的某些特点。

首先必須強調指出馬克思的方法的唯物主义的、具体的历史的性质。

对待經濟现实分析的唯物主义态度，要求从生产本身的客观必要性中引伸出該生产方式的社会形式（經濟現象）。因而，揭示經濟現象本质的經濟規律，应当是物质的規律。这一要求是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之一——关于生产占首要地位的原理的具体化。在《剩余价值学說史》中，馬克思的方法的这一特点令人信服地和多方面地揭示出来了。

馬克思对待經濟现实現象的唯物主义态度，鮮明地表現在对剩余价值的分析中。大家知道，攫取剩余价值和利潤是資本主义生产的目的。但是，剩余价值的存在只能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才能得到解释，即如果它的存在是起源于資本主义生产条件，而不是来自資本家的主观动机。对待問題的唯物主义态度使馬克思把剩余价值解释为来自資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客观条件，从而避免从亚当·斯密时代起就认为利潤出自資本家主观願望的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学所犯的錯誤。

具体地历史地对經濟现实进行分析，要求研究物质的規律——从一定的經濟条件引伸出来、仅仅作用于这些条件并随这些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历史規律。因此，具体的历史的态度意味着就現象的发展及其特征来对它进行研究。

显然，馬克思的方法的这一特征是唯物主义辯证法的具体化。弗·伊·列宁写道，“馬克思主义的全部精神，它的整个体系要求人們对每一个原理只是(α)历史地，(β)只是同其他原理联系起来，(γ)只是同具体的历史經驗联系起来加以考察。”^①

^①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5卷，第238頁。

馬克思具體地歷史地對待現實現象的態度，明顯地表現在《剩餘價值學說史》中對重農主義者的批判範例上（第1卷第10頁）。重農主義者曾經是唯物主義者。他們在分析資本的基礎上所表述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規律是物質的規律。但是，對重農主義者來說，這些規律是作用於一切社會形式的永恒的規律。從而資本主義生產對他們來說成為永恒的自然的生产形式。所有的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這一共同的錯誤，是由資產階級的狹隘眼光所決定的。

在最一般的形式下，馬克思的經濟研究的方法的內容可以歸結為由抽象上升到具體。因此不妨扼要地探討一下馬克思是怎樣運用科學的抽象的方法於具體的經濟研究。馬克思所運用的經濟研究方法——科學的抽象方法，在馬克思和列寧以下的言論中得到了一般的闡明。馬克思寫道：“在經濟形態的分析上，既不能用顯微鏡，也不能用化學反應劑。那必須用抽象力來代替二者”。^①弗·伊·列寧在《哲學筆記》中寫道：“當思維從具體的東西上升到抽象的東西時，它不是離開——如果它是正確的……真理，而是接近真理……一切科學的……抽象，都更深刻、更正確、更完全地反映着自然。從生動的直觀到抽象的思維，並從抽象的思維到實踐，這就是認識真理、認識客觀實在的辯證的途徑。”^②

由此可見，弗·伊·列寧認為抽象方法是理論研究的正確方法，之所以正確是因為運用抽象方法（當然是正確地運用）所創造的理論，正確地反映現實。馬克思不止一次地稱政治經濟學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理論表現。在這裡他當然是指科學的政治經濟學。

為什麼在科學研究中必須用抽象法？因為現象的本質和表象不是一致的。科學的任務恰恰在於，透過現象的外部表象來揭露它的本質。馬克思說：“假如事物的表現形式和本質直接相符合，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2頁。

② 《列寧全集》，中文版，第38卷，第181頁。

那么一切科学都将是多余的”。^① 抽象法提供透过现象的外部表象来揭露其本质的可能性。

但是，确定马克思的经济研究方法为科学的抽象方法，还远不足以揭示这一方法的内容。这里要求进一步地详细确定。应当首先解决研究工作中每个一定的场合所必需的抽象程度问题。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不可能有现成的药方。下面这一点是很清楚的：在每个一定的场合，马克思把对该场合的第二位的、非本质的情况，即妨碍研究该经济现象的情况抽象出来。没有这种抽象，对现象的研究就简直是不可能的，因为现象的本质是被无数的附加因素所掩盖和伪装着的。但是必须指出，马克思从其中抽象出来的第二位的的情况，只有对该具体场合来说是这样的。在另外的场合，在另外的研究方面，这些情况可能表现为第一位的因素，是不容许加以抽象的。

我们举例来说明这一点。在“资产阶级社会的抽象研究”中，抽象方法要求“撇开对外贸易”（第1卷第14页）。对外贸易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起着巨大的作用，但是它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来说，是外部的因素。因此，马克思撇开对外贸易而把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论建立在它的决定性方面。只要回忆一下马克思完全根据资本主义生产的内部条件对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所做的卓越论述，就足以说明这一点。大家知道，弗·伊·列宁在同民粹派的斗争中非常重视捍卫和论证马克思的这一方针。

但是，在把对外贸易抽象出来的同时，马克思指出：“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既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前提，也是它的结果”（第3卷第237页）。在具体条件下实际地考察资本主义生产，离开对外贸易是极端困难的，马克思关于这一点作了如下的说明：“假如剩余劳

^① 参看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069页。

动和剩余价值只表现为国家剩余产品，那末为价值而增加价值，因而也压榨剩余劳动，就会碰到局限性的界限，碰到〔国家〕劳动创造的价值所表现的使用价值的范围的狭窄。但是只有对外贸易才揭开作为价值的剩余产品的真正本质”（第3卷第237页）。

由此可见，没有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要实现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极端困难的。在这里明显地表现出马克思的抽象方法的具体历史性质：对外贸易是第二位的附带的因素，但是，例如在扩大再生产理论中，在具体研究资本主义生产作用的结构时又把它提到了第一位。

总之，在每一次一定的经济研究中，抽象的任务在于，抛开被研究的現象的外在因素，而集中注意力于該現象的本质（内在的）因素。对純粹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是马克思的一般的方法論原則。首先这一点在马克思对剩余价值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对純粹的剩余价值的研究，排除它的特殊形式，是马克思的重要前提。

马克思在他对斯密信条的批判中指出资本主义生产一切部門所共有的这样一件事實，即或多或少地存在着相当量的生产資料。尽管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还存在这样一些“部門”（如采莓果和其他等等），那里没有什么相当的生产資料，但是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在談到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定关系中，类似的例子对問題根本沒有任何关系”（第1卷第67页）。在资本主义生产中这些“部門”的比重并不大，以致考察它們只能带来困难。在規定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生产劳动的标准时，马克思撇开了在资本主义时期遇到的前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例如独立手工业者和农民的劳动）。马克思指出，生产劳动的标准不适用于該場合，因为这些生产者的生产“不从属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第1卷第392页）。

同样的马克思也撇开非物质生产（艺术家、教师、医生、演員等等）“部門”的资本主义关系的研究。马克思說：“該范围内的資本

主义生产的表現同整个生产相比不是那样重要，因此可以完全置之不理”(第1卷第396頁)。

一切經濟規律和范疇，也和一切社会規律以及許多自然規律一样，在实际生活中仅仅作作为一种傾向而实现。但是馬克思根据理論范疇是經濟現象的精确表現，是它的准确一致，因而一秒钟也不应忘記，在現實中这种一致只是大致地作为一种傾向存在着。

沒有上述假設，理論分析是根本不可能的。这一点可从平均利潤范疇这个例子中看出。关于这个范疇馬克思說道，它“永远也不表現为某种直接現存的东西，而只表現为矛盾搖摆的平均結果”，它“只作为一种傾向形式而存在”(第3卷第439頁)。虽然如此，馬克思在理論中仍以完全一定的量(可加以准确的衡量)的平均利潤为出发点。

馬克思科学抽象方法的这一特点，最鮮明地表現在他关于商品的价值和市場价格相符合的假設中。馬克思說：“假設，……商品的价格同它的价值相等”(第1卷第78頁)。商品的价格和价值“在这里仍假設为相同的”(第1卷第65頁)；这个“在这里”一詞，在《資本論》前三卷中都存在。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中說道：“在我們的全部研究中，我們是从假設出发的，所以价格的涨或落是价值实际波动的一种表現”^①。

乍看起来似乎这种假設同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論部分的基础是矛盾的。事实上，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中說道：“价格和价值量发生数量上不一致的可能性，或者說价格和价值量发生差距的可能性，为价格形态本身所固有”^②。

在自发的資本主义商品經濟条件下，价值規律的作用恰好表

^① 參看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17頁。我們在这里並沒有研究价值向生产价格的轉变。在此情况下应当說馬克思理論中市場价格与生产价格相符合。

^②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81頁。

現在市場價格對價值的背离上。但是，關於商品市場價格和價值一致的前提，或者商品市場價格和生產價格一致的前提（在進一步分析的階段上），是馬克思分析價值的基础。這是怎麼回事呢？

首先在於，價格（價值的貨幣表現）是商品價值唯一可能的（在資本主義商品生產條件下）表現。價值本身離開價格是不能表現出來的。價格所以是價值的表現，因為它“是商品中物化勞動的貨幣名稱”，因而“商品和那個用它的名稱作為商品價格的貨幣額是等價，是同義反復”^①。

價格同價值的背离是由哪裡產生的呢？

產生於資本主義商品生產的自發性質，產生於商品實現的條件，產生於商品讓渡的條件。馬克思說：“在交換比率中，可以表現商品的价值量，也可以表現為比這更大或更小的量。在一定條件下該商品會按照這個更大或更小的量來讓渡”。^②但是，在這種條件下，即在商品的价格背离價值的情況下，價格已經不會是價值的完全相等的表現。

因此，如果我們提出發展價值理論這樣一個任務，而價值範疇在資本主義商品生產條件下只以其貨幣表現的形態，價格形態存在，那末，顯然，我們就應當研究同價值一致的價格，因為只有在那種情況下，價格才是價值表現的相等的形式。因此，正如同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條件下市場價格背离價值是合乎規律的那樣，在建立價值抽象理論時，則必須撇開這些背离的現象，並認為價值與市場價格是相同的。在這種情況下，商品實現的條件是附帶的和使問題模糊不清的因素，就象對外貿易在分析再生產時那樣。

馬克思的勞動價值理論是把價值作為資本主義生產中所完成的一切過程的基础。由此可見，與直接生產過程相聯系的範疇，應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80頁。

② 參看同上書，第81頁。

当完全相符地表现价值(或作为价值组成部分的剩余价值)。在理論中这些要求由于假設这些范疇同价值直接相等而得以实现。它們同价值的任何背离已經是分配或再分配的因素,也就是附带因素。在后面这一种情况下,价值理論要求生产价格或市場价格的总額等于价值的总額。在这里可以进行价值和市場价格的相互关系的充分的对比。价格同价值的任何背离都意味着已經生产出的价值的再分配。只有价格符合价值才使价格范疇成为价值的相等的表现,使价格成为直接生产过程的范疇。

馬克思指出,假如斯密—李嘉图关于商品的生产价格同价值直接相等的信条是正确的,那末就会承认,农产品只要能带来絕對地租,就会經常高于其价值出售,从而一切其他产品就会低于其价值出售,也就等于承认,“价值根本就是完全不同于我們在理論中所必須理解的那种东西的某种东西”(第2卷第235頁)。实际上,同一个劳动量在农业中能比在工业中創造更高的价值(因为价格是价值的貨幣表现,我們只能根据市場价格水平判断价值量)。“商品的价值,因而并不决定于其中所包括的劳动量。这将会破坏政治經濟学的整个基础”(第2卷第235頁)。因此,把劳动价值理論建立在市場价格范疇上的要求,在于市場价格不能永久背离价值(当然,是在資本主义自由竞争的正常条件下)。假如当真如此,則价格不再是价值的表现。

上述情况也适用于政治經濟学的其他范疇,只要它們是直接生产过程的表现。

上面我們已經在市場价值范疇的例子上看到这一点,因为市場价值是資本主义生产方式条件下价值范疇的进一步发展和具体化。市場价值既然是該生产部門的商品的社会价值,就不可能超过生产水平較低和較高的資本家集团的个别价值所規定的范围。馬克思說:“市場价值应当反映真实的价值”(第2卷第261頁)。市

場价值超出上述范围只意味着市場价格背离市場价值的事实，即市場价值仍停留在上述范围^①，而市場价格不再是价值的相等的表現；它除了市場价值量外还包括由于实现条件而产生的某些增加和减少。

关于利潤也可以这样說。利潤范疇是剩余价值的一种轉化形式，同时等于剩余价值，它“同剩余价值也是相同的”。^② 如果談到利潤进一步变为平均利潤和生产价格的形成，那末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价值变为生产价格“只涉及总資本所生产的剩余价值在不同生产部門或在不同生产部門的不同資本之間的分配”（第2卷第193頁）。

因此，与市場价值和利潤不同，平均利潤的范疇是分配的范疇；完全符合价值理論要求的平均利潤的总数等于剩余价值的总額。因而平均利潤范疇归根到底决定于价值和剩余价值。馬克思強調指出：“沒有这种决定，平均利潤就会是一无所有的平均，是純粹的幻想”（第2卷第184頁）。

至于生产价格，那么，这一范疇具有双重性质：它表現直接生产过程，只要生产費用是它的組成部分；同时它也是分配范疇，只要它本身包括着平均利潤。市場价格在它同价值一致的限度內是直接表現生产过程的范疇，同样它在背离价值的限度內是分配的范疇。这一点也运用于利潤与剩余价值之間的对比关系。在这里出現了这样一种情况，即分配只是生产的另一方面，因此，同样一些范疇既反映生产关系，也反映分配关系。

但是，在市場价格、市場价值和利潤范疇与平均利潤和生产价格之間存在着本质的差別。假如假設有正常的竞争条件，則市場价格通常等于价值，利潤等于剩余价值；而平均利潤和生产价格照例

① 馬克思說，“市場价值……不能高于本身”（第2卷第264頁）。

② 參看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8頁。

是在它們背离剩余价值和价值的情况下才等于剩余价值和价值。这也使它們成为分配的范疇。

馬克思在研究再生产过程时的出发点是，資本不变部分的价值是不变的，在整个生产过程都是不变的（第1卷第77頁）。这一假設只意味着要求那些生产不变資本要素的部門的劳动生产率永恒不变（第1卷第95頁）。要知道，对于分析再生产的过程來說，重要的并不是不变資本的这个或那个具体的量。不变資本价值的摆动并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即資本的不变部分作为生产的条件加入生产过程，而这一不变部分的价值早已就是一个一定的量，它应当在产品的价值中重新出現。

同样地，馬克思在研究再生产过程时，沒有去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即不变資本只是在許多年之內逐漸地把它价值轉移到产品的价值上去。但是要知道談的是年度再生产，是“不变資本中在一年之內实际上消耗掉的那一部分，因而必須在这一年內得到补偿”（第1卷第77頁）。因此，沒有消耗的不变資本部分或是超出本年再生产界限，或是它在一年的周期內全部都消耗掉，都是完全无关重要的。

分析再生产时还必须撇开中間貿易业务，因為它們是純粹中間性业务。假如在再生产过程中存在生产者同消費者的直接关系。那我們在分析中应当包括研究中間貿易，否則要解决实现的問題就会一筹莫展。“这些中間貿易在推开……在引出最后的交易，但不是去說明它”（第1卷第82頁）。馬克思在另一个地方說道：“使包括在同一次商品交換中的中間环节发行作用，将什么也沒有說明”（第1卷第103頁）。

馬克思指出，在研究再生产过程时，不能离不变資本，因为社会产品这一組成部分的实现的問題，是整个再生产理論的重要方面。在此情况下，“关于誰偿还包括在产品中的构成不变資本的

那一部分价值的問題”(第1卷第91頁),也就是关于不变資本的實現的問題簡直就等于取消了。

馬克思在研究簡單再生产时,撇开积累来解决再生产理論的基本問題。实际上,社会产品的一切組成部分——按价值和以实物形式——的补偿和實現問題,是再生产理論的主要問題。拿不变資本來說,很清楚,扩大再生产的过程只意味着超过現有的、超过属于再生产的不变資本量的追加不变資本的形成。再生产問題(實現、补偿)的解决,应当不受这种追加資本的影响(第1卷第75、103、203頁)。

在分析再生产过程中,馬克思撇开了同这一过程的資本主义形式相联系的比例失調現象。同时馬克思強調指出,在資本主义現實中按比例的生产,“当然,任何时候也不能精确地实现”(第1卷第204頁),但是他假設資本主义生产的按比例进行:“在整个……研究中……,假設商品卖掉了,并且是按照其价值卖掉的”(第1卷第104頁)。因此,作为再生产理論的基本問題的實現問題,并不是粗淺理解的銷售問題,因为在再生产理論中这样的問題,只要从以上所引证的馬克思的原理中就可看出,根本是不存在的。这里涉及到社会产品整个組成部分按照实物和价值补偿的問題,确立社会产品各組成部分之間相互協調的問題。

馬克思在研究平均利潤和生产价格形成的过程时,撇开了无可爭論地存在于不同生产部門中的劳动日长短的差別(第2卷第16頁)。如果不撇开这些差別,那我們就会在不同的生产部門具有不同数量的剩余价值。問題在于要揭示出,对不同生产部門中的剩余价值的数量起作用的影响,即这些部門中的資本有机构成的差別。然而为此必須撇开所有对該部門中的剩余价值的数量起作用的那些因素。

地租理論要求研究純粹形式的地租,即超过平均利潤的余額,尽管在資本主义現實中地租可能是从農場主的利潤中或从农业工

人的工資中扣除的。但是，这样的地租已經不是“資產階級制度中的剩余价值的特有形式”（第2卷第20、95頁）。

在研究資本主義農業時不能撇開它所固有的土地私有權的壟斷。馬克思指出：“如果……土地歸所有的人自由支配，那將缺少資本形成的主要因素之一”（第2卷第33頁）。資本主義形式的土地所有權的壟斷，以及作為這一壟斷的實現的地租，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必然產物”（第3卷第338頁）。

馬克思在剩余價值和利潤的理論中，撇開了所謂的“讓渡的利潤”，但是，資本家在現實中所得到的實際利潤“很大一部分”正是讓渡的利潤（第3卷第475頁）。不過在這種場合只存在總的資本主義利潤在各個資本家之間的再分配，因而在研究由於剩余價值的創造而得來的利潤的地方，應當除開“讓渡的利潤”。

馬克思在《剩余價值學說史》第二卷中研究了李嘉圖的地租理論，提供了運用他的科學抽象方法的光輝範例。這個例子具有重大的方法論的意義，因而應當特別談一談。

李嘉圖的地租理論，以資本在農業中自由運動為前提。李嘉圖的對手責難他，說他的地租理論沒有考慮到禁止資本進入農業對農場主（使用了許多固定資本）所造成的困難。馬克思闡明這種指責是“公正的”，並指出：“1815—1830年的英國歷史高度地證明了這一點”（第2卷第379頁）。然而這種指責“完全不適用於根本沒有涉及到理論的那種理論，因為在這裡所談的始終是經濟規律的或大或小、或快或慢的作用”。禁止資本的困難並不涉及經濟規律（地租規律）的本質，而是涉及它的表現形式、它的作用特點，也就是應當加以抽象的外部因素。

但是，李嘉圖的地租理論還假設資本有自由投入農業的可能性。馬克思在這個問題上堅決站在李嘉圖的敵人方面，他指出，資本之侵入農業遭到土地所有權的抵制。而李嘉圖實際上是把土地私有權給抽象掉了。馬克思把這種抽象稱作“根本上是錯誤的”，

因为土地所有权的垄断，正如我們所知道的，决定绝对地租的存在，因而涉及资本主义地租理论的基础本身。

在这个例子上清楚地看出，在利用科学抽象的方法时，“什么可能和什么不可能”。

经济现象的社会形式和它的物质内容之间的差别，是马克思科学抽象方法的基础。这一差别提供了在每一个这种情况下可以抽象的准确准则。马克思不仅在解决最一般的、抽象的问题（资本主义生产的对抗性质以及它的物质内容，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细胞”）时运用这一准则，而且在研究较为具体的专门问题（例如，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生产劳动的问题）时也运用这一准则。

问题的实质在于，除了上述差别的全部重要性以外，在研究这些现象时，抽象掉经济现象的社会形式是不可能的。换句话说，作为经济现象的表现的经济范畴只能从生产关系——后者还是经济现象的社会形式——而不能从这些现象的物质内容引伸出来。

现在我们举两个例子来说明这一原理。

抽象掉资本主义生产的对抗形式、把这种生产规律当作控制一切社会结构的规律来进行研究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特点。正是这种作法妨碍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揭开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细胞”和对它进行分析。

关于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细胞”的问题，是允许抽象掉的限度的问题，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出发点的问题。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看成永恒不变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前提，导致他们撇开了商品的社会形式、价值形式，而仅仅考察价值量。但是，马克思说，商品的价值形式“是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最抽象的形式，并且也是它的最一般的形式。它把这个生产方式当作一种特别的社会生产而加上印记，同时还使它取得历史的特征”^①。

^① 参看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57页注32。

这样，在商品生产条件下的劳动产品的社会外壳，即商品的价值形式，是抽象过程不能超过的一种界限，因为这就意味着抽象掉现有生产方式的根本特征。同时商品的价值形式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由商品范畴向货币、资本和其它范畴发展的出发点。

当然，分析能够“剖开”商品，把它的社会形式同它的物质内容分开，把使用价值同价值分开，把价值量同价值形式分开等等。马克思也是这样办理的。马克思的关于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区别，实际上是克服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商品拜物教，因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以使用价值和价值的“溶合”为特征的。正象这存在于资产阶级社会的表面那样，物品的社会属性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看来是同物品本身溶合在一起的。马克思说：“在政治经济学家看来，资本的物质因素……是同它的资本形式的社会明确性相结合的”（第3卷第303页）。但是，不论使用价值或者价值量，都不能成为表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范畴体系结构的基础和出发点。只有商品的社会外壳，即它的价值形式才可以成为这样的基础。

马克思在研究亚当·斯密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科学定义时指出斯密的这一功绩，即这些定义“不是从劳动的物质特性（不是从产品的本性和不是从作为具体劳动的劳动所固有的特定属性）得出来的，而是从特定的社会形式和赖以实现这种劳动的社会生产关系中得出来的”（第1卷第126—127页）。

如果以这种态度对待生产劳动的定义，那么研究象劳动产品的物质形式这样的问题，例如劳动产品是否定要具有物质的现实性的问题就没有必要了。

斯密本人在运用这一原理时不是始终如一的；除了上面所谈到的以外，他还正好是从劳动产品的物质形式出发，给生产劳动提供了第二个定义。马克思称斯密的这个第二个观点为“苏格兰式”的概念，并说，问题在于“商品存在的特殊社会方式同商品的物质现实性没有任何共同之点”（第1卷第141页）。

第五章

卡·馬克思在《剩余价值学說史》中对资产階級政治經濟学的批判

批判現代资产階級政治經濟学和修正主义，是同毒化資本主义国家劳动群众的意識的资产階級思想作斗争的一部分，因此具有极重大的意义。在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會議的声明（1960年11月）中写道：“共产党人认为自己的任务是：在思想战綫上展开坚决的进攻，力求把人民群众从各种各样的资产階級思想的精神奴役下，其中包括从改良主义的有害影响下解放出来”^①。

馬克思在《剩余价值学說史》中对资产階級政治經濟学所作的分析，是从革命无产階級的立場上进行有党性的、极科学的批判的最完美的典范。这就是为什么說研究馬克思批判资产階級政治經濟学的方法是順利地同現代资产階級經濟学家和修正主义者（后者在实质上同前者很少有区别）作斗争所十分必需的。

对资产階級政治經濟学的批判想要收到实效，这种批判就必须是有說服力的批判，也就是科学的批判。单单宣布現代资产階級經濟学家是帝国主义的辯护士是远远不够的。批判的科学性至少要求有两个必要的条件。第一，必須彻底研究资产階級經濟学理

^① 《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會議声明》，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3頁。

論的階級根源，揭露隱藏在這種理論背後並受它維護的整個資本家階級或它的某一部分的階級物質利益。第二，必須徹底研究資產階級理論的認識論根源，揭露該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所採用的、必然導致理論錯誤的研究方法的弊病。馬克思對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批判正是具有這樣一些基本特點。

現代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絕大部分是庸俗政治經濟學。列寧寫道：“……在馬克思以後還來談什麼非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這只能愚弄小市民，包括具有‘高度文化的’小市民在內。”^①同時，馬克思和列寧不僅給我們提供了怎樣同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作鬥爭的榜樣，而且提供了怎樣利用它的榜樣。馬克思指出，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的觀點和理論是客觀經濟現實的反映（決不是完全符合真實情況的反映，而經常是完全歪曲的反映），是資產階級社會的生產關係和階級關係在它的辯護士的頭腦中的反映。每一種資產階級理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現實的某一方面。這就是說，對資本主義的經濟現實的科學認識必然要求相應地批判資產階級經濟學家，並且利用其著作中積極有用的東西。

我們的任務不是詳細敘述馬克思對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批判，我們只指出這種批判的基本特點。

一、經濟條件的分析。資產階級 理論的階級根源

馬克思對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分析具有明顯的唯物主義性質。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馬克思認為經濟科學的發展基本上是社會經濟發展的反映。由此在批判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方面就得出

^① 《列寧全集》，中文版，第33卷，第369頁。

两个結論。

第一，任何一个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的經濟觀點歸根到底是由經濟現實情況和他當時的階級鬥爭條件所決定的。馬克思以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中存在的所有比較大的宗派為例說明了這一點。

第二，既然任何一個政治經濟學學派的經濟觀點和理論歸根到底是決定於經濟現實情況的具體條件，那末某一個經濟學家的地位、他在經濟科學史中的作用就決定於他的觀點對當時經濟現實情況的確切反映程度。^①馬克思在《剩餘價值學說史》中以李嘉圖和無數批評李嘉圖的人為例清楚地說明了這一點。

馬克思在《剩餘價值學說史》中異常深刻地揭示了作為重商主義者——資本主義還處於新生時期的思想家——的觀點的基礎的實在的經濟現象。同所有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思想家的觀點完全一樣，重商主義者認為帶來最大利潤率的勞動是生產勞動。他們認為在為國外市場服務的生產部門中的勞動就是這樣的勞動。為什麼呢？因為在16—17世紀（也就是在重商主義繁盛時期），由於新的金礦和銀礦的發現，有些部門的產品可以運往國外而獲得比生產這些產品所化費的還要多的金錢（黃金和白銀），可以獲得新礦產原料，這些部門就會帶來最大的利潤。廉價的黃金大量流入國內，就會使商品價格的增漲速度超過工資的增加速度。因此，這些部門中工人的狀況就惡化，而利潤率則提高。至於為國內消費製造產品的部門，其商品長時間以來都是按原先的黃金和白銀的價值計量的，因此同那些為出口服務的部門比較，這些部門中的勞動就是非生產性勞動。用馬克思的話來說，這種經濟現象也“給了重商主義體系以動力”（第1卷第124頁），促使重商主義者（雖然

① 恩格斯在《資本論》第1卷第3版序言中寫道，如果某個經濟學家的某一觀點“是當時經濟情況的相當適切的理論表現”，那末它對科學的歷史就會發生作用。（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XXVIII頁。）

不是完全有意識地)在對外貿易中尋找利潤源泉。

馬克思在考察重農學派體系時指出，它是在封建社會內部為自己開辟道路的新興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表現。這就是土地所有權與勞動發生分離、農民變成僱傭工人的經濟發展時期。因此，重農學派就在優先發展農業的法國得到了發展。由於資本主義早期的特殊條件，重農學派的理論雖然實質上是資本主義的，卻具有封建主義的外貌。重農學派宣布農業勞動是唯一的生產勞動，而地租則是唯一的剩餘產品形式，在這一基礎上它們要求免除新興的資本主義工業的稅負，而把賦稅轉移到土地所有者身上。這無非是要求部分地沒收地產，——這是一種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曾經試圖實現過的措施。

斯密和李嘉圖(特別是後者)與重農學派不同，他們是較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的代表人物。斯密的理論在時間上符合於資本主義發展的工場手工業時期的最後階段，這時資本主義所固有的階級對抗還未充分得到發展。例如，亞當·斯密天真地認為，大地主和工人的階級利益總是“同全社會的利益協調一致的”(第2卷第372頁)。馬克思指出了亞當·斯密的理論中的重農主義的因素，認為其原因是斯密同重農學派一樣，“反映了大工業的史前史”(第1卷第27頁)。

對歷史環境的考察在馬克思對資產階級理論的分析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剩餘價值學說史》中專門論述李嘉圖的地租理論的發展的歷史條件這一部分(第2卷第229—233頁)可以作為這方面的典型例子。馬克思在這一部分指出，當時的歷史環境曾經對安德森、李嘉圖和洛貝爾圖斯的觀點發生過很大的影響。正是由於18世紀和19世紀初英國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特點，安德森才認為農業生產力正在提高，而這時李嘉圖卻把地租理論同土地肥力遞減“規律”聯繫起來。

馬克思對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唯物主義性質還表現在：馬克思對某一種理論的評價所根據的是這種理論創立時期的一般科學發展水平。因此，從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观点看來，重農學派認為只有在農業中才能創造剩餘價值的論斷乃是荒謬的。但是在當時來說，重農學派的理論卻是非常進步的，因為從這種理論中可以得出：第一，剩餘價值是在物質生產領域中創造的，第二，創造剩餘價值的勞動是生產勞動。誠然，重農學派是以特殊的、極其受到限制的形式提出這兩個論點，這是歷史客觀條件所決定的。

馬克思對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分析具有他對經濟現實情況的分析所具有的那些主要特點。這種分析最固有的特點就是具體性和符合史實性。

馬克思在批判地分析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的理論時指出，某種理論的內在矛盾總是以資本主義現實本身的內在矛盾為背景的。對於馬克思在批判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時的這種極其重要的因素，可以舉亞當·斯密對價值和剩餘價值的兩重解釋為例來加以說明。

斯密之所以認為有兩種東西決定商品的价值，是因為他把勞動價值和勞動產品價值混為一談了。斯密不懂得“勞動力價值”的範疇，而用“勞動價值”的概念來代替它，他把體現在商品中的物化勞動同工人出賣給資本家的勞動力混在一起。斯密所持的出發點是簡單商品經濟關係，在這種商品經濟中生產者就是自己勞動產品的所有者。在這裡，商品的交換就是同等數量的活勞動和物化勞動的等價物的交換。它是根據商品的价值進行的。

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條件下，當勞動資料與工人分離並為資本家階級所占有，而工人只是自己勞動力的所有者時，勞動產品的價值就大於勞動的價值，換句話說，一定量的物化勞動可以換得

更多量的活劳动。资本主义剥削的实质也就在于此。这里存在着对等价物交换的明显的破坏,因而存在着对价值规律作用的破坏。马克思说:“……等价物的交换,就有了这样一些变化,不过外表上还是交换”。^① 亚当·斯密由此得出结论说,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条件下,社会财富已经不是由自己劳动的产品来决定,而是由可以把这种产品占为己有的别人的劳动的量来决定,因而在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的交换中,价值规律不再起作用了,商品的价值不再由生产商品所消耗的劳动的量来决定,而是由劳动价值来决定。

我们知道,马克思得出的是相反的结论。马克思写道:“资本主义的占有方式,虽然好像同原来的商品生产规律有矛盾,但是这种占有方式的产生,并不是由于这种规律的被破坏,恰恰相反,是由于这些规律的被运用”^②。然而亚当·斯密的功绩仍然在于,他感觉到了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一起出现的这种生产关系中的根本变化,而且在他的理论中也反映了这一点。斯密的自相矛盾的理论在这个问题上比李嘉图的理论更有成效,李嘉图没有觉察到资本主义现实的这种矛盾,因此他认为斯密在这个问题上是完全错误的。

马克思极其深刻地揭露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理论的阶级底细。这一点最清楚地表现在他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在关于生产劳动问题上的庸俗化过程的分析上面。在资产阶级还没有成为国内的统治力量、它还是一个革命的阶级时,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对土地占有者、神甫、官僚、军人、国王等等这些非生产人物采取了正确的态度,要求最大限度地缩小所有这些寄生的集团。可是当资产阶级一旦掌握了国家机构,它一旦被真正的生产者——工人宣布为非生产阶级,从这时起,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就力图在经济上论

① 参看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639页。

② 参看同上书,第640页。

证他們早先曾經批判过的东西。他們頌揚并且維護“活动的任何一个范围,說它与物质財富的生产‘有联系’,它是生产物质財富的手段”(第1卷第146頁)。事情发展到最后,就是馬尔薩斯起来維護“‘非生产人員’和明显的寄生者的必要性和有益性”(第1卷第147頁)。

大卫·李嘉图的階級立場整个說来是符合大工业資產階級的利益的。李嘉图提出“生产为了生产”,他的观点是当时最进步的观点,因为这种观点反映了資本主义在发展社会生产力方面的历史进步作用。因此,李嘉图遭到小資產階級思想家西斯蒙第以及維護統治階級中最反对阶层利益的馬尔薩斯的批評。

关于西斯蒙第,馬克思說过,他“在这样的問題上始終是搖擺不定:国家应当控制的是什麼,是生产力,以便使它同生产关系相适应,还是生产关系,以便使它同生产力相适应?”(第3卷第46頁)由此可見,馬克思称之为李嘉图的伤感主义的反对者的西斯蒙第主张回到“过去”,即回到中世紀制度,以此来寻求摆脱資本主义矛盾的出路。这样一种小資產階級的批評乃是反动的批評,因为它力图使經濟发展向后倒退,它所持的出发点乃是过了时的生产关系。

洛貝尔图斯对李嘉图的批判也是依据落后的关系。馬克思說过,洛貝尔图斯的立場是“天真地把‘朋麦尔’和‘英格兰’的生产关系混为一談”(第2卷第151頁)的“朋麦尔地主的”立場。

“政治經濟学家的无產階級反对派”对李嘉图理論的批評實質上也帶有小資產階級的性质,正如馬克思所說的,这些人“以李嘉图的体系为基础,只不过是一貫地作出这种体系本身所已經包含的結論,并且为了工人階級的利益反对資本而提出这种結論”(第3卷第237頁)。

馬克思在《剩余价值學說史》中还分析了小資產階級社会主义

建立“无息信贷”的要求。馬克思首先指出了这种“从資本主义生产的立場……反对生息的資本”（第3卷第432頁）的要求的空想性。馬克思指出，激进的李嘉图派要求通过把私有的地产变成資產階級共同所有的办法来消灭私有的地产，如果說这种要求“是一种理想，一种从資本的本质深处产生的資本的內在意向”，那末“消灭利息和生息的資本也就是消灭資本和資本主义生产本身”（第3卷第449頁）。其次，馬克思指出了这种“社会主义”的根深蒂固的資產階級性质；这种“社会主义”“只不过是穿上了社会主义外衣要求发展資產階級信用的意向”（第3卷第444頁），这种意向同17世紀資產階級經濟学家反对利息的主张完全吻合一致，它只是反映出了在这种“社会主义”得到传播的国家中資產階級关系的不发达性。

最后，馬尔薩斯对李嘉图理論的批評是非常反动的批評，是“来自右面的”批評。馬克思說道：“馬尔薩斯接受資產階級生产，因为这种生产不是革命的，因为它造成的不是历史发展因素，而只是为‘旧的’社会造成更广泛和更便利的物质基础。”（第3卷第42頁）

馬克思指出了这样的事实，即自无产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斗争采取了明显的和有威胁性的形式时起，“資產階級經濟科学的丧钟敲起来了”^①。在《剩余价值学說史》中，馬克思以李嘉图以后时期的一些資產階級經濟学家为例，指出客观的科学研究是怎样日益被厚顏无耻的詭辯所代替。古典經濟学家曾經同活生生的现实打交道，他們研究了資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实际矛盾。而庸俗的經濟学家在实质上是同真正的现实生活脫离的，他們虽然以古典經濟学家所建立的理論为依据，但是却千方百計地閹割和歪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XVII頁。

曲这些理論。像凱里这样一些庸俗的經濟学家是階級利益調和的宣传者，他們激烈地攻击李嘉图，責备他宣揚“共产主义”。凱里写道：“李嘉图先生的体系是糾紛的体系……整个这一体系具有在各階級之間制造仇恨的傾向……他的著作是力图以土地改革、战争和掠夺来夺取政权的蠱惑家的真正的指南。”（第2卷第160頁）

只有从更先进的階級——更先进的生产方式的体现者、工业无产階級的立場出发，才能对李嘉图的理論以及整个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学的理論作革命的批判。

二、对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学 古典学派的方法的批判

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学的最一般的特征是：資產階級的經濟学家，包括古典学派的代表人物在內，都是資本主义制度的辯護士，他們所有的理論在本质上都具有資產階級的局限性，主要是：他們看不見資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点，不懂得这种生产方式的历史暫時性。馬克思对重农学派的下列評述也适用于这些經濟学家，馬克思說：重农学派“把資本主义的生产形式变成某种永恒的、自然的生产形式”。（第1卷第10頁）

政治經濟学古典学派是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学中較好的学派。馬克思把那些在某种程度上克服了資產階級局限性的古典經濟学家分为两类。这一类是拉姆賽、舍尔比利埃和琼斯；这些人实际上得出了这样的研究結論，即“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資本主义生产方式并不是社会生产的必然的，也就是絕對的形式”；这些人具有“認識各种生产方式的历史区別的要素”（第3卷第339、377頁）。馬克思指出：“在历史地对待現象的解释方面，以及在經濟細節的关系方面，琼斯比李嘉图前进了一步”（第3卷第380頁）。

然而，拉姆賽、舍尔比利埃和琼斯在打破“政治經濟学家所固有的局限性”的同时，却仍然“被这种局限性所俘虏”（第3卷第405頁）。

第二类經濟学家是“政治經濟学家的无产階級反对派”；这些人始終是以李嘉图的理論为依据，并且得出了这样一些激进的結論，例如：“对于工人來說，資本家作为生产职能的体现者是多余的，这就如資本家自己看来，对于資產階級生产來說，土地所有者的职能是多余的一样”（第3卷第474頁）。但是“李嘉图派社会主义者”也“有……政治經濟学家的局限性”；他們宣称，他們“需要的是資本，而不是資本家”，他們不懂得，“如果他們消灭資本家，就是消灭了資本性质的劳动条件”（第3卷第245、278頁）。

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学的古典学派是唯物主义者。但是他們的唯物主义是形而上学的，因為他們“把社会的一个固定的历史阶段的物质規律看做是同样地統治着社会的一切形式的絕對規律”（第1卷第10頁）。

古典学派的观点是以劳动价值論为基础，这一点就已經证实他們的观点具有了唯物主义的性质。后来，当資產階級經濟学家在实质上放弃了劳动价值論时，他們也就背弃了唯物主义。不过古典学派的唯物主义是极其表面的、有局限性的，这一点（我們将在下面看到）表現在他們的研究方法上。馬克思常常把古典学派的唯物主义描述为“粗糙的經驗主义”（第1卷第57頁）。因为古典学派的分析常常限于表面的經濟現象。例如，古典学派在考察剩余价值时，通常是从利潤的形式来进行考察，因为在資本主义现实生活中，剩余价值正是以这种形式表現出来的。“他們粗糙地抓住只是他們感到兴趣的、經驗过的材料”（第1卷第60頁）。

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学的古典学派企图深入研究資本主义的生產方式，考察真正的經濟規律的作用，从資產階級社会經濟生活的表面現象中研究出抽象的概念。換句話說，他們企图在某种程度

上运用科学的抽象概念。古典学派所获得的一切成就正是应归功于科学抽象化的方法——在他們能够加以运用的范围内的方法。但是，由于古典学派是形而上学者和經驗論者，他們就不能在科学抽象概念的道路上走到底。古典学派在方法上的弊病归根到底决定了他們在理論上的一切錯誤。

古典学派所运用的抽象概念方法的主要弊病之一就是他們的抽象概念是不完备的。古典学派的抽象概念的不完备和不充分，首先是由于他們认为各种資本主义生产形式会永世长存的根本反历史的和贊揚的观念。所以，古典学派就不能把資產階級生产方式的最抽象和最一般的形式——劳动产品的价值形式区别出来；他們之所以不能做到这一点，正是因为資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为社会生产的历史的固定形态就具有这种形式的特点。^①

其次，古典学派的抽象概念的不完备性是他們所固有的經驗主义以及从表面現象看問題的必然結果。这表現在：古典学派不能区分出真正的剩余价值的范疇，不能从具体的表現形式——利潤、地租等等中把它抽象出来。因此他們把剩余价值同利潤混为一談。古典学派不能“在考察商品价值时忘掉利潤——从竞争范圍中……出現的事实”（第2卷第184頁）。例如，亚当·斯密就把利潤直接当做是剩余价值。起初他說剩余价值是活劳动的产物，可是馬上又把它說成与所有的預付資本有关。当时并不懂得：为什么剩余价值（正如斯密自己所說的，剩余价值的产生并不取决于預付資本的多少）会随着預付資本的增长而增长，就像平均利潤的情况那样。这样一来，由于把剩余价值同利潤混为一談，亚当·斯密就推翻了他自己所确立的剩余价值直接从所消耗的劳动中产生的規律。

古典学派由于抽象概念的不完备和不充分而产生的在研究方

① 參看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57頁。

法上的第二个大弊病就是他們抽象概念的形式主义。古典学派的抽象概念之所以是形式主义的，是因为他們认为經濟范疇的表现形式就是这些范疇的直接的、真正的反映。他們沒有揭示这些表现形式的發展。

特別应当注意《剩余价值學說史》第二卷（第2卷第158—160頁）中馬克思十分清楚地对斯密和李嘉图的方法作了比較的那些段落。在这些地方，馬克思也是相信自己对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学的分析所采取的辯证唯物主义态度的。他不仅揭示了李嘉图的方法的缺点，而且还指出了李嘉图的研究方式的历史合法性和必然性。关于价值規律是資產階級制度的生理現象的基础的問題，关于現象的实质和它的表现形式的問題，关于資本主义社会的实际的和表面的运动的問題等等——这些問題的提出本身就标志着政治經濟学中整整的一个时代，并且使李嘉图的學說达到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学的頂峰，成为馬克思主义政治經濟学的本源之一。

上面我們看到，李嘉图亟力想证明价值規律的普遍性，想证明所有其他的經濟范疇（例如平均利潤和生产价格）同价值理論并无矛盾，因此他不是从价值中来彻底研究这些范疇的發展，而是认为这些范疇早就是存在的，并且机械地把它們同价值混为一談。这种不能从价值中得出生产价格的現象，是李嘉图只研究資本流通过程中产生的表面范疇而不研究同直接的生产过程有关的范疇的結果。这里我們看到，抽象概念的不充分性和不完备性是怎样导致抽象概念中的形式主义的。

馬克思指出，形式主义的抽象概念是“本身虛假的”（第2卷第100頁）抽象概念。因此，抽象概念中的形式主义使古典学派及其追隨者在理論上犯大錯誤，使他們創造出这样一种虛假的學說，这种學說最終意味着劳动价值理論在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学中的彻底破产。

由于把剩余价值范畴和利润范畴混为一谈，李嘉图就完全错误地解释了利润率降低的趋向，得出了资本积累的錯誤理論。

在《剩余价值学說史》第二卷中，馬克思就李嘉图的地租理論詳尽地分析了古典学派的抽象概念的形式主义性质。李嘉图所遇到的困难就是要从价值規律的观点来解释地租。馬克思曾对此說过一段重要的方法論的話：“李嘉图解决困难的方法，就是假設困难在原則上不存在。而这确实也是原則上解决困难的唯一方法。但是这样做可以有两种方式。或者是证明，同这个原則相矛盾的現象只不过是某种表面的东西，只不过是从事物本身的发展中产生的表象。或者是，像李嘉图所做的那样，在一点上扔掉困难，然后以这一点为起点，从这个起点可以說明在另一点上存在着引起困难的現象。”（第2卷第20—21頁）

这一段之所以重要，是因为馬克思在这里說明了他自己的科学的抽象概念的方法（这种方法能使現象从現象的本质中分离出来）和古典学派的形式主义的抽象概念之間的区别。在馬克思的理論中，生产价格在表面上也同价值有矛盾，但矛盾不是用形式主义地混淆价值和生产价格的办法来解决（这也就是在研究的起点上“扔掉矛盾”），而是用从价值中分离出生产价格的办法来解决。地租的存在在表面上也同价值規律有矛盾。李嘉图形式主义地认为劣等地上的产品的价格同价值相等，从而把在这个問題上的主要困难扔掉，然后引出了优等地的地租。然而地租問題，至少是絕對地租問題，仍然沒有解决，因为李嘉图的理論的出发点必須以地租的不存在为前提。李嘉图在这里实际上是从土地私有制思考抽象概念的，可是土地私有制（也就是个别人的个体所有制，或者是资产阶級国家所有制）是資本主义生产的必要条件。馬克思的地租理論是价值范畴的进一步的发展阶段。馬克思起初仔細考察了价值怎样变为生产价格，以及剩余价值怎样变为平均利潤，現在他

在地租理論中又仔細考察超額利潤怎样变为地租。同价值規律的
表面上的矛盾“从事物本身的发展中”得到了解释。

三、古典政治經濟学和庸俗政治經濟学

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学古典学派的理論本身充滿着深刻的矛盾。这是它垮台的原因。这种过程的基础是資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存在的对抗矛盾。馬克思指出：“这些矛盾在李嘉图和其他政治經濟学家的理論中得到了理論上精确的，虽然也是不知不觉的反映”（第3卷第243頁）。这也正是作为一門学科的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学必然要灭亡的原因。想要站在資本主义永世长存的立場上，从理論上解决这种社会形态的对抗性，是不可能的。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四卷全卷中，对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学的庸俗化的根源及其解体作了仔細的研究，他始終认为古典学派的理論的矛盾就是庸俗化的根源。現在我們来举几个例子。

重农学派确信剩余价值、亦即积累的源泉只是在农业中产生，因此他們认为工业利潤和利息只不过是一种用于資本家个人消費的收入。重农学派的这种論点虽然在当时是进步的、是反对封建主和維護年輕的資本主义生产的，但它仍然是理論观点的狹隘性的表現。在后来的經濟学家的理論中，这种論点变成了庸俗的因素，变成了臭名远揚的“节欲論”。他們这样說：“資本积累之所以发生，是由于資本家个人的貧困，資本家的儉省和节制”（第1卷第28頁）。

从重农学派的观点中可以得出，工业利潤是資本家“进行監督和管理”的“工資”。这种論点也是庸俗經濟学家的主要論点之一。馬克思极为詳尽地分析了这种庸俗的論点，并且得出結論說：“如果辯护家的這句話〔即企业主的利潤就是进行監督的工資〕明天认

真地實現了，資本主義企業主的利潤真的就只是進行管理和領導的工資了，那末到后天，資本主義生產的末日也就來了”（第3卷第335頁）。

在這裡，古典政治經濟學和庸俗政治經濟學之間的區別就是：如果說古典學派，特別是亞當·斯密有兩種利潤理論（科學的和科學的），那末庸俗的經濟學家對利潤就只有一種不科學的解釋，即說成是進行監督的工資或是資本家“關心”的結果。

馬克思曾經指出，李嘉圖的追隨者把古典學派的“粗略的經驗主義”和古典學派抽象概念的形式的性質變成了“虛偽的形而上學和煩瑣哲學，這種煩瑣哲學作了使人痛苦的努力，以便通過形式的抽象概念從一般規律中直接引伸出難以駁倒的經驗過的現象，或者是以便巧妙地把這些現象置於這種規律之下”（第1卷第57頁）。

資本主義生產的目的是剩餘價值，但這不是說，剩餘價值可以解釋為資本家的“關心”，資本家對剩餘價值的“企求”。剩餘價值是資本主義生產和勞動力生產消費的客觀結果。亞當·斯密在科學地解釋資本主義剝削時說過：如果資本家得不到利潤，他就“不會有什麼興趣來雇用……工人”。庸俗的經濟學家沿襲了斯密的這種被馬克思稱為“鄙俗的和荒謬的”主觀主義的觀點。古典學派的自發唯物主義在庸俗的經濟學家身上變成了道道地地的主觀唯心主義。

斯密把生產勞動說成是創造商品的勞動，這種說法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關於生產勞動的庸俗理論的發展。根據這些理論，在資本主義制度下任何有報酬的勞動都被說成是生產勞動。這無非就是斯密對生產勞動的第二種解釋，即說成是有益的勞動的邏輯發展。實際上，如果勞動不是有益的，那末它還會得到報酬嗎？如果是這樣的理解，那末有一些其勞動連斯密也從來不認為是生產

劳动的人（如家僕、官吏等）也属于生产人員的范畴了。馬克思指出，庸俗的經濟学家一方面“对物质生产采取傲慢的态度”，另一方面却企图把各种各样非物质的生产或甚至根本不是生产的东西列入物质生产的范围。

古典学派抽象概念的形式主义和由此而产生的斯密和李嘉图关于价值和生产价格相同的信条为摒弃了劳动价值論的庸俗政治經濟学（馬尔薩斯、托伦斯等人）开辟了广闊的道路。关于馬尔薩斯，馬克思直截了当地說道：他“凭借亚当·斯密的見解的薄弱的一面，企图建立一种反理論，来同李嘉图凭借亚当·斯密的見解的有力的一面而建立起来的理論相对抗”（第3卷第42頁）。

古典經濟学家的理論的辯护性质在于他們的理論是反对工人階級而維護資本家的利益的。根据李嘉图派的学說，“工人应当尽量把自己更多的产品无代价地让給資本家，以便資本家用这种方法把增长了純收入再变为資本”（第3卷第12頁）。換句話說，生产是为了生产。庸俗的經濟学家，首先是馬尔薩斯，把这种辯护轉向資本家本人。“按照馬尔薩斯派的意見，应当用地租、稅收等形式从工业資本家那里无報酬地拿取尽可能多的东西，以便他們把剩下来的东西卖給那些硬强加給他們的‘参加分紅的人’”，也就是非生产人員，“而使自己获得利潤”（第3卷第12—13頁）。

李嘉图的追隨者企图在某种程度上消除他們老师的理論中的矛盾，但却只是促进了这种理論的解体。馬克思以詹姆斯·穆勒为例清楚地指出了这一点，穆勒企图“把時間的效用說成是劳动的消耗”（第3卷第76頁）。这里指的是这样的情形：当劳动对象，例如保存在地窖里的伏特加酒，在一定時間內不受到劳动的作用，可是其价值却增长了。如果李嘉图派懂得利潤和剩余价值之間的差別以及价值和生产价格之間的差別，解决这样的問題其实是很簡單的。但是詹姆斯·穆勒企图离开价值規律来直接解决这个問

題。馬克思說：“因此，實質上要在這裡解決問題是不可能的，而只可能是在口頭上詭辯地說要消除困難，也就是只可能是一種煩瑣哲學”（第3卷第76頁）。這種把具體的東西和抽象的東西直接混為一談的企圖意味着使古典學派理論的威信徹底掃地了，“比所有反對者的攻擊還要更利害地破壞了李嘉圖理論的全部基礎”。

馬克思在“李嘉圖學派的瓦解”這一章的結論中最充分地证明了，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庸俗化是它的受到古典學派理論的內在缺點的制約的邏輯發展結果。

在古典學派代表人物身上存在着庸俗的因素，這決不是說在古典政治經濟學和庸俗政治經濟學之間就沒有重大的差別了。馬克思指出，“應當把”庸俗經濟學家“同經濟學研究家”（馬克思對古典學派的稱呼）“嚴格區別開來”，因為後者企圖“了解現象的內在聯繫”（第3卷第429頁）。

馬克思指出，古典學派在試圖“把各種各樣固定的、彼此各不相同的財富形式歸結為內在的統一性”時所使用的分析法是科學研究中的必要階段，正是應當由此而“開始批判和理解”（第3卷第477頁）。至於“遺傳進化學的解釋”，即從唯一的實質（這是“理解現實形成過程各個不同階段”（第3卷第478頁）的條件）中遺傳進化學地引導出各種不同的形式，這已經是研究中的下一個階段了，古典學派缺少這種階段，但這種階段却是古典學派所進行的那種分析的直接繼續。這個地方之所以十分重要，是因為馬克思自己在这里劃了一道綫，把他所創立的經濟學說和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古典學派的理論分開來了。由此也可以看出，雖然馬克思的經濟學說是政治經濟學中的革命變革，但它同時也是古典學派理論的直接繼續和發展。

馬克思指出，古典學派想推翻自己原先的前提，如關於被他們看作是社會生產的自然形式的資本主義生產是永恒的這樣的論

斷。馬克思說，古典學派的理論“以自己的分析”為取消這種錯誤的解釋“开辟道路”。馬克思以拉姆賽、舍爾比利埃和瓊斯為例說明了這一點。

我們在這裡可以看到馬克思和庸俗經濟學派對古典學派的經濟理論所採取的根本不同的態度。馬克思仔細地研究古典學派學說的科學方面，進一步發展它，從邏輯上把它發揮到底。庸俗經濟學家則相反，死抱住古典學派的不科學的、庸俗的因素不放，並且把它“發展”到荒謬絕倫的地步。

與古典學派不同，庸俗政治經濟學描述資本主義現實的表面現象，而且是歪曲地進行描述。它的毫不掩飾的任務就是遮蓋資產階級社會的矛盾。這表現在：庸俗經濟學家在現實生活和理論中都“強調對立統一的因素而否認對立”（第3卷第77頁）。供和求、消費和生產、買和賣等等被宣布為統一了，結果就把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混淆起來；馬克思曾經把這種混淆形容為李嘉圖學派“最後的和最骯髒的解体表現”（第3卷第171頁）。

古典學派從價值中“分出”使用價值的巨大理論工作就這樣被化為烏有了。馬克思曾經指出過古典學派的巨大功績，說他們這些人，特別是李嘉圖，把物的交換價值看作“僅僅是人的生產活動的一種表現，是生產活動的一種特殊社會形式，是一種根本不同於物的東西”（第3卷第167頁）。

庸俗經濟學家慣用的分析對象是利息——資產階級生產關係的最偶像化的形式。這種形式反映出來的不是工人和資本家之間的主要階級關係，而是一個資本家同另一個資本家的關係，反映出來的利潤源泉不是僱傭勞動，而是資本本身。

庸俗政治經濟學本身沒有創造出什麼東西，它從古典學派那裡獲得養料，隨着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發展而得到發展，隨着階級鬥爭的尖銳化而越來越成為辯護的政治經濟學。馬克思說過，同鼓

吹調和的巴師夏比起来，薩伊还可以說是一个批評資本主義的人。又說，像羅雪爾這樣的庸俗經濟學家的觀點是作為一門科學的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墳墓。

四、卡·馬克思的《剩餘價值學說史》 對批判現代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 和修正主義的意義

本書不可能對現代資產階級的經濟理論作詳細的批判，因為這是專門研究的任務。我們只是想用一些例子來說明《剩餘價值學說史》和被馬克思發展的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批判方法對揭露現代的帝國主義辯護士的意義。

在帝國主義時代，當資本主義制度的矛盾和由此而產生的階級鬥爭達到空前尖銳的程度時，庸俗政治經濟學就進一步瓦解了。這種情形的主要表現之一，就是資本主義的最新的辯護士使用了他們的前輩所提出的、並且在《剩餘價值學說史》中遭到致命批判的那些庸俗主義概念中最反動的概念。

現代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中心顯然主要是凱恩斯主義（法國資產階級經濟學家艾米爾·讓姆斯的二十世紀經濟思想史教程即以此分為兩部分：從本世紀初到凱恩斯和從凱恩斯到現在）。1935年出版的凱恩斯著作：《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在資產階級著作中被稱做是“思想和方法史的轉折點”，是“凱恩斯主義的革命”。^①

凱恩斯並不隱瞞他對李嘉圖的敵視，他認為李嘉圖的理論是“脫離生活的抽象”。^② 凱恩斯的靈感的源泉就是重商主義者的觀

① 艾·讓姆斯：《二十世紀經濟思想史》，1959年俄文版，第46、234頁。

② 參看約·梅·凱恩斯：《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三聯書店1957年版，第288頁。

点（他在他的著作的第23章中专门热情洋溢地概述了这种观点）和馬尔薩斯的理論。凱恩斯写道：“重商主义者懂得問題的存在（这里指的是在流通中需要足够数量的货币以保证正常的經濟活动。——作者按），但是不能进一步使問題得到解决。而古典学派則根本忽視問題，把一些意味着問題不存在的条件作为自己的前提……李嘉图像石头那样对馬尔薩斯所說的置若罔聞。”^①艾·让姆斯直截了当地指出，凱恩斯使約·柴尔德和約翰·罗这些重商主义者“恢复了名誉”，“馬尔薩斯在許多方面鼓舞了他”。^②凱恩斯理論的基本論点之一就是早先柴尔德提出的要求降低利息率。

凱恩斯的理論是30年代“大蕭条”所引起的資產階級經濟思想危机的产物。凱恩斯的著作是第一批提出資本主义无危机发展的妙方的书籍之一。在这些书里，凱恩斯及其追随者所依据的是馬尔薩斯关于作为反对生产过剩的手段的非生产消費的作用的思想。“凱恩斯正是从馬尔薩斯那里借用了反对李嘉图的思想，即过度积蓄所引起的有效需求的降低会带来經濟蕭条。”^③凱恩斯跟在馬尔薩斯后面頌揚非生产費用，甚至頌揚最不合理的非生产費用。他說：“金字塔建筑、地震、甚至战争都可以使財富增加。当百万富翁們认为建筑巨大的私宅以便在生前供养自己的肉体，建筑巨大的金字塔以便在死后掩盖自己的肉体是一种愉快，或者当他們为了懺悔自己的罪过而修建一些教堂、給寺院和传教士作些捐贈时，直到这样的时候，資本丰裕和产品丰裕之間的冲突才有可能延緩。”^④馬克思在《剩余价值学說史》中对馬尔薩斯的这种极其反动

① 約·梅·凱恩斯：《就业、利息和貨幣通論》，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97、308頁。

② 艾·让姆斯：《二十世紀經濟思想史》，第243、244頁。

③ 同上书，第243頁。

④ 參看約·梅·凱恩斯：《就业、利息和貨幣通論》，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09—110、185頁。

的論点所作的批判，也最直接地批判了凱恩斯主义。

馬尔薩斯的人口論及其关于地球上人口过剩、粮食危机的威胁等等論断也都被广泛利用来为以原子武器、細菌武器和其他类型武器大量消灭人口作辯护了。現代馬尔薩斯分子之一的費尔柴耳德写道：“……由于自然生物学的原因而在数量上增长了的人，即使运用了自己所能表現出来的全部发明才能，也从来不能使生产技术改善到足以保障自己生活的程度。同現有的粮食資源比較起来，相对的人口过剩随时随地都引起了饥饿、貧困、冲突、痛苦以及最后的死亡。人口过剩实际上是直到最后几代的整个人类存在期間的全世界的經常的社会現象……总的方面可以这样說，减少社会人口会有利于群众……饥荒是一种維持整个經濟中某种均势的必要的、因而也是保健的工具。”^①

馬克思在《剩余价值学說史》中对馬尔薩斯把非生产人員当作反对生产过剩的极其反动的辯护理論所作的批判，以及对臭名远揚的“人口論”的批判，彻底地揭露了企图在馬尔薩斯的理論中寻找根据来为把人类拖进新的世界战争的瘋狂政策辯护的現代馬尔薩斯分子。現代的一些学术著作也駁斥了馬尔薩斯主义。进步的美国資產階級經濟学家哲科勃·奥捷尔指出，“战争在毀坏财富和减少收入方面的百分比要比毁灭人大。因此，战争决不是反对人口过剩和貧困的手段，而是产生它們的主要原因之一”。^②

現代資產階級經濟学家凭借他們前輩的庸俗概念，也来反駁劳动价值論，提出效用論、供求論和生产費用論等等来代替劳动价值論。在《美国百科全书》中，一个边际效用論的現代拥护者写道：“供求規律……在人类生理学中有着自己的基础。市場的价值

① 参看哲·奥捷尔：《人应当挨饿嗎？》，1959年俄文版，第47—48頁。

② 同上书，第128頁。

和价格仅仅是这个主要的生理規律的表现。”^①《資本論》中对劳动价值論所作的論证，到今天还是維護科学使之免受庸俗經濟学家蹂躪的最好的范例。

馬克思在《剩余价值学說史》中不止一次地強調指出过庸俗經濟学家的說什么工資的提高必然会引起价格的上涨这种論調的反科学性。現代資本主义辯護士企图为垄断組織向劳动群众的生活水平进攻辯解，重新使用了这个过了时的論点。凱恩斯主义的基本論点之一，就是断言“实际工資和生产規模（由此而包括就业）是十分明显地彼此联系在一起的，就像通常只有縮小实际工資率才能扩大就业一样。”^②

重农学派在当时提出的臭名远揚的“节欲”論，到今天还是资产階級政治經濟学的一个武器。斯密认为生产劳动是生产商品的劳动，这一說法在庸俗經濟学家及其現代追随者那里，变成了在理論上为剝削階級和資本主义社会寄生虫的非劳动收入辯护的手段。因此，在《剩余价值学說史》中对重商学派、重农学派、亚当·斯密等的观念所作的批判，原先看来似乎只具有历史意义，現在从同这些早已过时的經濟学派的現代追随者作斗争方面来看，这种批判出乎意料地具有最现实的意义。这样，馬克思在《剩余价值学說史》中运用的批判资产階級政治經濟学的方法，对于同那些企图以自己的理論学說来为过时的資本主义制度的最后阶段——帝国主义辯护的現代资产階級經濟学家进行斗争來說，就具有巨大的意义了。

当然，現代资产階級的理論不能不注意到資本主义在它的垄断資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上所起的变化。但是現代的庸俗經濟学家所抱的目的，却根本不是要反映資本主义經濟的真正变化情况。他們只是想对自己前輩的理論略加修改，以便使它們仍然能为資本

① 參看察加：《現代反馬克思主义价值論批判》，1959年俄文版，第24頁。

② 參看約·梅·凱恩斯：《就业、利息和貨幣通論》，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0頁。

主义辯护服务。这一点可以从美国庸俗經濟学家张伯倫在20世紀30年代創立的并且在現时广泛流行的“垄断竞争”論的例子中明显地看出来。

张伯倫責备资产阶級經濟学家說：“經濟理論仍然不能同近年来所发生的变化相适应”。^① 张伯倫这本书的书名本身說明，他认为这些变化就是从竞争过渡到垄断。他說：“再不能在各方面把純粹的竞争看作是繁荣經濟的‘理想’了。”然而张伯倫不仅反对“純粹的竞争”，而且也反对“純粹的垄断”。他写道：“‘垄断竞争’这个概念是对經濟科学传统观点的挑战，根据这种观点，竞争和垄断——是二者必择其一的概念……我們則相反，认为大多数的經濟形势是既包括竞争也包括垄断的混合現象。”

张伯倫就是这样提出問題的。可以认为，他事实上也向自己提出了从理論上解释帝国主义时代、垄断統治时代的主要現象的任务。而实际上，“垄断竞争”論掩飾了現代資本主义的垄断本性。张伯倫断言，“每一个生产者都拥有对自己那种产品的垄断权”。列宁在他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論中认为資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新現象是生产和資本积聚的产物，这种积聚“发展到这样的高度，以致造成了經濟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垄断組織”；^② 而在张伯倫的理論中，研究的对象却是“从产品的差別中……发展起来的垄断”。^③ 因此在张伯倫看来，任何一个資本家，既然他的产品与其他生产者的产品有所区别，那末不管他所使用的資本有多少，他都是垄断資本家。张伯倫还这样說：“既然每一个人都是垄断資本家，而且还是竞争者，那末我們就有权把他們說成是‘竞争的垄断資本家’。”^④

① 參看张伯倫：《垄断竞争理論》，三联书店 1958 年版，第 121 頁。

②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 22 卷，第 258—259 頁。

③ 张伯倫：《垄断竞争理論》，1959 年俄文版（根据 1956 年英文版譯出，此处引文引自新增加的第九章。——譯者），第 287 頁。

④ 參看同上书，三联书店 1958 年版，第 7 頁。

“垄断竞争”論的拥护者霍帖林格教授(张伯倫引用了他的話)指出,根据这种理論,“繁荣时期的‘美孚石油公司’和小食品鋪之間的差別与其說是质量上的差別,不如說是数量上的差別”。^① 这样,借口发展关于垄断資本主义的理論,就把垄断溶化于小生产者、小商人等等的海洋中了。在这里就明显地表現出了現代庸俗政治經濟学的反历史主义,这是一种掩飾資本主义对抗性矛盾的手段。垄断組織被商品生产者(甚至于“产品生产者”)社会所代替了,結果是一切矛盾都消除了。

布留明引用了一位資產階級經濟学家对这个問題所表示的意見。这个資產階級經濟学家写道:“讀过古典学派关于垄断竞争的著作的讀者会有这样一种印象:我們社会所面临的垄断問題,与其說是由大的鋼铁企业引起的,不如說是由街头的小食品杂货店主所引起的。”^② 张伯倫郑重其事地证明道:“虽然‘大的单位’常常拥有垄断权”,然而企业規模的縮小也意味着“共同的垄断权的加强”,“由許多十分細小的单位組成的經濟体系,无疑会是垄断的体系”。^③ 张伯倫在这里所反对的是那些批評垄断而号召回到自由竞争时代的自由主义批評家。

张伯倫当然不能不提到真正的垄断組織——托拉斯、康采恩等等。他也确实談到了这些,这是在脚注中談到的:“‘自由’也就是摆脱社会監督的自由,它显然也可以使某些經濟单位之間达成協議,使它們采取各种各样的联合行动方式,無論是公司还是个体,与我們都不相干。显然,这是垄断組織的協議,这些協議无疑应当加到我們所描繪的把垄断和竞争融而为一的經濟体系的画图中

① 參看张伯倫:《垄断竞争理論》,三联书店 1958 年版,第 4 頁。

② 參看布留明:《現代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学的危机》,三联书店 1962 年版,第 245 頁。

③ 张伯倫:《垄断竞争理論》,俄文版,第 292—293 頁。

去。但是这些協議并不是本书的主要研究对象。在沒有达成这些協議的时候就认为經濟体系是‘竞争化’了,这种認識是危险的,应当避免。”^① 张伯倫之所以如此胆怯地、順便地談論真正的垄断組織,或者他所謂的“協議”,是为了他可以立刻声明:他对这些并不感到兴趣,垄断問題的中心根本不在于協議,協議的不存在决不是等于垄断組織的不存在和占統治地位的是自由竞争。

法国經濟学家彼卢的下列論調是上述这些观点的变种。他认为,如果“垄断組織存在,那末它不会是到处都有”,“大公司比小公司更有效,但是非常大的公司不能认为是比大公司更有效”,“总结日益加强的集中”为时还尚早。^② 所有这些无非是企图过低估計真正的垄断組織在資本主义經濟中的作用。

张伯倫不仅把資本家列为垄断資本家,而且把一些具有較高名望、专门技艺和特殊才能的自由职业者也列为垄断資本家。在张伯倫看来,所有这些人都获得“独有的收入”,因此是垄断資本家。

张伯倫非常清楚地知道,在帝国主义时代,資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追逐最大的利潤,^③ 它主要关心的是垄断地保持高水平的利潤。这条道路上的重要障碍就是市場的縮小;大家知道,在帝国主义时代,市場問題是十分尖銳的,而这一点使张伯倫感到不安了。他批評“純粹竞争”論,說它“所持的出发点是默然允許,所有費用都是为了扩大商品的供应,这些商品不經任何努力和不用任何費用就可以銷售掉”。^④

张伯倫不能掩盖这样的事实:帝国主义时代导致了最高垄断价格的产生。(当然,同舒姆彼帖尔这样的庸俗經濟学家比起来,这

① 张伯倫:《垄断竞争理論》,俄文版,第292頁。

② 艾·让姆斯:《二十世紀經濟思想史》,第516頁。

③ 张伯倫說:“总是要寻求一种能够使利潤总额达到最大限度的价格”(參看张伯倫:《垄断竞争理論》,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70頁)。

④ 參看张伯倫:《垄断竞争理論》,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122頁。

又是进了一步，因为那些庸俗经济学家不会“同意这样的说法，即在垄断生产的情况下，价格比在自由竞争条件下要高得多”^①。）张伯伦认为：“价格……在垄断竞争的条件下必然要比在纯粹竞争的条件下具有更高的水平”，价格在这里稳定在“人为的高水平上”^②等等。但是由于要为垄断辩护，张伯伦又不得不马上提出十分离奇的论点，说什么垄断价格“同不超过通常竞争水平的利润是完全可以并存的”^③。于是，得出了没有垄断利润的垄断价格——这就是现代资本主义辩护士的研究结果。

张伯伦在考察垄断价格时，对“纯粹竞争”论进行了猛烈攻击，因为根据这种理论，平均价格“在两个小阶段上低于垄断竞争论所规定的平均价格：其中销售费被忽略了，而生产费用则减少了”。^④他在另一处说道：“纯粹竞争论既过低估计了价格，也过低估计了费用”^⑤。在这里暴露出了垄断竞争论的真正涵义，就是要论证垄断的高价格和最大限度的利润。

张伯伦气愤愤地反对提高工人的工资。他说，如果某个获得垄断利润的企业提高工资，那末这就等于“在不同的企业中对同一工种规定不同的工资标准”。^⑥当然这是一种极其可怕的情形！张伯伦宁可用降低价格的办法来根本消灭垄断利润，而不愿意把这一部分利润交给工人。

张伯伦否认资本主义剥削的事实本身，而断言：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根本没有剥削者，因而也根本没有被剥削者。他说，“寻

① 艾·让姆斯：《二十世纪经济思想史》，第501页。

② 参看张伯伦：《垄断竞争理论》，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95、103页。

③ 参看同上书，第100页。张伯伦在另一处说：“尽管价格是垄断价格，可是利润仍然具有竞争的性质，而且对谁来说都是一样的”。（第106页）

④ 参看同上书，第123页。

⑤ 参看同上书，第165页。

⑥ 参看同上书，第172—173页。

找剝削者——这种寻找是毫无意义的”。^①

我們看到，現代帝国主义的辯護士，也像馬克思在《剩余价值学說史》中尖銳批評过的他們的庸俗主义的前輩一样，利用現代資本主义现实生活的一些事实来掩飾資本主义现实的实质。

凱恩斯的理論也是企图这样来解释資本主义总危机的矛盾，以便模糊这些矛盾的对抗性质，并且把它作为“正常的”經濟現象来进行教授。我們在这里还可以引用上述艾·让姆斯的著作作为一个极有价值的证明材料。

在資本主义总危机时期，大批的失业現象乃是資本主义的經常性伴侶。在苏共綱領中指出：“資產階級所謂‘充分就业’的神話已經成了一种不祥的諷刺——工人階級經常苦于大批失业，对明天失去信心。”^② 凱恩斯的理論的一个任务就是企图证明，大批的失业現象和生产方面的經常性开工不足是完全“正常的”現象。艾·让姆斯写道：“凱恩斯……得出这样的信念：充分利用空閑的資源(劳动和資本)不一定会引起經濟的平衡。”不仅如此，凱恩斯还认为：“由于失业現象，我們就会变得十分貧穷，以致我們的消費会赶不上我們的收入，因此保持充分的失业現象”^③ 就是解决資本主义經濟“正常地”发挥作用問題的唯一办法。

这就是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学进一步庸俗化的鮮明表現！奇怪的是，“自由主义的”經濟学家艾·让姆斯竟完全同意凱恩斯的整个这一恬不知耻的立場。他写道：“在任何經濟中，总是有未被利用的自然財富(生荒地、未采掘的煤矿，等等)。空閑劳动力的未充分就业应当是指这些未被利用的自然資源方面。就像这些未被利

① 张伯倫：《壟断竞争理論》，俄文版，第297頁。

②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86頁。

③ 艾·让姆斯：《二十世紀經濟思想史》，第244、256頁。

用的資源存在一樣，在經濟均衡的情況下，也可以保持失業的現象。”^①

用不着多費唇舌去談論現代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理論的十分明顯的唯心主義性質。凱恩斯跟在邊際效用論創造者的後面，引用一些主觀唯心主義的、“心理學的”概念，如“對消費的極限傾向”，“投資的動機”，“清償力的特別優待”，等等。

現代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常常認為利潤不是客觀的經濟範疇，而是“對因經濟的不穩定而發生的風險所作的賠償或獎勵”。他們斷言，企業的活動不能“由簡單地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潤來說明，……大公司竭力要保證的不是最大的利潤，而是擴大本身的生产能力”。^② 在這些論斷中，資本主義生產的客觀目的被企業主的活動、企業主的個人品質等等這樣一些主觀因素所代替了。

通過上述現代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一些觀念，我們看到，從馬克思時代起，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庸俗化過程又大大地向前發展了，這標誌着現代資本主義矛盾的深化。

但是對現實生活加以庸俗化的方法卻並不更講究些。我們看到，現代庸俗經濟學家實質上使用的就是被馬克思揭露的他們的前輩所使用過的那些辯護方法。這就是說，不僅馬克思對庸俗經濟學家（包括古典學派理論中的庸俗因素）所作批判的方法，而且這種批判的全部內容，在目前反對現代經濟理論的庸俗化者的鬥爭中，仍然有它的意義。

19世紀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曾經千方百計地避而不談馬克思的經濟學說，輕視這種學說，可是在20世紀，這樣做已經不可能了。艾·讓姆斯寫道：“大概從來都沒有像我們時代這樣重視卡爾·馬克思的著作，不僅蘇維埃俄國重視，而且西方國家也重

① 艾·讓姆斯：《二十世紀經濟思想史》，第255頁。

② 同上書，第367、368頁。

視。”^① 我們时代的一个特点就是各式各样的資產階級經濟学家和修正主义者作出了无数次的嘗試，企图推翻馬克思主义，或者在最坏的場合下閹割它的革命內容，使它对資產階級无害。

目前，这种对馬克思主义的“十字軍討伐”更加猖狂了，这是因为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在全世界得到了广泛的传播，苏联的共产主义建設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資產階級經濟学家、社会民主党的理論家和修正主义的理論家汇合成一条統一的反共产主义的逆流。所有这一切，都是資產階級同工人階級及其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进行思想斗争的表現。

資產階級經濟学家和修正主义者千方百計地想证明，在 20 世紀，資本主义并不是按馬克思的經濟理論所闡明的道路发展的。例如，著名的工党思想家乔治·考尔断言，馬克思的观点“并没有被后来事件的进程所证实”^②，馬克思在分析資本主义的基本趋向时犯了錯誤。瑞典資產階級經濟学家、前联合国經濟委员会欧洲秘书繆尔达耳煞有介事地宣称：“馬克思在 100 年前所作的关于未来的資本主义社会发展的預言……当然是完全沒有根据的”^③。

这些論調完全被馬克思主义对資本主义經濟发展的分析、首先是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論所駁倒了。列宁指出，資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是資本主义基本趋向的进一步发展，同时他还着重指出这样的事实，即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論是从馬克思对資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中得出的直接結論。苏共綱領在总结現代的现实生活材料时指出：“世界資本主义……的发展完全证实了……对資本主义及其最高阶段——帝国主义所作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是正

① 艾·让姆斯：《二十世紀經濟思想史》，第 538 頁。

② 乔治·考尔：《現代世界中的資本主义》，1958 年俄文版，第 27 頁。

③ 繆尔达耳：《世界經濟》，1958 年俄文版，第 486 頁。

确的。”①

馬克思的經濟理論的最基本原理之一就是关于資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暂时性和非永久性的結論(馬克思在《剩余价值学說史》中指出,有些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学的代表正在試探着得出这样的結果)。馬克思主义的这个原理已經光輝地得到了证实。現在在世界上存在着决定人类发展进程的强大的世界社会主义国家体系。

資本主义发展的基本規律是颠扑不破的,这种情况再一次证明了馬克思对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学的批判的全部内容在目前仍然保持了它的重要性。

現代資本主义的特点就是国家壟断資本主义得到了广泛的发展。由于国家对經濟的干預的加强,資產階級經濟学家就有了借口来談論資本主义的“改进”、資本主义的“消失”、資本主义“变化为”公正的社会制度、将产生“一个全民幸福的国家”等等。右翼社会党人克罗斯侖德宣称,“英国在一切重要特征方面都不再是一个資本主义社会了。”②

資產階級經濟学家把現代的資本主义国家形容为“調节經濟生活”的工具,是“遏止……”壟断組織的“最明显的剝削表現”的手段,等等。他們断言,在股份公司里,“私有者的側影消失了,主人的監視也随之而消失了”,“私人占有制逐漸消失了”,“資本主义正在得到逐步的改造”,“資本主义可以不經過社会革命而得到改造”,存在着“非社会主义道路克服資本主义恶习的可能性”,可以“克服資本主义的局限性”,从而证明,“資本主义的良好作用还未完結”,如此等等。艾·让姆斯激动地大声說道:“‘抑止’資本主义

①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166 頁。

② 費根:《英国的国有化》,1960 年俄文版,第 8 頁。

的‘界限’，这难道不是今天具有善良意志的人的普遍希望？剩下的只是寻找可以用来实现这种希望的最好方法。”

有趣的是，在現代資產階級經濟學家中也還有這樣一些人，他們“相信^①在保存主要的資本主義制度的同時，可以改變這些制度的性質，以符合於勞動群眾和那些損害已經積累的資本而開始積聚自己的財產的企業主的利益”。^②這些觀點很使人想起了“政治經濟學家的無產階級反對派”，他們“把資本主義生產的一切經濟前提當作永久的形式，而只是想把資本勾掉”。^③但是在霍吉斯金那里是進步的東西，在現代資產階級經濟學家那里却是反動的了。

對於艾·讓姆斯及其同人尋找醫治資本主義的“最好方法”這一點只有表示同情了，因為這樣的方法在自然界中是不存在的。至於國家壟斷資本主義，蘇共綱領中曾經這樣指出，它的辯證法是這樣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不是如資產階級所指望的那樣加強資本主義體系，而是使資本主義的矛盾更加尖銳化，徹底動搖着資本主義”。

連資產階級經濟學家自己有時也不得不承認這一點。雖然他們只是談到“制訂關於繁榮的理論的企圖徹底失敗了”^④，但是沒有必要懷疑，這種失敗只是下面這一无可辯駁的事實的反映：在實際的資本主義現實生活中，任何一個“全民幸福的國家”都沒有能建成。

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個別資本主義經濟部門的國家化，個別生產和流通範圍的資產階級國有化。

前面曾經引用過馬克思對資產階級國有化的說明；這種國有化就是把“以國家所有為形式的”私人所有制（例如對土地的私人

① 艾·讓姆斯：《二十世紀經濟思想史》，第 238 頁。

② 卡·馬克思：《剩餘價值學說史》，俄文版，第 3 卷，第 243 頁。

③ 艾·讓姆斯：《二十世紀經濟思想史》，第 556 頁。

所有制)变成“资产阶级的、资本的公有制”(第2卷第34页),因而就等于保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生产手段的私人所有制。在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中加强国家的影响,只能导致对工人阶级剥削的加强。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大垄断组织的利润的巨大增长就证实了这一点。

英国进步的政论家费根令人信服地指出,在英国,“同克罗斯俞德派、斯特拉彻派和盖茨克尔派的见解相反,资本主义不仅存在……而且阵地比过去更巩固”^①。在英国,资产阶级国有化只是加强了英国的资本主义,因为这是典型的资产阶级国有化。照费根看来,在资本主义经济领域内发展国家资本主义成份有以下四个要素:(1)“某些部门之所以国有化,只是为了保证有更好地为整个资产阶级服务的条件”;(2)国有化的企业有资本家或他们的傀儡管理;(3)国有化部门的原先的占有者和股东以利息或赔偿的形式获得大量的收入;(4)管理国有化部门的国家仍然是资本主义国家。

如果说在马克思时代,资产阶级国家是管理资产阶级事务的委员会,那末现在它就是“管理垄断资产阶级事务的委员会”^②了。

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修正主义者千方百计地企图推翻马克思的关于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的理论。他们反来复去地说,现代资本主义能够完全摆脱危机,它已经稳固了。同时还采用一种极为惯用的手法:把一些同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处的观点称为马克思主义;结果被驳倒的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强加于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例如,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修正主义者断言,根据马克

① 费根:《英国的国有化》,第9页。

②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83页。

思主义关于危机的理論，停滯現象是資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固有的現象，資本主义社会亟力要“把自己打个粉碎”^①，資本主义发展的可能性逐漸消失，其結果是資本主义的自动崩潰就成为必然的了。

实际上，資本主义停滯的理論，馬克思主义断然地予以駁斥了。“……腐朽并不意味着完全停滯，生产力的堵塞，并不排斥資本主义經濟在个别时期在个别国家中的发展”。^② 經濟危机决不排斥发展。馬克思指出：“不断的危机是不会有的”（第2卷第502頁）。同时馬克思主义教导說，在資本主义条件下，发展只可能通过經濟危机而不可能通过別的；这种发展同时也是資本主义一切矛盾、首先是生产的社会性和私人資本主义的占有形式之間的矛盾的发展。

资产阶級經濟学家在歪曲馬克思所使用的經濟分析方法的同時，把这样一种論断强加于馬克思：說什么“固定資本的生命的循环产生賠償的循环”，而賠償的循环“是周期性工业循环的基础”^③。換句話說，他們用大机器工业再生产的特点来解释危机，而把这种解释硬說是馬克思的解释。

我們看到，馬克思在他的資本主义再生产和經濟危机的理論中认为不变(固定)資本具有很大意义。但是馬克思认为固定資本的再生产时期只是周期性危机的物质基础；在馬克思看来，周期性危机的基本原因是資本主义生产的对抗性矛盾。这里明显地表現出了上面所指出的馬克思的經濟研究方法的特点：从社会生产关系中来解释經濟現象，而不是从这些現象的物质内容中来解释。

事实上，如果拒絕这种唯一正确的解释危机的方法而采取上述资产阶級政治經濟学的观点（因为汉森强加給馬克思的这些观

① 汉森：《經濟循环和国民收入》，1959年俄文版，第561頁。

②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84頁。

③ 汉森：《經濟循环和国民收入》，第443頁。

点是庸俗政治經濟学的观点)，那末就无法了解，为什么在也是以大机器技术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社会里就没有危机。

在1929—1933年經濟危机的直接影响下，资产階級經濟学家广泛地从事反危机措施的拟訂和論证工作。资产階級經濟学家在这个問題上的理論也就是这种反危机規劃的反映。这里起首要作用的是凱恩斯主义。资产階級經濟学家把凱恩斯称做賜予資本主义的“新的寿命”的“資本主义的救星”等等^①。但是凱恩斯的妙方对資本主义經濟的帮助并不大。这就引起了另外一些资产階級經濟学家对凱恩斯主义的批評；这些經濟学家认为，“必須更进一步”例如使“經濟計劃化”^②，換句話說，要加强国家壟断資本主义。但是，资产階級国家的任何措施都不能取消客观經濟規律的作用。

在馬克思写成《剩余价值学說史》以前，只发生过一次世界經濟危机(1857年)，虽然在当时例如英国就发生过三次經濟危机。在这以后的大約一百年內，又发生过八次世界經濟危机，美国曾发生过一系列的危机，这些都有力地证明了馬克思的关于危机的理論的正确性。仅仅在最近十二年內，美国就发生过三次生产过剩的危机。目前，尽管在瘋狂地进行軍备竞赛，資本主义經濟仍然周期性地經歷着經濟震蕩和危机。

現代资产階級經濟学家尾随着他們庸俗的前輩，經常完全否定这样的事实，即最近十年內曾发生过生产过剩的危机。让姆斯写道：“在1920年以后，危机失去了經常的周期性质，而在1945年以后……則未曾有过危机”^③。资产階級經濟学家甚至不断建議放

① 參看布留明：《現代资产階級政治經濟学的危机》，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315頁。

② 艾·让姆斯：《二十世紀經濟思想史》，第274頁。

③ 同上书，第425頁。

弃资本主义循环这个概念本身。

但是事实证明完全不是那么回事。瓦尔加院士援引过联邦准备局关于美国经济危机的深度的材料(生产下降的百分数)。^①

1948年——1949年.....	8
1953年——1954年.....	10
1957年——1958年.....	14

我们看到,危机不仅没有失去周期性,而且愈来愈加深地发展着。这在许多方面都证明了,现在“盎格鲁撒克逊的国家正在胆战心惊,害怕三十年代的‘大萧条’再次发生”。^②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修正主义者最流行的论调之一就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阶级已经消失了。同时还“证明”,似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阶级的学说已经失效了,在现代条件下无产阶级正在资产阶级化,无产阶级正在同资产阶级合并为一个“中等阶级”。考尔写道:“不是阶级向两极——资本家和无产者——愈来愈深地分化,而是产生了一个更多差别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一方面关心保存资本主义生产的大小负债的股东的人数迅速增多了,同时比较熟练的职员、管理人员和技术专家也迅速地增多了,这些人所处的地位使他们获得了各种程度不同的特权,使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不同于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而达到中等阶级那样受人尊敬的程度”。^③

事实完全驳倒了这种论调。在各个大资本主义国家里,工人阶级仍然是居民中的绝大多数,而且其人数还在增长。在美国,工人和小职员在经济上能自立的人口中所占的比重从1910年的55.9%增加到1954年的75.3%。根据叶·瓦尔加的材料,在这一

① 参看叶·瓦尔加:《二十世纪的资本主义》,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132页。

② 艾·让姆斯:《二十世纪经济思想史》,第451—452页。

③ 乔治·考尔:《现代世界中的资本主义》,1958年俄文版,第29页。

时期內，同所有經濟上独立自主的居民比較起来，美国（資產階級）“独立自主者”的比重从 27% 下降到 13.3%^①。1951 年英国工人和小職員的比重占 87.5%。根据恩·格兰特的材料，1951 年英国的中等阶层約占就业人口的 17—18%，而 1951 年的雇工的百分比同 1921 年比起来，实际上却没有变动^②。同时職員的人数增多了。叶·瓦尔加指出，“在工业国家里，職員的人数……逐渐接近于生产工人的人数”。人数的这种增长，一方面是由于技术进步，同时也由于服务領域的扩大和国家机构的臃肿。

修正主义者把一种对資本主义社会的階級結構的极其簡單化的理解硬加在馬克思身上。馬克思曾經指出，資產階級社会“决不是仅仅由工人階級和工业資本家階級組成的”^③。他在《剩余价值學說史》中不止一次地強調指出过在資本主义制度下“中等階級”（各种非生产集团）增长的事实，同时指出，这种增长不仅不消灭两个主要階級——資產階級和无產階級的完全对立，而且相反地，会加强这种对立，扩大“成千上万的上层人物的势力”。

但同时馬克思不止一次地強調指出另外一种趋向——中等阶层的无產階級化，其結果是現在在一些工业国家里大資產階級成为微不足道的少数，而无產階級則成为压倒的多数。叶·瓦尔加公正地指出：“在高度发展的国家里，現代資本主义在社会結構方面比馬克思生前所存在的现实資本主义社会更多地像由两个階級——資產階級和无產階級組成的資本主义社会（馬克思就是根据这种社会的假設存在进行自己的理論分析的）。"^④ 这就是說，馬克思的理論前提同資本主义社会的实际发展是完全符合的。

① 參看叶·瓦尔加：《二十世紀的資本主义》，三联书店 1962 年版，第 106 頁。

② 恩德留·格兰特：《社会主义和中等階級》，1960 年俄文版，第 73 頁。

③ 馬克思：《剩余价值學說史》，俄文版，第 2 卷，第 498 頁。

④ 參看叶·瓦尔加：《二十世紀的資本主义》，三联书店 1962 年版，第 67 頁。

修正主义者根本歪曲馬克思的关于資本主义社会工人阶级絕對貧困化的理論，說什麼从这个理論中会得出絕對貧困化必然会自动地、不断地发展。还在1891年，恩格斯在他批判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綱領关于“无产者的人数和貧困正在日益增长”时指出：“这样絕對地說是不正确的。工人的組織，它的不断增强的抵抗，对于貧困的增加是可以堵住一些的。但确实增加着的是生活的不安定”。^①

列宁在評論考茨基的著作《伯恩施坦和社会民主党綱領》时也强烈地反对在絕對貧困化的問題上对馬克思主义的歪曲。列宁写道：“馬克思談的是貧困和受鄙視等現象的增长，同时也指出了相反的趋向和唯一能产生这种趋向的实际社会力量。”列宁接着談到：“資產阶级和整个社会的不断提高的消費水平同劳动群众的生活水平愈来愈不适应”，同时还指出这一点：“馬克思关于貧困增长的言論也适用于資本主义的‘边疆’”。^②

馬克思在《剩余价值学說史》中說：“根本不能把事情看成是这样：似乎由于在任何一个国家內劳动的相对价值随着这个国家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降低，因此在各个不同的国家內工資的增长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就成反比例。情况恰好相反。一个国家在世界市場上愈是显出比其他国家有更高的生产能力，那末它在国内的工資就愈是比其他国家的工資高。英国不仅在名义工資方面，而且在实际工資方面都比大陆各国高。工人吃更多的肉，滿足更大量的需要……但是英国的工資並沒有高到像英国工人的生产力超过其他国家工人生产力那样的程度。”（第2卷，第4—5頁）。馬克思的这段精彩論断表明，馬克思主义关于在資本主义条件下工人阶级絕對貧困化和相对貧困化的理論同那种臆造的、閹割了

① 參看恩格斯：《爱尔福特綱領草案批判》，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頁。

②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177頁。

精神实质的論調有何等的不同，而修正主义者却把这种論調說成是馬克思主义，然后胜利地“駁倒”它。工人階級的状况是由需要具体加以研究的各种不同因素（例如工資、剝削程度、失业情况、稅收等等）的总和决定的。同时应当考虑到各資本主义国家发展的不平衡情况以及与此有关的貧困化規律在不同的国家內起不同的作用这一情况。

現代資產階級經濟学家有时也不得不做出一些完全证明馬克思主义理論的正确性的自白。繆尔达耳曾援引辛格爾的材料。这些材料說：“世界上每一个人的收入，也就是說現在一个普通人的生活水平，要比 25 年前低，而且比 1900 年时还要低。”辛格爾作結論說：“馬克思主义的分析法（按照这种分析法，一定集团和阶层的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会发生一般状况的恶化和貧困化）应用到国际范围內时要比应用到国内状况时更正确得多。”^① 这里实质上是承认，馬克思关于貧困化的理論对于整个資本主义世界來說都是正确的。

根据叶·瓦尔加的統計，現在在資本主义世界失业者有 5,000 万到 1 亿人，而資本所占有的剩余产品（实物）的数量却比 40 年前、甚至 10 年前要多得多。^② 这些具体事实，都說明了現在工人階級的貧困化。苏共綱領指出：“工人階級的經濟斗争虽然取得一些个别的成就，但是整个說来，他們在資本主义世界中的状况却在恶化。”

上面我們可以看到，馬克思在《剩余价值学說史》中闡述自己的关于在資本主义社会中工人階級貧困化的理論时，特別強調了这一情况，即資本的积累、一大堆针对每一个工人的劳动規章使工人永远成为雇佣工人，“……使他在一部分劳动時間內經常白白地为第三者干活”（第 3 卷第 331 頁）。

① 繆尔达耳，《世界經濟》，第 36 頁。

② 參看叶·瓦尔加：《二十世紀的資本主义》，三联书店 1962 年版，第 101、114 頁。

現在，當生產力已經發展到巨大規模時，馬克思的這一精辟的原理就比任何時候都更現實了。這裡提出了一個狹窄的範圍，在這種範圍內工人的狀況在資本主義條件下也可以獲得改善。但是不論實際工資暫時有多少的提高，工人則永遠是工人——資本的僱傭奴隸。這就是為什麼“對於被剝奪的群眾來說，除了用革命方法來建立生產資料公有制，即變生產資料為全民的財產外，是沒有掌握財產的其他前途的”。^①

此外，馬克思指出，即使實際工資提高了，也會引起工人和資本家之間矛盾的尖銳化，因為“工人可以得到的享受縱然增長了，但是，比起資本家的那些為工人所得不到的大為增加的享受來，比起一般社會發展水平來，工人所得到的社會滿足的程度反而降低了。”^②

目前，當一些資本主義國家中生產廣泛自動化的時候，馬克思在《剩餘價值學說史》中發展了的關於工人被機器所排擠的結果的原理就特別具有現實意義。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和修正主義者把自動化說成是向勞動者預示他們的生活水平將有很大提高的很大的好事，是穩定行情的一種手段。而實際上，自動化就像資本主義社會中任何技術進步那樣，是反對工人階級的，它使勞動強度提高，使工人失掉專門技能，使工資降低、失業增加等等。控制論的創始人之一的溫涅爾在他的《控制論和社會》一書中談到自動化在資本主義世界的發展前景時指出，“自動化機器的採用將會引起失業，同失業比較起來，現代的生產衰退、甚至三十年代危機就好像是一個愉快的玩笑了”。^③

① 《蘇聯共產黨第二十二次代表大會主要文件》，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87頁。

②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492頁。

③ 溫涅爾：《控制論和社會》，1958年俄文版，第166頁。



苏共綱領指出：“資本主义生产关系对科学技术革命來說太狭窄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实现这一革命，并利用这一革命的果实，以有利于社会”。^①

因此，《剩余价值学說史》的批判材料，不論是它的内容，或是被馬克思发展了的资产阶級政治經濟学的批判方法，在反对現代资产阶級經濟学家和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在为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体系的純洁性而作的斗争中，都保持了它的全部意义。

* * *

由于科学著作《剩余价值学說史》的完成，馬克思的巨著《資本論》就全部呈现在讀者面前了。

《資本論》第四卷給我們揭示了馬克思的創作活动。我們在这里非常明显地看到，馬克思是怎样創立自己的經濟学說的，他是怎样发现資本主义生产規律的，是怎样克服资产阶級政治經濟学古典学派的恶习，是怎样从工人阶級的立場上使經濟科学革命化的。掌握《資本論》四卷的内容，就能够对整个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研究，特别是对馬克思主义政治經濟学的研究起重要的作用。

無論經濟条件由于社会的发展而发生怎样的变化，《資本論》将永远是一部不朽的著作，这首先是由于在这部天才著作中制訂出了一个对經濟现实进行研究的辯证唯物主义方法。創造性地掌握馬克思的方法論，掌握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的邏輯学，乃是順利地发展我們的經濟科学、胜利地同庸俗的經濟学家、修正主义者和教条主义者作斗争的重要条件，是建設共产主义事业的必要武器。

^①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84頁。